

列传第九十一

滕元发 李师中 陆诜 子师闵 赵离 孙路 游师雄
穆衍

滕元发，初名甫，字元发。以避高鲁王讳，改字为名，而字达道，东阳人。将生之夕，母梦虎行月中，堕其室。性豪隽慷慨，不拘小节。九岁能赋诗，范仲淹见而奇之。举进士，廷试第三，用声韵不中程，罢，再举，复第三。授大理评事、通判湖州。孙沔守杭，见而异之，曰：“奇才也，后当为贤将。”授以治剧守边之略。

召试，为集贤校理、开封府推官、盐铁户部判官、同修起居注。英宗书其姓名藏禁中，未及用。神宗即位，召问治乱之道，对曰：“治乱之道如黑白、东西，所以变色易位者，朋党汨之也。”神宗曰：“卿知君子小人之党乎？”曰：“君子无党，辟之草木，绸缪相附者必蔓草，非松柏也。朝廷无朋党，虽中主可以济；不然，虽上圣亦殆。”神宗以为名言，太息久之。进知制诰、知谏院。御史中丞王陶论宰相不押班为跋扈，神宗以问元发，元发曰：“宰相固有罪，然以为跋扈，则臣以为欺天陷人矣。”

拜御史中丞。种谔擅筑绥州，且与薛向发诸路兵，环、庆、保安皆出剽掠，夏人诱杀将官杨定。元发上疏极言谅祚已纳款，不当失信，边隙一开，兵连民疲，必为内忧。又中书、枢密制边事多不合，中书赏战功而枢密降约束，枢密诘修堡而中书降

褒诏。元发言：“战守，大事也，而异同如是，愿敕二府必同而后下。”宰相以其子判鼓院，谏官谓不可。神宗曰：“鼓院传达而已，何与于事。”元发曰：“人有诉宰相，使其子达之，可乎？”神宗悟，为罢之。

京师郡国地震，元发上疏指陈致灾之由，大臣不悦，出知秦州。神宗曰：“秦州，非朕意也。”留不遣。馆伴契丹使杨兴公，开怀与之语，兴公感动，将去，泣之而别。河北地大震，命元发为安抚使。时城舍多圯，吏民惧压，皆幄寝茆舍，元发独处屋下，曰：“屋摧民死，吾当以身同之。”瘞死食饥，除田租，修堤障，察贪残，督盗贼，北道遂安。除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。民王颖有金为邻妇所隐，阅数尹不获直。颖愤而致伛，扶杖诉于庭。元发一问得实，反其金，颖投杖仰谢，失伛所在。

夏国主秉常被篡，元发言：“继迁死时，李氏几不立矣。当时大臣不能分建诸豪，乃以全地王之，至今为患。今秉常失位，诸将争权，天以此遗陛下，若再失此时，悔将无及。请择立一贤将，假以重权，使经营分裂之，可不劳而定，百年之计也。”神宗奇其策，然不果用。

元发在神宗前论事，如家人父子，言无文饰，洞见肝鬲。神宗知其诚荅，事无巨细，人无亲疏，辄皆问之。元发随事解答，不少嫌隐。王安石方立新法，天下谹谹，恐元发有言，神宗信之也，因事，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郢州。徙定州。初入郡，言新法之害，且曰：“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，既为郡，乃亲见之。”岁旱求言，又疏奏：“新法害民者，陛下既知之矣，但下一手诏，应熙宁三年以来所行有不便者，悉罢之，则民心悦而天意解矣。”皆不听。

历青州、应天府、齐、邓二州。会妇党李逢为逆，或因以挤之，黜为池州，未行，改安州。流落且十岁，犹以前过贬居

筠州。或以为复有后命，元发谈笑自若，曰：“天知吾直，上知吾忠，吾何忧哉。”遂上章自讼，有曰：“乐羊无功，谤书满筐；即墨何罪，毁言日闻。”神宗览之恻然，即以为湖州。

哲宗登位，徙苏、扬二州，除龙图阁直学士，复知郢州。学生食不给，民有争公田二十年不决者，元发曰：“学无食而以良田饱顽民乎？”乃请以为学田，遂绝其讼。时淮南、京东饥，元发虑流民且至，将蒸为疠疫。先度城外废营地，召谕富室，使出力为席屋，一夕成二千五百间，井灶器用皆具。民至如归，所全活五万。徙真定，又徙太原。

元发治边凜然，威行西北，号称名帅。河东十二将，其八以备西边，分半番休。元发至之八月，边遽来告，请八将皆防秋。元发曰：“夏若并兵犯我，虽八将不敌；若其不来，四将足矣。”卒遣更休。防秋将惧，扣阁争之。元发指其颈曰：“吾已舍此矣，头可斩，兵不可出。”是岁，塞上无风尘警，诏以四砦赐夏人，葭芦在河东，元发请先画境而后弃，且曰：“取城易，弃城难。”命部将訾虎领兵护边，夏不敢近。夏既得砦，又欲以绥德城为说，画境出二十里外。元发曰：“是一举而失百里，必不可。”九上章争之。

以老力求淮南，乃为龙图阁学士，复知扬州，未至而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左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章敏。

李师中，字诚之，楚丘人。年十五，上封事言时政。父纬为泾原都监，夏人十余万犯镇戎，纬帅兵出战，而帅司所遣别将郭志高逗遛不进，诸将以众寡不敌，不敢复出，纬坐责降。师中诣宰相辩父无罪，时吕夷简为相，诘问不屈，夷简怒，以为非布衣所宜言。对曰：“师中所言，父事也。”由是知名。

举进士，鄜延庞籍辟知洛川县。民有罪，妨其农时者必遣归，令农隙自诣吏。令当下者榜于民，或召父老谕之。租税皆

先期而集。民负官茶直十万缗，追系甚众，师中为脱桎梏，语之曰：“公钱无不偿之理，宽与汝期，可乎？”皆感泣听命。乃令乡置一匮，籍其名，许日输所负，一钱以上辄投之。书簿而去。比终岁，逋者尽足。官移诸郡粟于边，已而反之，盛冬大雪，劳且费，至贱售予兼并家。师中令过县愿输者听，躬坐庖门，执契以须，数日，得万斛。使下其法于他县。尝出乡亭，见戎人杂耕，皆兵兴时入中国，人藉其力，往往结为婚姻，久而不归。师中言若辈不可杂处，言之经略使，并索旁郡者，徙诸绝塞。

庞籍为枢密副使，荐其才。召对，转太子中允、知敷政县，权主管经略司文字。夏人以岁赐缓，移边曰：“愿勿逾岁暮。”诏吏报许，师中更牒曰：“如故事。”枢密院劾为擅改制书，师中曰：“所改者郡牒耳，非制也。”朝廷是之，薄其过。

提点广西刑狱。桂州灵渠故通漕，岁久石窒舟滞，师中即焚石，凿而通之。邕管有马军五百，马不能夏，多死。师中谓地皆险阻，无所事骑，奏罢之。士人补摄官，铨授无法，权在吏。悉记其名，使待除于家。

初，邕州萧注、宜州张师正谋启边衅，注欲以所管蛮峒酋豪往讨交趾，云不用朝廷兵食。诏下经略使萧固、转运使宋咸，二人为注所饵，合词称便，而师中至，诏以注奏付之。师中邀注来，难之曰：“君以酋豪伐交趾，能保必胜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师中曰：“既不能保必胜，脱有败衄，奈何？”注知不可，遂罢议。会蛮徭申绍泰入追亡者，害巡检宋士尧，注又张皇为骇奏，仁宗为之盱食。师中言无足忧，因劾注邀功生事，掎斂失众心，卒致将率败覆，按法当斩。于是注责泰州安置，并按固、咸，皆坐贬。师中摄帅事。交趾耀兵于边，声言将入寇。师中方宴客，饮酒自若，草六榜揭境上，披以其情得，不

敢动，即日贡方物。绍泰惧，委巢穴遁去。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，众无所属，前将规讨以幸赏，遂固守。师中檄谕祸福，立率其族以地降。边人化其德，多画象立祠以事，称为桂州李大夫，不敢名。

还，知济、兖二州。济水堙塞久，师中访故道，自兖城西南启凿之，功未半而去。迁直史馆、知凤翔府。种谔取绥州，师中言：“西夏方入贡，叛状未明，恐彼得以藉口，徒启其衅端也。”鄜延路觜知西夏驻兵绥、银州，檄诸路当牵制，师中疏论牵制之害。时诸将皆请行，师中曰：“不出兵，罪独在帅，非诸将忧也。”既而此举卒罢。

熙宁初，拜天章阁待制、河东都转运使。西人入寇，以师中知秦州。诏赐以《班超传》，师中亦以持重总大体自处。前此多屯重兵于境，寇至则战，婴其锐锋，而内无以遏其入。师中简善守者列塞上，而使善战者中居，令诸城曰：“即寇至，坚壁固守；须其去，出战士尾袭之。”约束既熟，常以取胜。

王韶筑渭、泾上下两城，屯兵以胁武胜军，抚纳洮、河诸部。下师中议，遂言：“今修筑必广发兵，大张声势，及令蕃部纳土，招弓箭手，恐西蕃及洮、河、武胜军部族生疑。今不若先招抚青唐、武胜及洮、河诸族，则西蕃族必乞修城砦，因其所欲，量发兵筑城堡，以示断绝夏人钞略之患，部人必归心。唐于西域，每得地则建为州，其后皆陷失，以清水为界。大抵根本之计未实，腹心之患未除，而勤远略、食土地者，未有不如此者。”诏师中罢帅事。韶又请置市易，募人耕缘边旷土，师中奏阻其谋。王安石方主韶，坐以奏报反覆罪，削职知舒州。徙洪、登、齐，复待制、知瀛州。又乞召司马光、苏轼等置左右。师中言时政得失，又自称荐曰：“天生微臣，盖为圣世，有臣如此，陛下其舍诸。”吕惠卿易其语，以为罔上，遂贬

和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还右司郎中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师中始仕州县，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，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。师中曰：“包公何能为，今鄞县王安石者，眼多白，甚似王敦，他日乱天下，必斯人也。”后二十年，言乃信。

其志尚甚高，每进见，多陈天人之际、君臣大节，请以进贤退不肖为宰相考课法。在官不贵威罚，务以信服人，至明而恕。去之日，民拥道遮泣，马不得行。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皆荐其有王佐才。然好为大言，以故不容于时而屡黜，气未尝少衰。

陆诜，字介夫，余杭人。进士起家，签书北京判官。贝州乱，给事不乏兴；贼平，又条治其狱，无滥者。加集贤校理、通判秦州。范祥城古渭，诜主馈饷，具言：“非中国所恃，而劳师屯戍，且生事。”既而诸羌果怒争，塞下大扰，经二岁乃定。

判太常礼院、吏部南曹，提點开封县镇。咸平龙骑军皆故群盗，牢廩不时得，殴莅给官，还营不自安，大校柴元爝使乱。诏诜往视，许元以不死，命取始祸者自赎，众皆帖然。

提点陕西刑狱。时铸钱法坏，议者欲变大钱当一，诜言：“民间素重小铜钱而贱大铁钱，他日以一当三犹轻之，今减令均直，大钱必废。请以一当二，则公私所损亡几，而商贾可以通行；兼盗铸者计其直无赢，将必自止。”从之。

徙湖南、北转运使，直集英院，进集贤殿修撰、知桂州。奏言：“邕去桂十八驿，异时经略使未尝行饬武备，臣愿得一往，使群蛮知省大将号令，因以声震南交。”诏可。自侂佶定后，交人浸骄，守帅常姑息。诜至部，其使者黎顺宗来，偃蹇如故态。诜绌其礼，召问折谕，导以所当为，偃伏而去。诜遂至邕州，集左、右江四十五峒首诣麾下，阅简工丁五万，补置

将吏，更铸印给之，军声益张。交人滋益恭，遣使入贡。召为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，命张田代之，英宗戒以毋得改诹法。

道除知延州，趣入觐，帝劳之曰：“卿在岭外，施設无不当者。鄜延最当敌要，今将何先？”对曰：“边事难以喻度，未审陛下欲安静邪，将威之也？”帝曰：“大抵边陲当安静。昨王素为朕言，惟朝廷与帅臣意如此；至如诸将，无不贪功生事者。卿谓何如？”诹曰：“素言是也。”谅祚寇庆州，以败还，声言益发人骑，且出嫚辞，复攻围大顺城。诹谓由积习致然，不稍加折诘，则国威不立。乃留止请时服使者及岁赐，而移宥州问故。帝喜曰：“固知诹能办此。”谅祚闻之大沮，盘旋不敢入，乃报言：“边吏擅兴兵，今诛之矣。”朝廷遣何次公持诏书谕告，诹以为未可。明年，又乞留赐冬服及大行遗留二使，而自以帅牒告之故。谅祚始因诹谢罪，共贡职。

银州监军嵬名山与其国隙，扣青涧城主种谔求内附，谔以状闻，遂欲因取河南地。诹曰：“数万之众纳土容可受，若但以众来，情伪未可知，且安所置之。”戒谔毋妄动。谔持之力，诏诹召谔问状，与转运使薛向议抚纳。诹、向言：“名山诚能据横山以捍敌，我以刺史世封之，使自为守，故为中国之利。今无益我而轻启西，非计也。”乃共画三策，令幕府张穆之入奏，而穆之阴受向指，诡言必可成。神宗意诹不协力，徙知秦凤。谔遂发兵取绥州，诹欲理谔不禀节制之状，未及而徙。诹驰见帝，请弃绥州而上谔罪，帝愈不悛，罢知晋州。既谔抵罪，向、穆之皆坐贬，以诹知真定，改龙图阁学士、知成都。

青苗法出，诹言：“蜀峡刀耕火种，民常不足。今省税科折已重，其民轻侈不为储积，脱岁俭不能偿逋，适陷之死地，愿罢四路使者。”诏独置成都府一路。熙宁三年，卒，年五十九。子师闵。

师闵以父任为官。熙宁末，李稷提举成都路茶场，辟干当公事；不三年，提举本路常平，遂居稷职。在蜀茶额三十万，稷既增而五之，师闵又衍为百万。稷死，师闵讼其前功，乞赐之士田。诏赐稷十顷，进师闵都大提举成都、永兴路榷茶，位视转运使。又兼买马、监牧，事权震川，建请无不遂志，所行职事，他司莫预闻。茶祸既被于秦、蜀，又欲延荆、楚、两河，神宗不许。元祐初，用御史中丞刘挚言，遣黄廉入蜀访察。右司谏苏辙论其六害，谓：“李稷引师闵共事，增额置场，以金银货拘民间物折博，贱取而贵出之，其害过于市易。自法始行，至今四变，利益深，民益困。立法之虐，未有甚于此者。”廉奏至，如辙所陈。乃贬师闵主管东岳庙。

久之，起知蕲州。会复置常平官，李清臣在中书，即以师闵使河北。寻加直秘阁，复领秦、蜀茶事，于是一切如初。又使掾属诣阙奏券马事，安寿、韩忠彦议颇异，独曾布以为然，曰：“但行之一年，而以较纲马，利害即可见矣。”师闵遂详令蕃汉商人愿持马受券者，于熙、秦两路印验价给之，而请直于太仆，若此券盛行，则买马场可罢。既用其策，明年，太仆会纲马之籍，死者至什二，而券马所损才百分一。诏奖之，赐以金帛。改陕西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、知秦州。

诸道方进筑被爵赏，师闵在秦无所事，怏怏不释。曾布议使督本部兵赴熙河共攻，师闵承命踊跃，集兵四万以待。而章惇阴讽熙帅钟传先出塞，敕师闵听传节制，筑浅井，又筑罗，皆不成而还。传更檄会兵于耳关，未至复却。秦凤之师再出再返，劳且弊，言者乞加责，不听。

旋进宝文阁待制，召为户部侍郎。未及拜，坐秦州诈增首虏事，落职知鄞。未几，还之。历河南、永兴军、延安府，卒。

赵离，字公才，邛州依政人。第进士，为汾州司法参军。

郭逵宣抚陕西，辟掌机宜文字。种谔擅纳绥州降人数万，朝廷以其生事，议诛谔，反故地归降人，以解仇释兵。离上疏曰：“谔无名兴举，死有余责。若将改而还之，彼能听顺而亡绝约之心乎？不若谕以彼众饿莩，投死中国，边臣虽擅纳，实无所利，特以往年俘我苏立、景询辈尔。可遣询等来，与降人交归，各遵纪律，而疆场宁矣。如其蔽而不遣，则我留横山之众，未为失也。”

又徙逵帅鄜延，为逵移书执政，请存绥州以张兵势，先规度大理河川，建堡砦，画稼穡之地三十里，以处降者。若弃绥不守，则无以安新附之众。援种世衡招蕃兵部敌屯青涧城故事。朝廷从之，活降人数万，为东路捍蔽。熙宁初，夏人诱杀知保安军杨定等，既而以李崇贵、韩道喜来献，且请和。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酋，镌岁赐以为俸给，因使纳塞门、安远二砦而还绥州。离言：“绥实形势之地，宜增广边障，乃无穷之利。若存绥以观其变，计之得也。”神宗召问状，对曰：“绥之存亡，皆不免用兵。降二万人入吾肝脾，隙已深，不可亡备。”神宗然之。除集贤校理。

夏人犯环庆，后复来贺正。离请边吏离其心腹，因以招横山之众，此不战而屈人兵也。迁提点陕西刑狱。韩绛宣抚陕西，河东兵西讨，离为绛言：“大兵过山界，皆砂碛，乏善水草，又亡险隘可以控扼，今切危之。若乘兵威招诱山界人户，处之生地，当先经画山界控扼之地，然后招降；不尔，劳师远攻，未见其利。”绛欲取横山，纳种谔之策，遂城啰兀，以离权宣抚判官。谔趣河东兵会银川，规以后期斩将。离白绛，令谔自往中路迎东兵。谔惧违节制，乃不敢逞。加直龙图阁、知延州。

夏人屡欲款塞，每以虚声摇边。诏问方略，离审计形势，为破敌之策以献。遣裨将曲珍、吕真以兵千人分巡东西路。夏

人方以四万众自间道欲取绥，道遇珍，皇骇亟战，真继至，夏众败走。夏自失绥，意未能已。离揣知其情，奏言：“夏使请和，必欲画绥界，愿听本路经略司分画；岁赐，则俟通和之日复焉。”明年，遂用离策，以绥为绥德城。

初，鄜延地皆荒瘠，占田者不出租赋，倚为藩蔽。宝元用兵后，凋耗殆尽，其旷土为诸酋所有。离因招问曰：“往时汝族户若干，今皆安在？”对：“大兵之后，死亡流散，其所存止此。”离曰：“其地存乎？”酋无以对。离曰：“听汝自募丁，家使占田充兵，若何？吾所得者人尔，田则吾不问也。”诸酋皆感服归募，悉补亡籍。又检括境内公私闲田，得七千五百余顷，募骑兵万七千。离以异时蕃兵提空簿，漫不可考，因议涅其手。属岁饥，令蕃兵愿刺手者，贷常平谷一斛，于是人人愿刺，因训练以时，精锐过于正兵。神宗闻而嘉之，擢天章阁待制。

交趾叛，诏为安南行营经略、招讨使，总九将军讨之，以中官李宪为贰。离与议不合，请罢宪。神宗问可代者，离以郭逵老边事，愿为裨赞，于是以逵为宣抚使，离副之。逵至，辄与离异：离欲乘兵形未动，先抚辑两江峒丁，择壮勇啖以利，使招徕携贰，隳其腹心，然后以大兵继之，逵不听；离又欲使人赍敕榜入贼中招纳，又不听。遂令燕达先被广源，复还永平。离以为广源间道距交州十二驿，趣利掩击，出其不意，川途并进，三路致讨，势必分溃，固争不能得。贼乘缓遂据江列战舰数百艘，官军不能济。离分遣将吏伐木治攻具，机石如雨，其舰被击皆废。徐以罢卒致贼，设伏击之，斩首数千级，馘其渠酋，遂皆降。逵怍于玩寇，乃移疾先还。逵既坐贬，离亦以不即平贼，降为直龙图阁、知桂州。后复天章阁待制、权三司使。

时西师大举，五路并进，以离为河东转运使，领降卒赴鄜

延饷种谔军。谔抵罪，离又坐餽輓不给，黜知相州。既而铸职知淮阳军，居数月，尽复故职。

知庆州。羌移名昌诡称送币，将入寇，离知蕃主白信可使，信适以罪系狱。破械出之，告以其故，约期日使往，果缚取以归。明年，夏人欲袭取新垒，大治攻械。离具上挠夏计。及夏侵兰州，离遣曲珍将兵直抵盐韦，俘馘千，驱孳畜五千。其酋棧厥嵬名宿兵于贺兰原，时出攻边，离遣将李照甫、蕃官归仁各将兵三千左右分击，耿端彦兵四千趋贺兰原，戒端彦曰：“贺兰险要，过岭，则砂碛也。使敌入平夏，无繇破之。”又选三蕃官各轻兵五百，取间道出敌砦后，邀其归路。端彦与战贺罗平，敌败，果趋平夏。千兵伏发，敌骇溃，斩馘甚众，生擒嵬名，斩首领六，获战马七百，牛羊、老幼三万余。迁龙图阁直学士，复帅延安。

元祐初，梁乙埋数扰边，离知夏将入侵，檄西路将刘安、李仪曰：“夏即犯塞门，汝径以轻兵捣其腹心。”后果来犯，安等袭洪州，俘斩甚众，夏遂入贡。既而以重兵压境，诸将亟请益戍兵为备，离徐谕之曰：“第谨斥堠、整戈甲，无为寇先，戍兵不可益也。”因遣人诘夏，夏兵遂去。迁枢密直学士。

乙埋终不悛。使间以善意问乙埋：“何苦与汉为仇。必欲寇，第数来，恐汝所得不能偿所亡，洪州是也。能改之，吾善遇汝。”遗之战袍、锦彩，自是乙埋不复窥塞。离乃纵间，国中疑而杀之。

五年，拜端明殿学士，迁太中大夫。夏遣使以地界为请，朝廷许还葭芦、米脂、浮屠、安疆四砦，以离领分画之议。夏既得四砦，犹未有恭顺意，未几复犯泾原。会离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右光禄大夫。绍圣四年，以离与元祐弃地议，系其名于党籍。

孙路字正甫，开封人。进士及第。元丰中，为司农丞。邓

润甫荐为御史，召对，其言不合新政，神宗语辅臣以为不可用，下迁主簿。路鞅鞅不释，求通判河州，徙兰州。夏人入寇，论捍御功，进五阶，除陕西转运判官。

元祐初，为吏部、礼部员外郎，侍讲徐王府。司马光将弃河、湟，邢恕谓光曰：“此非细事，当访之边人，孙路在彼四年，其行止足信，可问也。”光亟召问，路挟舆地图示光曰：“自通远至熙州才通一径，熙之北已接夏境，今自北关辟土百八十里，濒大河，城兰州，然后可以捍蔽。若捐以予敌，一道危矣。”光幡然曰：“赖以访君，不然几误国事。”议遂止。

迁右司郎中，以直龙图阁知庆州。章惇柄国，复议取弃地。时诸道相视未进，路声言修旧垒，载器甲楼鹵，顿大顺城下，夜半趋安疆，迟明据之，六日而城完。加宝文阁待制，遂筑兴平、横山。进龙图阁直学士，徙知熙州。

泾原城西安，诏出师牵制其势。路即将众临会州，遂建取青唐之策。大将王愍、王瞻捣邈川，瞻先至，下之。愍与争功，路右愍，颀属以兵；瞻有请，辄弗应。瞻诉诸朝，召拜路兵部尚书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成都。未行，坐他事削职，知兴国军。徽宗立，历太原、河南、永兴军、河中府，卒。

游师雄，字景叔，京兆武功人。学于张载，第进士。为仪州司户参军，迁德顺军判官。鄜延将刘瑄与主帅议战守策，欲自延安入安定、黑水，师雄以地薄贼境，惧有伏，请由他道。既而谍者言夏伏精骑于黑水傍，瑄谢曰：“微君言，吾不返矣。”

赵离帅延安，辟为属。时夏人扰边，戍兵在别堡，龙安以北诸城兵力咸弱，离患之。师雄请发义勇以守，多聚石城上，待其至。夏人知有备，不敢入，但袭荒堆、三泉而还。岁饥，行诸垒振贷，计口赋粮，人无殍亡。运石莹甲，深沟缮城，边备益固。

元祐初，为宗正寺主簿。执政将弃四砦，访于师雄。师雄曰：“此先帝所立，以控制夏人者也，若何弃之，不惟示中国之怯，将起敌人无厌之求。傥泸、戎、荆、奥视以为请，亦将与之乎？万一燕人遣一乘之使，来求关南十县，为之奈何？”不听。因著《分疆录》。迁军器监丞。

吐蕃寇边，其酋鬼章青宜结乘间胁属羌构夏人为乱，谋分据熙河。朝廷择可使者与边臣措置，诏师雄行，听便宜从事。既至，谍知夏人聚兵天都山，前锋屯通远境。吐蕃将攻河州，师雄欲先发以制之，请于帅刘舜卿。舜卿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奈何？”师雄曰：“在谋不在众。脱事不济，甘受首戮。”议三日乃定，遂分兵为二，姚兕将而左，种谊将而右。兕破六逋宗城，斩首千五百级，攻讲朱城，断黄河飞梁，青唐十万众不得度。谊破洮州，擒鬼章及大首领九人，斩首千七百级。捷书闻，百僚表贺，遣使告永裕陵。将厚尝师雄，言者犹以为邀功生事，止迁一官，为陕西转运判官、提点秦凤路刑狱。

夏人侵泾原，复入熙河，师雄言：“兰州距贼一舍，通远不百里，非有重山复岭之阻。宜于定西、通渭之间建安遮、纳迷、结珠三栅，及护耕七堡，以固藩篱，此无穷之利也。”诏付范育，皆如初议。

入拜祠部员外郎，加集贤校理，为陕西转运使。内地移粟于边，民以犂犍为病。师雄言：“往者边土不耕，仰给于内，今积粟已多，军食自足，宜令内地量转输致之直，以免大费。”报可。召诣阙，哲宗劳之曰：“洮州之役，可谓隍功，但恨赏太薄耳。”对曰：“皆上稟庙算，臣何力之有焉。唯当时将士勋劳未录，此为欠也。”因陈其本末。拜卫尉少卿。哲宗数访边防利病，师雄具庆历以来边臣施置之臧否，朝廷谋议之得失，及方今御敌之要，凡六十事，名曰《绍圣安边策》，上之。

出知邠州，改河中府，进直龙图阁、知秦州，未至，诏摄熙州。以夏人扰边，诏使者与熙帅、秦帅共谋之。使者锐于讨击，师雄谓：“进筑城垒以自蔽，席卷之师未应深入也。”上章争之，不报。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难，卒用师雄策。

自复洮州之后，于阗、大食、物林、邈黎诸国皆惧，悉遣使入贡。朝廷令熙河限其三岁一进。师雄曰：“如此，非所以来远人也。”未几还秦，徙知陕州。卒，年六十。师雄慷慨豪迈，有志事功，议者以用不尽其材为恨。

穆衍，字昌叔，河内人，徙河中。第进士，调华池令。民牛为仇家断舌而不知何人，讼于县，衍命杀之。明日，仇以私杀告，衍曰：“断牛舌者乃汝耶？”讯之具服。

后知淳化，耀之属县。衍从韩绛宣抚陕西，遇庆卒溃乱，衍念母在耀，亟谒归，信宿走七驿。比至，庆卒尝戍华池，知衍名，不敢近。时诸郡捕贼兵粮糒无以给，遂擅发常平仓，且惧得罪。衍曰：“饥之不恤，则吾丘将为庆卒矣。”衍考课为一路最。元丰中，种谔西征，参其军事。谔第赏，以死事为下。衍曰：“此非所以劝忠也。”力争之。谔还入塞，诏往灵武援渭、庆两军。将行，衍曰：“吾兵惰，归未及解甲，安能犯不测于千里外哉？”谔乃止。同幕畏罪，阳谢衍曰：“师不再举，君之力也。”衍识其意，曰：“全万众之命，以一身塞责，衍无憾焉。”

元祐初，大臣议弃熙、兰，衍与孙路论疆事，以为“兰弃则熙危，熙弃则关中震。唐自失河、湟，西边一有不顺，则警及京都。今二百余年，非先帝英武，孰能克复。若一旦委之，恐后患益前，悔将无及矣”。议遂止。改陕西转运判官，金部、户部员外郎。熙河分画未决，诏衍视之。还言：“质孤、胜如据两川美田，实彼我必争之地，自西关失利，遂废不守。请界

二垒之间，城李诺平以控要害，及他城堡皆起亭障，以通泾原。”明年，遂城李诺，名曰定远。三迁左司郎中。

绍圣初，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，加直龙图阁、知庆州，徙延安，又徙秦州，未行而卒。年六十三。敕河中官庀其葬，后追录不弃兰州议，官其一子。

论曰：自熙宁至于绍圣，四方之事多矣。夏人乍服乍叛，其地或予或夺，庙堂之上，论靡有定，相为短长，元发、师中辈七人，一时谋谟，盖可考也。元发论君子小人，言简而尽，足动人主，而神宗惑安石之言，竟弗之悟。师中豫识安石于鄞令，以为目肖王敦，将乱天下，盖又先于吕诲矣。诜能镇抚西夏，又能靖交趾之难，诚有御边之才；其子师闵为时笼利，无足取者。赵鼎扭于西陲之胜，取败南裔，后获嵬名，庶足自赎。朝臣议弃河、湟，孙路以一言止之，使司马光自悔几于误国；及取青唐，下邈川，可验其能，然右王愍而困王瞻，非大将之器也。游师雄之禽鬼章，复洮州，以致诸国入贡，校之诸将，其功独为隗伟。衍为政得民心，既去而乱兵不忍惊其母，德之足以感人，有如是夫。

列传第九十二

杨佐 李兑 从弟先 沈立 张揆 张焘 俞充 刘瑾
阎询 葛宫 从子思书 张田 荣 李载 姚涣 朱景 子光
庭 李琮 朱寿隆 卢士宏 单煦 杨仲元 余良肱 潘夙

杨佐，字公仪，本唐靖恭诸杨后，至佐，家于宣。及进士第，为陵州推官。州有盐井深五十丈，皆石也，底用柏木为干，上出井口，垂纆而下，方能及水。岁久干摧败，欲易之，而阴气腾上，入者辄死；惟天有雨，则气随以下，稍能施工，晴则亟止。佐教工人以木盘贮水，穴窍洒之，如雨滴然，谓之“雨盘”。如是累月，井干一新，利复其旧。

累迁河阴发运判官，干当河渠司。皇祐中，汴水杀溢不常，漕舟不能属。佐度地凿渎以通河流，于是置都水监，命佐以盐铁判官同判。京城地势南下，涉夏秋则苦霖潦，佐开永通河，疏沟浚出野外，自是水患息。又议治孟阳河，议者谓不便。佐言：“国初岁转京东粟数十万，今所致亡几，傥不浚复旧迹，后将废矣。”乃从其策。

出为江、淮发运使。孟阳之役，调民七、八千，夷丘墓百数，怨声盈塞。诏开封鞫治，官吏独舍佐不问。纠察刑狱刘敞请加贬黜，不听。召为盐铁副使，拜天章阁待制，复判都水，知审官院，权发遣开封府。

尝使契丹，虏馈以方物，书独称名。英宗升遐，奉遗留物再往使，卒于道，年六十一。诏护丧归，赙以黄金，恤其家。

李兑，字子西，许州临颖人。登进士第，由屯田员外郎为殿中侍御史。按齐州叛卒，狱成，有欲夜篡囚者，兑以便宜斩之，人服其略。

张尧佐判河阳，兑言尧佐素无行能，不宜以戚里故用。改同知谏院。狄青宣抚广西，入内都知任守忠为副，兑言以宦者观军容，致主将掣肘，非计。仁宗为罢守忠。太常新乐成，王拱辰以为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律，与古异，胡瑗及阮逸亦言声不能谐。诏近臣集议，久而不决。兑言：“乐之道，广大微妙，非知音入神，詎容轻议。愿参新旧，但取谐和近雅者，合而用之。”进侍御史知杂事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谏院。转运使制禄与郡守殊，时有用弹劾夺节及老疾请郡者，一切得仍奉稍。兑言非所以劝沮，乃诏悉依所居官格。兑在言职十年，凡所论谏，不自表襮，故鲜传世。

出知杭州，帝书“安民”二字以宠。徙越州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广州，南人谓自刘氏纳土后，独兑著清节。还知河阳，帝又宠以诗。徙邓州。富人榜仆死，系颈投井中而以缢为解。兑曰：“既赴井，复自缢，有是理乎？必吏受赇教之尔。”讯之果然。

兑历守名郡，为政简严，老益精明。自邓归，泊然无仕宦意。对便殿，力丐退，英宗命无拜，以为集贤院学士、判西京御史台。积官尚书右丞，转工部尚书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六，谥曰庄。从弟先。

先字渊宗，起进士，为虔州观察推官，摄吉州永新令。两州俗尚讼，先为辨枉直，皆得其平。

知信州、南安军，抚楚州，历利、梓、江东、淮南转运使。寿春民陈氏施僧田，其后贫弱，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，取僧园中笋，遂执以为盗。先诘其由，夺田之半以还之。所至治官如

家，人目以俚语：在信为“错安头”，谓其无貌而有材也；在楚为“照天烛”，称其明也。楚有民迫于输赋，杀牛鬻之。里胥白于官，先愍焉，但令与杖。通判孙龙舒以为徒刑，毁其桡。明日龙舒来，先引囚曰：“汝罪应杖，以通判贷汝矣。”遣之出。

积官至秘书监致仕。兄兑尚无恙，事之弥笃。以子叙封，得太中大夫，闲居一纪卒，年八十三。子庭玉，年六十即弃官归养。人贤其家法云。

沈立，字立之，历阳人。举进士，签书益州判官，提举商胡埽。采摭大河事迹、古今利病，为书曰《河防通议》，治河者悉守为法。迁两浙转运使。苏、湖水，民艰食，县戒强豪民发粟以振，立亟命还之，而劝使自称贷，须岁稔，官为责偿。茶禁害民，山场、榷场多在部内，岁抵罪者辄数万，而官仅得钱四万。立著《茶法要览》，乞行通商法，三司使张方平上其议。后罢榷法，如所请；立召为户部判官。

奉使契丹，适行册礼，欲令从其国服，不则见于门。立折之曰：“往年北使讲见仪，未尝令北使易冠服，况门见邪？”契丹愧而止。

迁京西北转运使。都水方兴六塔河，召与议，立请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，分杀水势以省役，从之。加集贤修撰、知沧州，进右谏议大夫、判都水监，出为江、淮发运使。居职办治，加赐金，数诏嘉之。知越州、杭州、审官西院、江宁府。

初，立在蜀，悉以公粟售书，积卷数万。神宗问所藏，立上其目及所著《名山水记》三百卷。徙宣州，提举崇禧观。卒，年七十二。

张揆，字文裕，齐州历城人。父蕴，咸平初，监淄州兵。契丹入寇，游骑至淄、青间，州人将弃城，蕴拔刀遮止于门，

力治守备，游骑为之引去。郡守愧，始谋掠为己功，反陷以罪，蕴受而不校。

揆幼笃孝，蕴病，剖股肉以疗。举进士，知益都县。当督赋租，置里胥弗用，而民皆以时入。石介献《息民论》，请以益都为天下法。丁内艰，时隆寒，徒跣举柩，叩首流血，与兄揆庐墓左。

明道中，京东饥，盗起，以御史中丞范讽荐，知莱州掖县。民诉旱于州，拒之，揆自荐奏闻，诏除登、莱税。通判永兴军，为集贤校理，四迁为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德军。宦者阎士良为钤辖，多挠帅权，用危法中军校，揆直之，而劾士良。英宗登极，朝廷使来告，士良辞疾居家，宴客自若，奏抵其罪。入判太常、司农寺，累官户部侍郎致仕。熙宁七年，卒，年八十。

揆忠笃诚恇，既老益康宁。少从刘潜、李冠游，及其死，率里人葬之，置田贍其孥。事揆如父，理家必谘而行，为乡党矜式。

张焘，字景元，枢密直学士奎之子也。举进士，通判单州。州卒谋乱，期有日，焘得告者，徐诣营取首恶，置诸法。知沂、潍二州。沂产布，潍产绢，而有司科赋相反，焘始革之。潍多圭田，率计亩徵绢，而鬲河役，焘不肯踵例，废法还其役，入损于旧五之四，且命吏曰：“吾知守己而已，无妨后人，汝勿著为式。”

提点河北刑狱，摄领澶州，七日而商胡决。焘拯溺救饥，所全活者十余万，犹坐免。数年，复提点河东、陕西、京西刑狱，为盐铁判官、淮南转运使、江淮发运副使。泗州水，城且坏，焘悉力营护，诏宠其劳。入为户部副使。京师赋曲于酒，人有常籍，毋问售不售，或蹶产以偿。焘请罢岁额，严禁令，随所用曲多寡以售，自是课增溢。官修睦亲宅，议取民居，焘

言：“芳林园有余地，宗室足自处，无庸起民居。”从之。孝严殿成，请图乾兴以来文武大臣像于壁。

迁天章阁待制、陕西都转运使。蒲津浮桥坏，铁牛皆没水中，焘以策列巨木于岸以为衡，缒石其秒，挽出之，桥复其初。保安二土豪善骑射，为边人所惮，故纵善马诱使取之，而强以汉法。焘按得其状，俱以隶军。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成都府。蜀人苦多盗，焘严保伍，使不得隐，而申其捕限。南蛮寇黎、雅，讨走之，罢磨刀崖戍卒。改知瀛州。

母丧服阕。故事，起执政以诏，近臣以堂帖；神宗特命赐诏。判太常寺，知邓、许二州，复判太常，知通进、银台司，提举崇福宫，由给事中易通议大夫。卒，年七十。

焘才智敏给，常从范仲淹使河东。至汾州，民遮道数百趋诉，仲淹以付。焘方与客弈，局未终，处决已竟。英宗时，三司前奏事，帝诘铸钱本末，皆不能对，焘悉论无隐。帝是之，顾左右识其姓名，后欲以为观察使守边，曰：“卿家世事也。”焘对曰：“臣叔父亢有大才，臣愚不可继。”遂止。

俞充字公达，明州鄞人。登进士第。熙宁中为都水丞，提举沿汴淤泥溉田，为上腴者八万顷。检正中书户房，加集贤校理、淮南转运副使，迁成都路转运使。茂州羌寇边，充上十策御戎。神宗遣内侍王中正同经制，建三堡，复永康为军，因诈杀羌众以为中正功，与深相结，至出妻拜之。中正还阙，举充可任。召判都水监，进直史馆。中书都检正御史彭汝砺论其媚事中正，命遂寝。

河决曹村，充往救护，还，陈河防十余事，概论“水衡之政不修，因循苟且，浸以成习。方曹村决时，兵之在役者仅十余人，有司自取败事，恐未可以罪岁也。”加集贤殿修撰、提举市易，岁登课百四十万。故事当赐钱，充曰：“奏课，职也，

愿自今罢赐。”诏听之。

擢天章阁待制、知庆州。庆阳兵骄，小绳治辄肆悖，充严约束，斩妄言者五人于军门。闻有病苦则巡抚劳饷，死不能举者出私财以周其丧，以故莫不畏威而怀惠。环州田与夏境犬牙交错，每获必遭掠，多弃弗理，充檄所部复以时耕植。慕家族山夷叛，举户亡入西者且三百，充遣将张守约耀兵塞上，夏人亟反之。

充之帅边，实王珪荐，欲以遏司马光之入。充亦知帝有用兵意，屡倡请西征，后言：“夏酋秉常为母梁所戕，或云虽存而囚，不得与国政。其母宣淫凶恣，国人怨嗟，实为兴师问罪之秋也。秉常亡，将有桀黠者起，必为吾患。今师出有名，天亡其国，度如破竹之易。愿得乘传入觐，面陈攻讨之略。”诏令掾属入议，未及行，充暴卒，年四十九。

刘瑾，字元忠，吉州人，沆之子也。第进士，为馆阁校勘。沆亡，得褒赠。知制诰张瑰草词，语涉讥贬，瑾泣涕不能食，阖门衰经，邀宰相自言。朝廷为改书命，黜瑰为州，瑾亦坐衰服入公门罢职。没丧不就官，丐守坟墓。王素为请，以伸孝子之志。诏复职，迁集贤校理、通判睦州，为淮南转运副使。召修起居注，加史馆修撰、河北转运使，拜天章阁待制、知瀛州。坐与世居通问，徙明州。未行，改镇广州。与枢密院论戍兵不合，改虔州。战棹都监杨从先奉旨募兵不至，擅遣其子懋纠诸县巡检兵集郡下，瑾怒责之，遽发悖谬语，懋诉瑾于朝，遂废于家。逾年，复待制、知江州，历福州、秦州、成德军，卒。

瑾素有操尚，所莅以能称，然御下苛严，少纵舍，好面折人短，以故多致訾怨。

阎询，字议道，凤翔天兴人。少时以学问著闻，擢进士第，又中书判拔萃科。累迁秘书丞，为监察御史里行。诏治王素狱，

坐有姻嫌不以闻，降监河阳酒税，累迁为盐铁判官。使契丹。询颇谙北方疆理，时契丹在鞞淀，迓者王惠导询由松亭往，询曰：“此松亭路也，胡不径葱岭而迂枉若是，岂非夸大国地广以相欺邪？”惠惭不能对。加直龙图阁、知梓州。徙河东转运使，言：“三路士兵疲老者，听其族以强壮者代。”从之。进集贤殿修撰、知河中府。大河涨，坏浮桥，询易为长桥。拜天章阁待制、知广州，不即赴，罢职知商州。神宗转右谏议大夫，改邠、同二州，提举上清太平宫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葛官，字公雅，江阴人。举进士，授忠正军掌书记。善属文，上《太平雅颂》十篇，真宗嘉之，召试学士院，进两阶。又献《宝符阁颂》，为杨亿所称。知南充县，东川饥，民艰食，部使者檄守资、昌两州，以惠政闻。知南剑州。土豪彭孙聚党数百，凭依山泽为盗，出害吏民，不可捕，官遣沙县尉许抗谕降之。并溪山多产铜、银，吏挟奸罔利，课岁不登，官一变其法，岁羨余六百万。三司使闻于朝，论当赏。官曰：“天地所产，吾顾盗之，又可为功乎？”卒不言。

徙知滁、秀二州，秀介江湖间，吏为关泾读上，以征往来，间有昏葬，趋期者多不克，官命悉毁之。积官秘书监、太子宾客。治平中，转工部侍郎。熙宁五年，卒，年八十一。官性敦厚，恤录宗党，抚孤嫠，赖以存者甚众。

官弟密，亦以进士为光州推官。豪民李新杀人，嫁其罪于邑民葛华，且用华之子为证。狱具，密得其情，出之。法当赏，密白州使勿言。仕至太常博士。天性恬靖，年五十，忽上章致仕，姻党交止之，笑曰：“俟罪疾、老死不已而休官者，安得有余裕哉。”即退居，号草堂逸老，年八十四乃终。平生为诗慕李商隐，有西昆高致。

子书思，踵登第，调建德主簿。时密已老，欲迎以之官，

密难之。书思曰：“曾子不肯一日去亲侧，岂以五斗移素志哉？”遂投劾归养十年余。近臣表其志行，以为泗州教授，弗就。密不得已，许以他日偕行，始乞监新市镇。居父丧，哀毁骨立，盛暑不释苴麻，终禫不忍去冢舍。累年，乃出仕，历封丘主簿、涟水县丞。时兄书元为望江令，同隶淮南监司，有舍兄而荐己者，移书乞改荐兄，不许，则封檄还之。其笃行类皆若此。仕至朝奉郎，亦告老，父子归休皆不待年。卒，年七十三，特谥曰清孝。子胜仲，孙立方，皆以学业至侍从，世为儒家。胜仲自有传。

论曰：佐、立擅水衡之政，为时所称。兑居官论谏，无所表襮，先克承之。揆之孝，焘之智，瑾之苛严，询之辞令，皆著一时，自致显官。俞充制军禁暴，足为能臣，而希时相之意，倡请西征，使其不死，边陲之祸，其可既乎？葛氏自宫以下，簪纓相继，盛哉。

张田，字公载，澶渊人。登进士第，知应天府司录。欧阳修荐其才，通判广信军。夏竦、杨怀敏建策增七郡塘水，诏通判集议，田曰：“此非御敌策也，坏良田，浸冢墓，民被其患，不为便。”因奏疏极论，谪监郢州税。

久之，通判冀州。内侍张宗礼使经郡，酣酒自恣，守贰无敢白者，田发其事，诏配西陵洒扫。摄度支判官。祿享太庙，又请自执政下差减贄费，唐介论其亏损上恩，出知蕲州。俄提点湖南刑狱，介与司马光又状其倾险，改知湖州，徙庐州，治有善迹。

移桂州。异时蛮使朝贡假道，与方伯抗礼，田独坐堂上，使引入拜于庭，而犒贿加腆。土豪刘纪、庐豹素为边患，讵田去，不敢肆。京师禁兵来戍，不习风土，往往病于瘴疠，田以兵法训峒丁而奏罢戍。或告交阯李日尊兵九万，谋袭特磨道，

诸将请益兵，田曰：“交趾兵不满三万，必其国有故，张虚声以赫我耳。”谍既得实，果其兄弟内相残，惧边将乘之也。宜州人魏利安负罪亡命西南龙蕃，从其使入贡，凡十反。至是龙以烈来，复从之。田因其入谒，诘责之，梟其首，欲并斩以烈，叩头流血请命。田曰：“汝罪当死，然事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前，汝自从朝廷乞恩。”乃密请贷其死。

熙宁初，加直龙图阁、知广州。广旧无外郭，民悉野处，田始筑东城，环七里，赋功五十万，两旬而成。初，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，田迹知其伪，召戒逻者曰：“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间者，谨捕之。”如言而获。城既就，东南微陷，往视之，暴卒，年五十四。

田为人伉直自喜，好嫚骂，气陵其下，故死无哀者。然临政以清，女弟聘马军帅王凯，欲售珠犀于广，顾曰：“南海富诸物，但身为市舶使，不欲自污尔。”作钦贤堂，绘古昔清刺史像，日夕师拜之。苏轼尝读其书，以侔古廉吏。

荣諲，字仲思，济州任城人。父宗范，知信州铅山县。诏罢县募民采铜，民散为盗，宗范请复如故。真宗嘉异，擢提点江、浙诸路银铜坑冶，历官九年。

諲举进士，至盐铁判官。晋州产矾，京城大豪岁输铁五万缗，颢其利，諲请榷于官，自是数入四倍。为广东转运使。广有板步古河路绝险，林箐瘴毒。諲开真阳峡，至泚口古径，作栈道七十间抵清远，趋广州，遂为夷涂。

复入为开封府判官。太康民事浮屠法，相聚祈禳，号“白衣会”，县捕数十人送府。尹贾黯疑为妖，请杀其为首者而流其余，諲持不从，各具议上之。中书是諲议，但流其首而杖余人。加直史馆、知澶州。

改京东转运使。莱阳产银砂，民有私采者，事露，安抚使

欲论以劫盗。諲曰：“山泽之利，人得有之，所盗者岂民财耶？”贷免甚众。又使成都府路，召为户部副使，以集贤殿修撰知洪州。以疾故，徙舒州，未至而卒。累官秘书监，年六十五。

李载，字伯熙，黎阳人。少苦学，隆暑读书，置足于水，虽得疾，不舍去。登进士第，调冀州推官。知大名冠氏县，府守吕夷简入相，荐其材，知齐州。钐辖赵瑜使酒殴载，乃扃户避逸。瑜得罪，载坐不举劾，黜为信阳军。安抚使钱明逸等为之申理，改常州。知祥符县，有巫以井泉饮人，云可愈疾，趋者旁午，载杖巫，堙其井。历知虢州、涟水军。

载性笃孝，侍母病不解带，至病亟不能食，载亦不食，母知之，为强食。六为州，一以宽厚称。以光禄卿提举仙源观，卒，年七十四。

姚涣字虚舟，世家长安。隋开皇中，有景彻者，以讨平泸夷，策功为普州刺史，卒，子孙遂家普州。涣第进士，监益州交子务，发奸隐万缗，主吏皆当死，涣曰：“戮人以干泽，非吾志也，义不蔽奸而已。”请于使者，愿不受赏，于是全活者众。知峡州。宜都民为盗所残，县执囚讯服，以狱上。涣移劾于他有司，居亡何，真盗获。大江涨溢，涣前戒民徙储积、迁高阜，及城没，无溺者。因相地形筑子城、埽台，为木岸七十丈，缭以长堤，楗以薪石，厥后江涨不为害，民德之。徙知涪州，宾化夷多犯境，涣施恩信拊纳，酋豪争罗拜廷下，讫涣去无警。终光禄卿，年六十七。

朱景，字伯晦，河南偃师人。举进士，调荥泽簿。西方用兵，诏侍从馆阁举县令，景预选，知陇州汧源县。累迁知汝州。叶驿道远，隶因为送者所虐，多死，俗传为“叶家关”，景重禁以绝其患。擢知寿州，秩禄视提点刑狱。始至，亟发廩振给，以劝富者出积谷，所活数万。城西居民三千室，建请筑外郭环

入之，公私称便。再迁光禄卿。

熙宁初，病革，自占遗表，呼其子光庭操笔书之。其略云：“切闻河北水灾、地震，陛下当减膳避殿，斋居加省，召二府大臣朝夕咨访阙失，思所以弭咎。”凡数百言，无一语求恩。卒，年七十一。诏加赙赠，录其子以官。

光庭字公揆，十岁能属文。辞父荫擢第，调万年主簿。数摄邑，人以“明镜”称。历四县令。曾孝宽以才荐，神宗召见，问欲再举安南之师。光庭对曰“愿陛下勿以人类畜之。盖得其地不可居，得其民不可使，何益于广土辟地也。”又问治何经，对曰：“少从孙复学《春秋》。”又问：“今中外有所闻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更张法度，臣下奉行或非圣意，故有便有不便。诚能去其不便，则天下受福矣。”帝以其言为疏阔，不用。签书河阳判官，从吕大防于长安幕府。五路出师讨西夏，雍为都会，事倚以办，调发期会甚急，光庭每执不从。使者怒，将加以乏兴罪，光庭求免去，大防为之解。

哲宗即位，司马光荐为左正言，首乞罢提举常平官、保甲青苗等法。论蔡确为山陵使，而乃先灵驾而行，为臣不恭。又言章惇欺罔肆辩，韩缜挟邪冒宠，言甚切。宣仁后嘉其守正，谕令尽言，毋有所畏避。迁左司谏，又论“苏轼试馆职发策云：‘今欲师仁祖之忠厚，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，或至于媮；欲法神考之厉精，而恐监司、守令不识其意，流入于刻。’臣谓仁宗难名之盛德，神考有为之善志，而不当以‘媮’、‘刻’为议论，望正其罪，以戒人臣之不忠者。”未几，中丞傅尧俞、侍御史王岩叟相继论列。宣仁后曰：“详览文意，是指今日百官有司、监司守令言之，非所以讽祖宗也。”遂止。

河北饥，遣持节行视，即发廩振民；而议者以耗先帝积年兵食之蓄，改左司员外郎。迁太常少卿，拜侍御史。论蔡确怨

谤之罪，确贬新州。拜右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。乞补外，除集贤殿修撰、知亳州。数月召还，复为给事中。

坐封还刘摯免相制，复落职守亳。岁余，徙潞州，加集贤院学士。邻境旱饥，流民入境者踵接，光庭日为食以食之，常至暮，自不暇食，遂感疾，犹自力视事。出祷雨，拜不能兴，再宿而卒，年五十八。绍圣中，追贬柳州别驾。元符初，又停锢其诸子。

光庭始学于胡瑗，瑗告以为学之本在于忠信，故终身行之。徽宗立，复其官。

李琮，字献甫，江宁人。登进士第，调宁国军推官。州庾积谷腐败，转运使移州散于民，俾至秋偿新者。守将行之，琮曰：“谷不可食，强与民责而偿之，将何以堪。”持不下，守愧谢而止。

吕公著尹开封，荐知阳武县。役法初行，琮处画尽理，旁近民相率挝登闻鼓，愿视以为则。徽宗召对，擢利州路、江东转运判官。行部至宣城，按民田诡称逃绝者九千户，他县皆然。言于朝，命以户部判官使江、浙，选强明吏立赏剔抉。吏幸赏，以多为功，琮亦因是希进，民患苦之，得缗钱百余万。进度支判官，颁职式于诸道。淮南赋入甲它部，以为转运副使，徙梓州路。

元祐初，言者论其括隐税之害，黜知吉州。御史吕陶又言巴蜀科折已重，琮复强民输税，且无得以奇数并合，人尤咨怨。于是凡以括田受赏者悉夺之。历相、洪、潞三州。潞有谋乱者，为书期日揭道上，部使者闻之，惧，檄索奸甚亟。琮置不问，以是日置酒高会，讫无他。入为太府卿，迁户部侍郎，以宝文阁待制知杭州、永兴军、河南、瀛州。卒，年七十五。

琮长于吏治，而所至主于掊克，为士论嗤鄙。子回，绍兴

初参知政事。

朱寿隆，字仲山，密州诸城人。以荫知九陇县。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，寿隆曰：“宁有尽室就焚无一脱者，殆必有奸。”逾月获盗，果杀其人而纵火也。知宿州，宿多剧盗，至白昼被甲剽攻，郡县不能制。寿隆设方略耳目，捕斩千余人。

擢提点广西刑狱。岭外新经侂寇，修营城障，贵州虐用其人，不能聊生。寿隆驰诣州，械守送狱，奏黜之。老稚妇女遭乱，流转不能自还者，檄所在资送其还。旧制，溪蛮侵暴羁縻州，虽杀人无得仇报，寿隆请听相偿，蛮始畏戢。

历盐铁度支判官、夔路转运使。巴峡地隘，民困于役，免其不应法者千五百人。复为盐铁判官、京东转运使，赐三品服。岁恶民移，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，举贷立息，官为置籍索之，贫富交利。以少府监知扬州，卒，年六十八。

寿隆为人和厚，接谈怡怡，必当于理，而不屈于权贵。狄青讨贼，欲杀裨将不用命者数人，寿隆极论罪不当死。孙沔在坐，曰：“侂贼害民万计，此何足惜。”寿隆曰：“王师之来以除民害，顾可效贼为暴邪？”青感其言而止。

卢士宏，字子高，新郑人。以父任屡更州县，所至著清名。知信阳军。官捕为妖术者，余党惧及，群聚山谷间，士宏请减其罪招之，即相帅归命。徙知汉州，校实民产，使力役不滥，人德之。又知洋州。先是，圭田多虚籍。士宏考校，令随实以输，自部使者而下，皆十损七八。文彦博、包拯以廉能荐，由三司开拆司擢夔州路转运使，遂知广州。或传安南舟数百泊海中，将为寇，岭徼惊摇。士宏灼其非，是日，从宾客宴游为乐，民赖以安。受代还，引疾丐便郡，知郑州。未几，以光禄卿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三。凡衣衾棺槨之制，皆有遗命，戒诸子勿为铭志。

单煦，字孟阳，平原人。举进士，知洛阳县。民以妖幻传相教授，煦迹捕戮三十余人，当得上赏，不肯言。转知昌州，时诏城蜀治，煦以蜀地负山带江，一旦毁篱垣而兴板筑，其费巨万，非民力所堪，请但筑子城。转运使即移诸郡如其议。

徙清平军使。有二盗杀人，捕治不承，煦纵使之食，甲食之既，乙不下咽，执而讯之，果杀人者。为御史台推直官，江南人诬转运使吕昌龄以贿，中丞张昇讯而论之。鞫未就，敕煦往治，煦不肯阿其长，卒直昌龄。乞外迁，知濮、合二州。合居涪、汉间，夏秋患于淫潦，煦筑东堤以御之。赤水县盐井涸，奏蠲其赋。累官光禄卿，卒，年七十七。

煦友爱兄熙，兄尝殴人至死，未有知者。煦曰：“家贫亲老，仰兄以养，义当代之死。”即趋诣斗所以待捕。已而死者苏，惊问之，煦以情告。其人感叹，遂辍讼。

杨仲元，字舜明，管城人。第进士，调宛丘主簿。民诉旱，守拒之，曰：“邑未尝旱，狡吏导民而然。”仲元白之曰：“野无青草，公日宴黄堂，宜不能知，但一出郊可见矣。狡吏非他，实仲元也。”竟免其税。知泽州沁水县，民持物来输者，视其价稍增之，余则下其估。官有所须，不强赋民，听以所有与官为入，度相当则止，率常先办。河外用兵，督饷转西界，夕宿洪谷口。仲元相其地，乃寇所由径路，亟命去之。民以困乏为辞，不听，寇果夜出劫诸部，沁水独免。后二十年，其子过县，父老拜泣曰：“河西之役，非公无今日矣。”

初，军期尚缓，而仲元督行良急。至则刍粮有不集者皆可贱市，后期者物数倍其价，民始知其为利。州买羊，敛民差出钱帛滋蔓，病民为甚，仲元更其令，户才费钱百。又遣吏市羔于他所，明年以供州，不科一钱。徙知郟乡县，宰相张士逊先莹隶境内，将属之，召不往。至则按籍均役之，虽堂帖求免，

不为减。

历知光、虔、虢三州，官光禄卿，改中散大夫。戒诸子曰：“吾入官五十年，未尝以私怒加人，虽杖刑之微，苟有两比，不敢与轻法，以是为报国耳。”卒，年七十五。

余良肱，字康臣，洪州分宁人。第进士，调荆南司理参军。属县捕得杀人者，既自诬服，良肱视验尸与刃，疑之曰：“岂有刃盈尺伤不及寸乎？”白府请自捕逮，未几，果获真杀人者。民有失财物逾十万，逮平民数十人，方暑，榜掠号呼闻于外；或有附吏耳语，良肱阴知其为盗，亟捕诘之，赃尽得。

改大理寺丞，出知湘阴县。县逋米数千石，岁责里胥代输，良肱论列之，遂蠲其籍。通判杭州，江潮善溢，漂官民庐舍，良肱累石堤二十里障之，潮不为害。时王陶为属官，常以气犯府帅，吏或诉陶，帅挟憾欲按之，良肱不可曰：“使陶以罪去，是以直不容也。”帅遂已。后陶官于朝，果以直闻。知虔州，士大夫死岭外者，丧车自虔出，多弱子寡妇。良肱悉力振护，孤女无所依者，出俸钱嫁之。以母老，得知南康军。丁母忧，服除，为三司使判官。

方关、陕用兵，朝议货在京民钱，良肱力争之，会大臣亦以为言，议遂格。内府出腐币售三司，三司吏将受之，良肱独曰：“若赋诸军，军且怨；不则货诸民，民且病。请付文思，以奉帷幄。”

改知明州。朝廷方治汴渠，留提举汴河司。汴水淀污，流且缓，执政主挟河议。良肱谓：“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地。方冬水涸，宜自京左浚治，以及畿右，三年，可使水复行地中。”弗听。又议伐汴堤木以资挟河。良肱言：“自泗至京千余里，江、淮漕卒接踵，暑行多病渴，藉荫以休。又其根盘错，与堤为固，伐之不便。”屡争不能得，乃请不与其事。执政虽怒，

竟不为屈。改太常少卿、知润州，迁光禄卿、知宣州，治为江东最。请老，提举洪州玉隆观，卒，年八十一。七子，卞、爽最知名。卞字洪范，爽字荀龙，皆以任子恩试校书郎。

卞博学多大略，累为唐州判官、湖北安抚司勾当机宜文字。讨叛蛮有功，知沅州。蛮杀沿边巡检，卞设方略复平之，加奉议郎。先是，良肱为鼎州推官，五溪蛮叛，良肱运粮境上，周知其利害，上书言：“此弹丸地，不足烦朝廷费，不如弃与而就抚之。”当时是其议，未果弃也。及蛮叛，断渠阳道，扼官军不得进，卞适使湖北，帅唐义问即授卞节制诸将。阴选死士三千人，夜衔枚绕出贼背，伐山开道，漏未尽数刻，入渠阳。黎明整众出，贼大骇，尽锐来战，奋击大破之。鼓行度险，贼七遇七败，斩首数千级，蛮遂降。寻有诏废渠阳军为砦，尽拔居人护出之。绍圣初，治弃渠阳罪，免归。徽宗即位，复奉议郎，管勾玉隆观。未几，复渠阳为靖州，又论前事免，终于家。

爽尚气自信，不少贬以合世。应元丰诏，上便宜十五事，言过剴切。元祐末，爽复极言请太皇太后还政事，章惇憾爽不附己，乃撻其言为谤讟，以瀛州防御推官除名，窜封州。久之，起知明州，未行，以言者罢，监东岳庙。崇宁中，与卞俱入党籍。

潘夙，字伯恭，郑王美从孙也。天圣中，上书论时政，授仁寿主簿。久之，知韶州，擢江西转运判官，提点广西、湖北刑狱。邵州蛮叛，湖南骚动，迁转运使，专制蛮事，亲督兵破其团峒九十。徙知滑州，改湖北转运使，知桂州。坐在湖北时匿名书诬判官韩絳，谪监随州酒税。起知光化军。大臣以将帅才举之，易端州刺史，再迁徙鄜州。召对，访交、广事称旨，还司封郎中、直昭文馆，复知桂州。

交人败于占城，伪表称贺以为大捷，神宗诏之曰：“智高

之难方二十年，中人之情，燕安忽事，直谓山僻蛮獠，无可虑之理。殊不思祸生于所忽，唐六诏为中国患，此前事之师也。卿本将家子，寄要蕃，宜体朕意，悉心经度。”夙遂上书陈交趾可取状，且将发兵。未报，而徙河北转运使，历度支、盐铁副使，知河中府。章惇察访荆湖，讨南、北江蛮徭，陈夙忧边状，以知潭州。再迁光禄卿，知荆南、鄂州，卒，年七十。

论曰：士之官斯世，有一善可称，致生民咸被其泽于无穷者，故州郡之寄为尤重，张田免禁兵毒于瘴厉，士宏考圭田出于实输，朱景父子、諲、载、煦、涣、士宏、寿隆辈，皆有德在民。仲元不以私怒加人，良肱明于折狱，夙以将家子而能留心边务，用当其材，举能其官。若琮也虽长于吏治，而所至掎克，君子奚取焉。

列传第九十三

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刘彝 熊本 萧注 陶弼 林广

徐禧，字德占，洪州分宁人。少有志度，博览周游，以求知古今事变、风俗利疚，不事科举。熙宁初，王安石行新法，禧作《治策》二十四篇以献。时吕惠卿领修撰经义局，遂以布衣充检讨。神宗见其所上策，曰：“禧言朝廷用经术变士，十已八九，然窃袭人之语，不求心通者相半，此言是也。宜试于有用之地。”即授镇安军节度推官、中书户房习学公事。岁余召对，顾问久之，曰：“朕多阅人，未见有如卿者。”擢太子中允、馆阁校勘、监察御史里行。

与中丞邓綰、知谏院范百禄杂治赵世居狱。李士宁者，挟术出入贵人间，尝见世居母康，以仁宗御制诗赠之。又许世居以宝刀，且曰：“非公不可当此。”世居与其党皆神之，曰：“士宁，二三百岁人也。”解释其诗，以为至宝之祥。及鞫世居得之，逮捕士宁，而宰相王安石故与士宁善，百禄劾士宁以妖妄惑世居，致不轨。禧奏：“士宁遗康诗实仁宗制，今狱官以为反，臣不敢同。”百禄言：“士宁有可死之状，禧故出之以媚大臣。”朝廷以御史杂知、枢密承旨参治，而百禄坐报上不实贬，进禧集贤校理、检正礼房。

安石与惠卿交恶，邓綰言惠卿昔居父丧，尝贷华亭富人钱五百万买田事，诏禧参鞫。禧阴右惠卿，綰劾之，会綰贬官，

狱亦解。禧出为荆湖北路转运副使。元丰初，召知谏院。惠卿在鄜延，欲更蕃汉兵战守条约，诸老将不谓然，帝颇采听，将推其法于他路，遣禧往经画。禧是惠卿议，渭帅蔡延庆亦以为不然，帝召延庆还，加禧直龙图阁，使往代，以母忧不行。服除，召试知制诰兼御史中丞。官制行，罢知制诰，专为中丞。邓綰守长安，禧疏其过，帝知其以惠卿故，虽改綰青州，亦左迁禧给事中。

种谔西讨，得银、夏、宥三州而不能守。延帅沈括欲尽城横山，瞰平夏，城永乐，诏禧与内侍李舜举往相其事，令括总兵以从，李稷主馈饷。禧言：“银州虽据明堂川、无定河之会，而故城东南已为河水所吞，其西北又阻天堑，实不如永乐之形势险厄。窃惟银、夏、宥三州，陷没百年，一日兴复，于边将事功，实为俊伟，军锋士气，固已百倍；但建州之始，烦费不貲。若选择要会，建置堡栅，名虽非州，实有其地，旧来疆塞，乃在腹心。已与沈括议筑砦堡各六。砦之大者周九百步，小者五百步，堡之大者二百步，小者百步，用工二十三万。”遂城永乐，十四日而成。禧、括、舜举还米脂。明日，夏兵数千骑趋新城，禧亟往视之。或说禧曰：“初被诏相城，御寇，非职也。”禧不听，与舜举、稷俱行，括独守米脂。先是，种谔还自京师，极言城永乐非计，禧怒变色，谓谔曰：“君独不畏死乎？敢误成事。”谔曰：“城之必败，败则死，拒节制亦死；死于此，犹愈于丧国师而沦异域也。”禧度不可屈，奏谔跋扈异议，诏谔守延州。夏兵二十万屯泾原北，闻城永乐，即来争边。人驰告者十数，禧等皆不之信，曰：“彼若大来，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。”禧亟赴之，大将高永享曰：“城小人寡，又无水，不可守。”禧以为沮众，欲斩之，既而械送延狱。比至，夏兵倾国而至，永享兄永能请及其未陈击之。禧曰：“尔

何知，王师不鼓不成列。”禧执刀自率士卒拒战。夏人益众，分阵迭攻抵城下。曲珍兵陈于水际，官军不利，将士皆有惧色。珍白禧曰：“今众心已摇，不可战，战必败，请收兵入城。”禧曰：“君为大将，奈何遇敌不战，先自退邪？”俄夏骑卒度水犯陈。鄜延选锋军最为骁锐，皆一当百，银枪锦袄，光彩耀日，先接战而败，奔入城，蹂后陈。夏人乘之，师大溃，死及弃甲南奔者几半。珍与残兵入城，崖峻径窄，骑卒缘崖而上，丧马八千匹，遂受围。水砦为夏人所据，掘井不及泉，士卒渴死者太半。夏人蚁附登城，尚扶创拒斗。珍度不可敌，又白禧，请突围而南；永能亦劝李稷尽捐金帛，募死士力战以出，皆不听。戊戌夜大雨，城陷，四将走免，禧、舜举、稷死之，永能没于陈。

初，括奏夏兵来逼城，见官兵整，故还。帝曰：“括料敌疏矣，彼来未出战，岂肯遽退邪、必有大兵在后。”已而果然。帝闻禧等死，涕泣悲愤，为之不食。赠禧金紫光禄大夫、吏部尚书，谥曰忠愍。官其家二十人。稷工部侍郎，官其家十二人。

禧疏旷有胆略，好谈兵，每云西北可唾手取，恨将帅怯尔。吕惠卿力引之，故不次用。自灵武之败，秦、晋困棘，天下企望息兵，而沈括、种谔陈进取之策。禧素以边事自任，狂谋轻敌，猝与强虏遇，至于覆没。自是之后，帝始知边臣不可信倚，深自悔咎，遂不复用兵，无意于西伐矣。子俯自有传。

李稷，字长卿，邛州人。父绚，龙图阁直学士。稷用荫历管库，权河北西路转运判官，修拓深、赵、邢三州城，役无愆素，然峭刻严忍。察访使者以为言，都水丞程昉亦诉其越职。诏令件析。御史周尹又论稷父死二十年不葬，仅徙东路，俄提举蜀部茶场。甫两岁，羨课七十六万缗，擢盐铁判官。诏推扬其功以劝在位，遂为陕西转运使、制置解盐。秦民作舍道傍者，

创使纳“侵街钱”，一路扰怨，与李察皆以苛暴著称。时人语曰：“宁逢黑杀，莫逢稷、察。”

种谔起兴、灵议，稷闻之亦上言：“可令边面诸将各出兵挠之，使不得耕种，则其国必困，国困众离，取可决也。”及出境，稷督饷，民苦折运，多散逸，稷令骑士执之，断其足筋，宛转山谷间，凡数十人，累日乃得死。始，稷受旨得斩郡守以下，于是上下相临以峻法，虽小吏护丁夫，亦颛戮不请。军食竟不继。谔谋斩稷，客吕大钧引义责之，复使还取粮。既集，谔犹宣言稷乏军兴，致大功不就，坐削两秩，贬为判官。

永乐既城，稷悉犂金、银、钞、帛充物其中，欲夸示徐禧，以为城甫就而中已实。积金既多，故受围愈急，而稷守之不敢去，以及于难。李舜举别有传。

高永能，字君举，世为绥州人。初，伯祖文不举州来归，即拜团练使，已而弃之北迁，其祖文玉独留居延州，至永能始家青涧。少有勇力，善骑射，由行伍补殿侍，稍迁供奉官。种谔取绥州，发永能兵六千先驱入啰兀，五战皆捷，转供备库副使。治绥德城，辟地四千顷，增户千三百，即知城事。

元丰初，为鄜延都监。秋，大稔，夏人屯二千骑于大会平，将取稼。永能简精骑突过其营，骑卒惊溃，获钐辖二人。转六宅使。夏人患之，令曰：“有得高六宅者，赏金等其身。”经略使吕惠卿行边，永能伏骑谷中，以备侵軼。边骑果至，驰出击走之。夏兵二万犯当川堡，永能以千骑与相遇，度不能支，依险设疑兵，且斗且却，而令后骑扬尘，若援兵至者，奋而前，遂解去。擢本路钐辖。

四年，西讨，永能为前锋，围米脂城。边人十万来援，永能谓弟永亨曰：“彼恃众集易吾军，营当大川，宜严陈待其至，张左右翼击之，可破也。”诘旦，鏖战于无定河，斩首数千级，

得马三千、橐驼牛羊万计。城犹未下，密遣谍说降其东壁守将，衣以文锦，导以鼓吹，耀诸城下，酋令介讹遇乃出降。进东上阁门使、宁州刺史，以年请老，不许，又进四方馆使、荣州团练使。

永乐之役，献谋皆不用。城既陷，其孙昌裔欲援之从间道出，永能叹曰：“吾结发从事西羌，战未尝挫，今年已七十，受国大恩，恨无以报，此吾死所也。”顾易一卒敝衣，战而死。其子世亮与昌裔求得尸以归。诏赠房州观察使，录世亮为忠州刺史，诸孙皆侍禁殿直。

永能家世州将，所领多故部曲，拊之有恩惠，遇敌则身先之。下有伤者，载以己副马，故能得士死力。远近喜言其事，称之曰“老高”。及死，边人无不痛惜。尝过其远祖唐绥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庙，得画像及神道碑上之，诏即所在赐田三十顷，以奉祭祀。

永能之亡，延州将皇城使寇伟亦力战而没，赠均州防御使。

沈起，字兴宗，明州鄞人。进士高第，调滁州判官，与监真州转般仓。闻父病，委官归侍，以丧免，有司劾其擅去。终丧，荐书应格当迁用，帝谓辅臣曰：“观过知仁。今由父疾而致罪，何以厚风教而劝天下之为人子者。”乃特迁之，知海门县。

县负海地卑，间岁海潮至，冒民田舍，民徙以避，弃其业。起为筑堤百里，引江水灌溉其中，田益辟，民相率以归，至立祠以报。御史中丞包拯举为监察御史。吏部格，选吏以赃私结法，无轻重终身不迁。起论其情可矜者，可限年叙用，遂著为令。立县令考课法，设河渠司领诸道水政，乞采汉故事，择卿大夫子弟入宿卫，选贤良文学高第给事宫省，勿专任宦官，宗室袒免亲令补外官，复府兵，汰冗卒，书数十上。以论兴国铁

官事不合，出通判越州，改知蕲、楚二州。

京东岁饥盗起，除提点刑狱。至，则开首赎法携其伍，盗内自睽疑，转相束缚唯恐后。改开封府判官，为湖南转运使。凡羽毛、筋革、舟楫、竹箭之材，多出所部，取于民无制，吏挟为奸。起会其当用，自与商人贸易，所省什六七。召为三司盐铁副使，直舍人院。

熙宁三年，韩绛使陕西，加起集贤殿修撰、陕西都转运使。庆州军变，将寇长安，起率兵讨平之。会韩绛城绥州不利，起亦罢知江宁府。入知吏部流内铨。奉使契丹，至王庭，其位著乃与夏使等，起曰：“彼陪臣尔，不当与王人齿。”辞不就列，遂升东朝使者，自是为定制。六年，拜天章阁待制、知桂州。

自王安石用事，始求边功，王韶以熙河进，章惇、熊本亦因此求奋。是时，议者言交趾可取，朝廷命萧注守桂经略之。注盖造谋者也，至是，复以为难。起言：“南交小丑，无不可取之理。”乃以起代注，遂一意事攻讨。妄言密受旨，擅令疆吏入溪洞，点集土丁为保伍，授以陈图，使岁时肄习。继命指使因督饷盐之海滨，集舟师寓教水战。故时交人与州县贸易，悉禁止之。于是交趾益贰，大集兵丁谋入寇。

苏缄知邕州，以书抵起，请止保甲，罢水运，通互市。起不听，劾缄沮议，起坐边议罢。命刘彝代之以守广，日遏绝其表疏，于是交人疑惧，率众犯境，边陷廉、白、钦、邕四州，死者数十万人。事闻，贬起团练使，安置郢州，徙越，又徙秀而卒。

起生平喜谈兵，尝以兵法谒范仲淹，仲淹器其材，注孙武书以自见，卒用此败。

刘彝，字执中，福州人。幼介特，居乡以行义称。从胡瑗学，瑗称其善治水，凡所立纲纪规式，彝力居多。第进士，为

邵武尉，调高邮簿，移胸山令。治簿书，恤孤寡，作陂池，教种艺，平赋役，抑奸猾，凡所以惠民者无不至。邑人纪其事，目曰“治范”。

熙宁初，为制置三司条例官属，以言新法非便罢。神宗择水官，以彝悉东南水利，除都水丞。久雨汴涨，议开长城口，彝请但启杨桥斗门，水即退。为两浙转运判官。知虔州，俗尚巫鬼，不事医药。彝著《正俗方》以训，斥淫巫三千七百家，使以医易业，俗遂变。加直史馆，知桂州。禁与交人互市，交阯陷欽、廉、邕三州，坐贬均州团练副使，安置随州。又除名为民，编隶涪州，徙襄州。元祐初，复以都水丞召还，病卒于道，年七十。著《七经中义》百七十卷，《明善集》三十卷，《居阳集》三十卷。

论曰：兵，凶器也，虽圣人犹曰未学。轻敌寡谋，鲜有不自焚者。永乐之陷，安南之畔，死者百万，罹祸甚惨，良由数人者不自量度，以开边衅。禧、稷、永能之死，宜矣。起执议益坚，妄意轻举，虽贬官莫赎其责。彝不能行所学，而规规然蹈前车之辙，以济其过，焉得无罪？

熊本，字伯通，番阳人。儿时知学，郡守范仲淹异其文。进士上第，为抚州军事判官，稍迁秘书丞、知建德县。县令顷包鱼池为圭田，本弛以与民。

熙宁初，上书言：“陛下师用贤杰，改修法度，得稷、离、皋、夔之佐。”由是提举淮南常平、检正中书礼房事。

六年，泸州罗、晏夷叛，诏察访梓、夔，得便宜治夷事。本尝通判戎州，习其俗，谓：“彼能扰边者，介十二村豪为乡导尔。”以计致百余人，梟之泸川，其徒股栗，愿矢死自赎。本请于朝，宠以刺史、巡检之秩，明示劝赏，皆踊跃顺命，独柯阴一酋不至。本合晏州十九姓之众，发黔南义军强弩，遣大

将王宣、贾昌言率以进讨。贼悉力旅拒，败之黄葛下，追奔深入。柯阴窘，乞降，尽籍丁口、土田及其重宝善马，归之公上，受贡职。于是乌蛮罗氏鬼主诸夷皆从风而靡，愿世为汉官奴。迁刑部员外郎、集贤殿修撰、同判司农寺。神宗劳之曰：“卿不伤财，不害民，一旦去百年之患，至于檄奏详明，近时鲜俪焉。”赐三品服。西南用兵蛮中始此。

蔡京时为秀州推官，本言其学行纯茂，练习新法，荐为干当公事。河、湟初复，本为秦凤路都转运使。熙河法禁阔略，蓄积不支岁月，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员，岁减浮费数十万。

渝州南川獠木斗叛，诏本安抚。本进营铜佛坝，抗其尤，焚积聚，以破其党。木斗气索，举溱州地五百里来归，为四砦九堡，建铜佛坝为南平军。初，熟獠王仁贵以木斗亲系狱，本释其缚置麾下，至是推锋先登。大臣议加本天章阁待制，帝曰：“本之文，朕所自知，当典书命。”遂知制诰。帝数称其文有体，命院吏别录以进。

又上疏云：“天下之治，有因有革，期于趣时适治而已。议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说，文苟简因循之治，天下之吏因以安常习故为俗，奋言纳忠者，悠悠之徒相与蹙额盱衡而诋骂之。陛下出大号，发大政，可谓极因革之理。然改制之始，安常习故之群圜视四起，交欢而合噪，或诤于廷，或谤于市，或投劾引去者，不可胜数。陛下烛见至理，独立不夺，今虽少定，彼将伺隙而逞。愿陛下深念之，勿使噪欢之众有以窥其间，而终万世难就之业，天下幸甚。”本之意，专以媚王安石也。

范子渊创浚河之役，文彦博争之，命本行视，议如彦博。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。居三年，起知滁州，改广州，召为工部侍郎。宜州蛮扰边，道除龙图阁待制、知桂州。至则谕溪洞酋长，戒边吏勿生事，请选将练兵代戍，益市马以足骑兵，宜州

遂无事。民蔡宝 全扇龙蕃与峒户相仇杀，欲引兵致讨以为功。本质之，色动，缚而投之海。蛮夷以为神。

谍告交人明年将入寇，使者实其言，诏访，本曰：“使者在道，安得此？藉使有谋，何自先知之？”已而果妄。是时，既以顺州赐李乾德，疆画未正，交人缘是辄暴勿阳地而逐侬智会。智会来乞师，本檄问状，乾德敛兵谢本，因请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赐之，南荒遂安。

转运判官许彦先议通湖南盐于西广，计口授民，度可得息三十万。本言：“桂管民贫地瘠，恐不堪命。”议遂格。入为吏部侍郎。逾年，力请外，仍请制、知洪州。言者谓本弃八洞为失谋，夺一官，徙杭州、江宁府，再知洪州。召还，卒于道。有文集、奏议共八十卷。

萧注，字岩夫，临江新喻人。磊落有大志，尤喜言兵。常言：“四方有事，吾将兵数万，鼓行其间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岂不快哉！”

举进士，摄广州番禺令。侬智高围州数月，方舟数百攻城南，势危甚。注自围中出，募海滨壮士，得二千人，乘大舶集上流，因颶风起，纵火焚贼舟，破其众。即日发县门纳援兵，民持牛酒、刍粮相继入，城中人始有生意。自是每战以胜归。蒋偕上其功，擢礼宾副使、广南驻泊都监。贼还据邕管，余靖患其啸诱诸洞，以属注。注挺身入蛮中，施结恩信。狄青师次宾州，召会诸将，疑注倚贼声势为奸利，欲诛之。注觉，托为游辞，不肯往。贼破，青始闻注前功，以知邕州。

智高走大理国，母与二弟寓特磨道。注帅师往讨，获一裨将。引致卧内，与之语，具得贼情，悉擒送阙下。拜西上阁门副使。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，至则已为其国所杀，函首归献。转为使。

居邕数年，阴以利啖广源群蛮，密缮兵甲，乃上疏曰：“交阯虽奉朝贡，实包祸心，常以蚕食王土为事。往天圣中，郑天益为转运使，尝责其擅赋云河洞。今云河乃落蛮数百里，盖年侵岁吞，驯致于是。臣已尽得其要领，周知其要害。今不取，异日必为中国忧。愿驰至京师，面陈方略。”未报，而甲洞申绍泰犯西平，五将被害。谏官论注不法致寇，罢为荆南钤辖、提点刑狱。李师中又劾其沮威嗜利，略智高阩民为奴，发洞丁采黄金无帐籍可考。中使按验颇有实，贬泰州团练副使。淮南转运使言：“注椎牛屠狗，招集游士，部勒为兵，教之骑射，请徙大州以縻之。”诏改镇南军节度副使。

近臣有讼注广州功者，起为右监门将军、邠州都监。熙宁初，以礼宾使知宁州。环庆李信之败，列城皆坚壁，注独启关夜宴如平时。复阁门使，管干麟府军马。辞云：“身本书生，差长拊纳，不闲战斗，惧无以集事。”时有言“交人挫于占城，众不满万，可取也”。遂以注知桂州。

入觐，神宗问攻取之策，对曰：“昔者臣有是言，是时溪洞之兵，一可当十；器甲坚利，亲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。今两者不如昔，交人生聚教训十五年矣，谓之‘兵不满万’，妄也。”既至桂，种酋皆来谒。注延访山川曲折，老幼安否，均得其欢心，故李乾德动息必知之。然有献征南策者，辄不听。会沈起以平蛮自任，帝使代注而罢，注归，卒于道，年六十一。诏优录其子，贖绢三百。

注有胆气，嗜杀，而能相人。自陕西还，帝问注：“韩绛为安抚使，施設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庙算深远，臣不能窥。然知绛当位极将相。”帝喜曰：“果如卿言，绛必成功。”问王安石，曰：“安石牛目虎顾，视物如射，意行直前，敢当天下大事。然不如绛得和气为多，惟气和能养万物尔。”王韶为建昌

参军，注曰：“君他日类孙沔，但寿不及。”后皆如其言。

陶弼，字商翁，永州人。少倜傥，放宕吴中。行山间，有双鲤戏溪水上，伫观之。傍一老父顾曰：“此龙也，行且斗，君宜亟去。”去百步许，雷大震而雨，岸圯木拔。又出大云，仓卒遇风暴怒，二十七艘同时溺，独弼舟得济，人以是异之。一见丁谓，谓妻以宗女，因从学兵法，能持论纵横。庆历中，杨敞讨湖南徭，弼上谒，敞授之兵使往袭，大破之。以功得阳朔主簿。

侂智高犯南海，敞为安抚使，辟参军谋。使下英江会诸将议击，未至，智高解去。弼舍舟，从其徒数十人，间关步出赴敞。次临贺，大将蒋偕适战死，余众畏亡将被诛，多降贼。弼数与之遇，亟矫敞命揭榜道上，谕使归，许以不死，凡得千五百人。府罢，调阳朔令。课民植木官道旁，夹数百里，自是行者无夏秋暑暍之苦，它郡县悉效之。摄兴安令。移书说桂守萧固浚灵渠以通漕，不听；至李师中，卒浚之。师征安南，馈餉于是乎出，大为民利。

知宾、容、钦三州，换崇仪副使，迁为使，知邕州。邕经侂寇，井隧荡然，人不乐其生。弼绥辑惠养，至忘其勤。诸峒献土物求内附，弼降意抚答，谢其贽，皆感悦无犯边者。邕地卑下，水易集，夏大雨弥月，弼登城以望，三边皆漫为陂泽，亟窒垠江三门，谕兵民即高避害。俄而水大至，弼身先版畝，召僚吏赋役，为土囊千余置道上，水果从窾入，随塞之。城虽不坏，而人皆乏食，则为发廩以振于内，方舟以饘于外，水不及女墙者三板，旬有五日乃退，公私一无所死亡。自横、浔以东数州皆没。弼久于邕，请便郡，徙鼎州。章惇经理五溪蛮事，荐为辰州，迁皇城使。降北江彭师宴，授忠州刺史。

郭逵南征，转弼康州团练使，复知邕州。民再罹祸乱，散

匿山谷，弼率百骑深入左江峒，民知其至，扶老携幼以归。逵帅官军临富良江，使弼殿。交人纳款，逵欲班师，恐为所袭。乃以计夜起，军不整，骑步相蹈藉乱行。贼隔江阴伺覘，知弼殿，弗敢追。弼申令帐下毋动，迟明，结队徐行，逵赖以善还。建所得广源峒为顺州，桃榔为县。进弼西上阁门使，留知顺州。

州去邕二千里，多毒草瘴雾，戍卒死者什七八，弼亦疾甚，然蚤莫劳军，视其良苦，意气激扬，士莫不感泣，强奋起为用。交人袭取桃榔，扬声欲图州，独难弼。弼素得人心，贼动息皆先知。获间谍不杀，谕以逆顺，纵之去，恩威两施，以是终弼在不敢犯。加东上阁门使，未拜而卒。诏录其家五人。

弼能为诗，好士乐施，所得俸禄，悉以与人，家至贫不恤也。既死，妻在乡里，僦屋以居。

林广，莱州人。以捧日军卒为行门，授内殿崇班，从环庆蔡挺麾下。李谅祚寇大顺城，广射中之。李信败于荔原，广引兵西入，破十二盘，攻白豹、金汤，皆先登。夜过洛河，夏人来袭，广扬声选强弩列岸侧，实卷甲疾趋，夏人疑不敢渡。尝护中使临边，将及乌鸡川，遽率众循山行。道遇熟羌以险告，广不答，夏人果伏兵于川，计不行而去。告者乃谍也。

夏人围柔远城，广止守，戒士卒即有变毋得轻动。火夜起积薪中，众屯守自若。明日，敌至马平川，大持攻具来。广被甲启他门鼓而出，若将夺其马，敌舍城救马，广复入，益修守备，夜募死士斫其营。夏人数失利，始引退。累迁礼宾使。韩绛奏为本道将。

庆兵据北城叛，广在南城，望其众进退不一，曰：“是不举军乱也。”挺身缒城出其后，谕以逆顺，皆投兵听命。出者财三百人，广语余众曰：“乱者去矣，汝曹事我久，能听命，不唯得活，仍有功。”得百余人。激厉要束，使反攻城下兵，

禽戮皆尽，遂平北城。出追乱者，至石门山与之遇，谕之不肯降；纵兵尾击，敌知不得免，始请命。广曰：“不从吾言，今窘而就死，非降也。”悉斩之。迁本路都监。诏入对，神宗奖金汤、石门之功，慰赐甚厚，将使开熙河。辞以不习洮、陇事，乃迁钤辖使，还徙鄜延。攻踏白城，功最，迁皇城使。进讨洮羌，加帝御器械、环庆副都总管。安南用师，诣阙请行。帝曰：“南方卑湿。知卿病足，西边方开拓，宜复归。”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英州刺史。边臣或言：“往者刘平因救邻道战没，今宜罢援兵。”广曰：“此乃制贼长计也。使贼悉力寇一路，而他道不救，虽古名将亦无能为已。平之所以败，非出援罪。”乃止。

再转步军都虞候。韩存宝讨泸蛮乞弟，逗挠不进，诏广代之。广至，阅兵合将，搜人材勇怯，三分之，日夕肄习，间椎牛享犒，士心皆奋。遣使开晓乞弟，仍索所亡卒。乞弟归卒七人，奏书降而身不至。乃决策深入，陈师泸水，率将吏东乡再拜。誓之曰：“朝廷以存宝用兵亡状，使我代之，要以必禽渠魁。今孤军远略，久驻贼境，退则为戮，冒死一战，胜负未可知。纵死，犹有赏，愈于退而死也。与汝等戮力而进，可乎？”众皆踊跃。广挟所得渠帅及质子在军，而令以次酋护饷，以是入箐道而无钞略之患。师行有二途，从纳溪抵江门近而险，从宁远抵乐共坝远而平。蛮意官军必出江门，盛兵阻隘；而师趋乐共，蛮不能支，皆遁去。广分兵绕帽溪，掩江门后，破其险，水际皆通行，益前进，每战必捷。次落婆远，乞弟遣叔父阿汝约降求退舍，又约不解甲。广策其有异，除阜为坛，距中军五十步，且设伏。明日，乞弟拥千人出降，匿弩士毡裘，犹豫不前谢恩。广发伏击之，蛮奔溃，斩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。乞弟以所乘马授弟阿字，大将王光祖追斩之，军中争其尸，乞

弟得从江桥下脱走。得其种落三万，进次归徕州，穷探巢穴，发故酋甫望个恕冢。天寒，士多堕指，而乞弟竟不可得。监军先受密诏，听引兵还，遂班师。

拜卫州防御使、马军都虞候。西兵未解，上疏求面陈方略。及入见，言：“韩存宝虽有罪，功亦多，以今日朝廷待诸将，存宝不至死。”广还部，至阆乡，疽发断颈卒，年四十八。

广为人有风义，轻财好施，学通《左氏春秋》。临事持重，长于料敌，以智损益《八陈图》，又撰约束百余条列上，边地颇推行之。其名闻于西夏。秉常母梁氏将内侮，论中国将帅，独畏广，闻其南征，乃举兵。然在泸以敕书招蛮，既降而杀之，此其短也。遄被恶疾死，或以为杀降之报云。

论曰：宋太宗既厌兵，一意安边息民，海内大治。真宗、仁宗深仁厚泽，涵煦生民，然仁文有余，义武不足，盖是时中国之人，不见兵革之日久矣。于是契丹、西夏起为边患，乃不吝缗帛以成和好。神宗抚承平之运，锐焉有为，积财练兵，志在刷耻，故一时材智之士，各得暴其所长，以兴立事功，若熊本、萧注、陶弼、林广实然。本、注起身科第，弼能诗好士，广学通《左氏春秋》。昔孙权劝吕蒙学，文武岂二致哉！本上书以媚时相，广之征蛮，发冢杀降，君子疵之。

列传第九十四

种世衡 子古 谔 谊 孙朴 师道 师中

种世衡，字仲平，放之兄子也。少尚气节，昆弟有欲析其贵者，悉推与之，惟取图书而已。以放荫补将作监主簿，累迁太子中舍。

尝知泾阳县，里胥王知谦以奸利事败，法当徙，遁去。比郊赦辄出，世衡曰“送府则会赦”，杖其脊而请罪于府，知府李谿奏释之。后通判凤州。州将王蒙正，章献后姻家也，所为不法。尝干世衡以私，不听，蒙正怒，乃诱知谦讼冤而阴助之，世衡坐流襄州，徙汝州。弟世材上一官以赎，为孟州司马。久之，龙图阁直学士李紘为辨其诬，宋绶、狄棐继言之，除卫尉寺丞，历监随州酒，签书同州、鄜州判官事。

西边用兵，守备不足。世衡建言，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，请因其废垒而兴之，以当寇冲，右可固延安之势，左可致河东之粟，北可图银、夏之旧。朝廷从之，命董其役。夏人屡出争，世衡且战且城之。然处险无泉，议不可守。凿地百五十尺，始至于石，石工辞不可穿，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钱，卒得泉。城成，赐名青涧城。迁内殿崇班、知城事。开营田二千顷，募商贾，贷以本钱，使通货赢其利，城遂富实。间出行部族，慰劳酋长，或解与所服带。尝会客饮，有得敌情来告者，即以饮器予之，繇是属羌皆乐为用。再迁洛苑副使、知环州。

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，素屈强，未尝出谒郡守，闻世衡至，遽郊迎。世衡与约，明日当至其帐，往劳部落。是夕大雪，深三尺。左右曰：“地险不可往。”世衡曰：“吾方结诸羌以信，不可失期。”遂缘险而进。奴讹方卧帐中，谓世衡必不能至，世衡蹴而起，奴讹大惊曰：“前此未尝有官至吾部者，公乃不疑我耶！”率其族罗拜听命。

羌酋慕恩部落最强，世衡尝夜与饮，出侍姬以佐酒。既而世衡起入内，潜于壁隙中窥之。慕恩窃与侍姬戏，世衡遽出掩之，慕恩惭惧请罪。世衡笑曰：“君欲之耶？”即以遗之，由是得其死力。诸部有贰者，使讨之无不克。有兀二族，世衡招之不至，即命慕恩出兵诛之。其后百余帐皆自归，莫敢贰。因令诸族置烽火，有急则举燧，介马以待。

葛怀敏败，率羌兵数千人以振泾原，无敢后者。尝课吏民射，有过失，射中则释其罪；有辞某事、请某事，辄因中否而与夺之。人人自厉，皆精于射，繇是数年敌不敢近环境。

迁东染院使、环庆路兵马钤辖。范仲淹檄令与蒋偕筑细腰城，世衡时卧病，即起，将所部甲士昼夜兴筑，城成而卒。

初，世衡在青涧城，元昊未臣，其贵人野利刚浪 凌、遇乞兄弟有材谋，皆号大王。亲信用事，边臣欲以谋间之。庆历二年，鄜延经略使庞籍，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，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，而泾原路王沿、葛怀敏亦遣人持书及金宝以遣遇乞。会刚浪 凌令浪埋、赏乞、媚娘等三人诣世衡请降，世衡知其诈，曰：“与其杀之，不若因以为间。”留使监商税，出入骑从甚宠。有僧王光信者，趫勇善骑射，习知蕃部山川道路。世衡出兵，常使为乡导，数荡族帐，奏以为三班借职，改名嵩。世衡为蜡书，遣嵩遗刚浪 凌，言浪埋等已至，朝廷知王有向汉心，命为夏州节度使，奉钱月万缗，旌节已至，趣其归附，

以枣缀画龟，喻其早归之意。刚浪 麦得书大惧，自所治执嵩归元昊。元昊疑刚浪 麦贰己，不得还所治，且锢嵩弃中。使其臣李文贵以刚浪 麦旨报世衡，且言不达所遗书意，或许通和，愿赐一言。世衡以白籍。时朝廷已欲招拊，籍召文贵至，谕以国家宽大开纳意，纵使还报。元昊得报，出嵩，礼之甚厚，使与文贵偕来。自是继遣使者请降，遂称臣如旧。世衡闻野利兄弟已诛，为文越境祭之。籍疏嵩劳，具言元昊未通时，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，遂成猜贰，因此与中国通，请优进嵩官。迁三班奉职。后嵩因对自陈，又进侍禁、阁门祗候。

世衡死，籍为枢密使。世衡子古上书讼父功，为籍所抑。古复上书，遂赠世衡成州团练使，诏流内铨授古大县簿尉，押还本贯。籍既罢，古复辩理，下御史考验，以籍前奏王嵩疏为定。诏以其事付史官，听古从官便郡。

世衡在边数年，积谷通货，所至不烦县官益兵增馈。善抚养士卒，病者遣一子专视其食饮汤剂，以故得人死力。及卒，羌酋朝夕临者数日，青涧及环人皆画像祠之。子古、谔、诊，皆有将材。关中号曰“三种”。谊，其幼子也。孙朴、师道、师中。

古字大质，少慕从祖放为人，不事科举。当任官，辞以与弟，时称“小隐君”。世衡卒，录古为天兴尉，累转西京左藏库副使、泾原路都监、知原州。

羌人犯塞，古御之。斩级数百。筑城镇戎之北，以据要害。神宗召对，迁通事舍人，官其三弟。与弟斩破坏州折姜会，斩首二千级，迁西上阁门副使。民有损直鬻田于熟羌以避役者，古按其状，得良田三千顷，丁四千，悉刺为民兵。历环庆、永兴军路钤辖。

坐讼范纯仁不当，夺一官，知宁州，徙镇戎军。熙河师十

万道境上，须刍粮，僚佐以他路为言。古曰：“均王师也。”命给之。又徙鄜、隰二州，卒，年七十。

古明达孝义。弟谔坐擅兴系狱，乞纳官赎其罪。世衡遗张问田千亩，问返之，而世衡死，古终不复受。然世衡受知于范仲淹，因立青涧功，而古以私憾讼纯仁，士论少之。

谔字子正，以父任累官左藏库副使，延帅陆诜荐知青涧城。夏酋令 凌内附，诜恐生事，欲弗纳，谔请纳之。夏人来索，诜问所以报，谔曰：“必欲令 凌，当以景询来易。”乃止。询者，中国亡命至彼者也。

夏将崑名山部落在故绥州，其弟夷山先降，谔使人因夷山以诱之，赂以金盂，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许降，而名山未之知也。谔即以闻，诏转运使薛向及陆诜委谔招纳。谔不待报，悉起所部兵长驱而前，围其帐。名山惊，援枪欲斗，夷山呼曰：“兄已约降，何为如是？”文喜因出所受金盂示之，名山投枪哭，遂举众从谔而南。得酋领三百、户万五千、兵万人。将筑城，诜以无诏出师，召谔还。军次怀远，晨起方栉，敌四万众坌集，傅城而陈。谔开门以待，使名山帅新附百余人挑战，谔兵继之，鼓行而出。至晋祠据险，使偏将燕达、刘甫为两翼，身为中军，乃闭垒，悉老弱乘城鼓噪以疑贼。已而合战，追击二十里，俘馘甚众，遂城绥州。诜劾谔擅兴，且不禀节制，欲捕治，未果而诜徙秦。言者交攻之，遂下吏，贬秩四等，安置随州。会侯可以言水利入见，神宗问其事，对曰：“种谔奉密旨取绥而获罪，后何以使人？”帝亦悔，复其官。

韩绛宣抚陕西，用为鄜延钤辖。绛城啰兀，规横山，令谔将兵二万出无定川，命诸将皆受节度，起河东兵会银州。城成而庆卒叛，诏罢师，弃啰兀，责授汝州团练副使。再贬贺州别驾，移单州，又移华州。绛再相，讼其前功，复礼宾副使、知

岷州。董毡将鬼章聚兵于洮、岷，新羌多叛，谔讨袭诛之。从李宪出塞，收洮州，下逋宗、讲珠、东宜诸城，掩击至大河，斩首七千级。

迁东上阁门使、文州刺史、知泾州，徙鄜延副总管。上言：“夏主秉常为其母所囚，可急因本路官捣其巢穴。”遂入对，大言曰：“夏国无人，秉常孺子，臣往持其臂以来耳。”帝壮之，决意西讨，以为经略安抚副使，诸将悉听节制。谔即次境上，帝以谔先期轻出，使听令于王中正。敌屯兵夏州，谔率本路并畿内七将兵攻米脂，三日未下。夏兵八万来援，谔御之无定川，伏兵发，断其首尾，大破之，降守将令介讹遇。捷书闻，帝大喜，群臣称贺，遣中使谕奖，而罢中正。谔留千人守米脂，进次银、石、夏州，不见敌。始，被诏当会灵武，谔迂枉不进，士卒饥惫，欲以粮运不继归罪转运使李稷。驻军麻家平，大校刘归仁以众溃，诏令班师。犹迁凤州团练使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。

谔谋据横山之志未已，遣子朴上其策。帝召朴问状，擢为阁门祗候。将进城横山，命徐禧、李舜举使鄜延计议。谔言：“横山延袤千里，多马宜稼，人物劲悍善战，且有盐铁之利，夏人恃以为生；其城垒皆控险，足以守御。今之兴功，当自银州始。其次迁宥州，又其次修夏州，三郡鼎峙，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。又其次修盐州，则横山强兵战马、山泽之利，尽归中国。其势居高，俯视兴、灵，可以直覆巢穴。”而禧与沈括定义移银州，城永乐，与谔始谋异，乃奏留谔守延。既而永乐受围，谔观望不救，帝冀其后效，置不问，且虞贼至，就命知延州。疽发背卒，年五十七。

谔善驭士卒，临敌出奇，战必胜，然诈诞残忍，左右有犯立斩，或先刳肺肝，坐者掩面，谔饮食自若。敌亦畏其敢战，

故数有功。李稷之馈军也，旦入谿营，军吏鸣鼓声喏。谿呼问吏曰：“军有几帅？要当借汝头以代运使。”即叱斩之。稷惶怖遽出。尝渡河，猝遇敌，给门下客曰：“事急矣，可衣我衣，乘我马，从旗鼓千骑，亟趋大军。”客信之，敌以为谿，追之，几不免。自熙宁首开绥州，后再举西征，皆其兆谋，卒致永乐之祸。议者谓谿不死，边事不已。

谊字寿翁。熙宁中，古入对，神宗问其家世，命谊以官。从高遵裕复洮、岷，又平山后羌，至熙河副将。

使青唐，董毡遣鬼章迎候境上，取道故为回枉，以夸险远。谊固习其地里，诮之曰：“尔跳梁坎井间，谓我不知远近邪？”命趋便道。鬼章怒，胁以兵，谊声气不动，卒改涂。外为路都监。自兰州渡河讨贼，斩首六百，累转西京使。元祐初，知岷州。鬼章诱杀景思立，后益自矜，大有窥故土之心，使其子诣宗哥请益兵入寇，且结属羌为内应。谊刺得其情，上疏请除之。诏遣游师雄就商利害，遂与姚兕合兵出讨。羌迎战，击走之，追奔至洮州。谊亟进攻，晨雾蔽野，跬步不可辨。谊曰：“吾军远来，彼固不知厚薄，乘此可一鼓而下也。”遂亲鼓之。有顷，雾霁，先登者已得城，鬼章就执。谊戏问之曰：“别后安否？”不能对，徐谓人曰：“我生恶种使，今日果为所擒。天不使我复有故土，命也。”遂俘以归。拜西上阁门使、康州刺史，徙知鄜州。

夏人犯延安，赵离使谊统诸将。敌闻谊至，皆溃去。延人谓：“得谊，胜精兵二十万。”进熙河钤辖、知兰州。兰与通远皆绝塞，中间保障不相接，腴田多弃不耕，谊请城李诺平以扼冲要。会迁东上阁门使、保州团练使，卒，年五十五。

谊倜傥有气节，喜读书。莅军整严，令一下，死不敢避；遇敌，度不胜不出，故每战未尝负败。岷羌酋包顺、包诚恃功

骄恣，前守务姑息，谊至，厚待之。适有小过，叱下吏，将置法，顺、诚叩头伏罪，愿效命以赎，乃使输金出之，群羌畏惕。及洮州之役，二人功最多。

朴以父任右班殿直，积劳，迁至皇城使、昌州刺史，徙熙河兰会钤辖兼知河州，安抚洮西沿边公事。

河南蕃部叛，属羌阿章率他族拒官军，熙帅胡宗回使朴出讨。时朴至州才二日，以贼锋方锐，且盛寒，欲姑徐之，而宗回驰檄至六七，不得已，遂出兵。羌知朴来，伏以待。朴遇伏，首尾不相应，朴殊死战，为贼所杀，以马负其尸去。羌乘胜追北。师还遇隘，壅阨不得行。偏将王舜臣者善射，以弓卦臂，独立败军后。羌来可万骑，有七人介马而先。舜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，不先殪之，吾军必尽。乃宣言曰：“吾令最先行者眉间插花。”引弓三发，陨三人，皆中面；余四人反走，矢贯其背。万骑号眙莫敢前，舜臣因得整众。须臾，羌复来。舜臣自申及酉，抽矢千余发，无虚者。指裂，血流至肘。薄暮，乃得逾隘。将士气夺，无敢复言战。当是时，微舜臣则师殄矣。事闻，赠朴雄州防御使，官其后十人。

师道字彝叔。少从张载学，以荫补三班奉职，试法，易文阶，为熙州推官、权同谷县。县吏有田讼，弥二年不决。师道繙阅案牘，穷日力不竟，然所讼止母及兄而已。引吏诘之曰：“母、兄，法可讼乎。汝再期扰乡里足未？”吏叩头服罪。

通判原州，提举秦凤常平。议役法忤蔡京旨，换庄宅使、知德顺军。又谓其诋毁先烈，罢入党籍，屏废十年。以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、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。夏国画境，其人焦彦坚必欲得故地，师道曰：“如言故地，当以汉、唐为正，则君家疆土益蹙矣。”彦贤无以对。

童贯握兵柄而西，翕张威福，见者皆旅拜，师道长揖而已。

召诣阙，徽宗访以边事，对曰：“先为不可胜，来则应之。妄动生事，非计也。”贯议徙内郡弓箭手实边，而指为新边所募。帝复访之，对曰：“臣恐勤远之功未立，而近扰先及矣。”帝善其言，赐袭衣、金带，以为提举秦凤弓箭手。时五路并置官，帝谓曰：“卿，吾所亲擢也。”贯滋不悦，师道不敢拜，以请，得提举崇福宫。久之，知西安州。

夏人侵定边，筑佛口城，率师往夷之。始至渴甚，师道指山之西麓曰：“是当有水。”命工求之，果得水满谷。累迁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洺州防御使、知渭州。督诸道兵城席苇，土赋工，敌至，坚壁葫芦河。师道陈于河浒，若将决战者。阴遣偏将曲克径出横岭，扬言援兵至，敌方骇顾，杨可世潜军军其后，姚平仲以精甲衷击之，敌大溃，斩首五十级，获橐驼、马牛万计，其酋仅以身免。卒城而还。

又诏帅陕西、河东七路兵征臧底城，期以旬日必克。既薄城下，敌守备甚固。官军小怠，列校有据胡床自休者，立斩之，尸于军门。令曰：“今日城不下，视此。”众股栗，噪而登城，城即溃，时兵至才八日。帝得捷书喜，进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应道军承宣使。

从童贯为都统制，拜保静军节度使。贯谋伐燕，使师道尽护诸将。师道谏曰：“今日之举，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，又乘之而分其室焉，无乃不可乎？”贯不听。既次白沟，辽人噪而前，士卒多伤。师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，赖以不大败。辽使来请曰：“女真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恶也。今射一时之利，弃百年之好，结豺狼之邻，基他日之祸，谓为得计可乎？救灾恤邻，古今通义，惟大国图之。”贯不能对，师道复谏宜许之，又不听，密劾其助贼。王黼怒，责为右卫将军致仕，而用刘延庆代之。延庆败绩于卢沟，帝思其言，起为宪州刺史、知环州，

俄还保静军节度使，复致仕。

金人南下，趣召之，加检校少保、静难军节度使、京畿河北制置使，听便宜檄兵食。师道方居南山豹林谷，闻命即东。过姚平仲，有步骑七千，与之俱北。至洛阳，闻鞞离不已屯京城下，或止勿行曰：“贼势方锐，愿少驻汜水，以谋万全。”师道曰：“吾兵少，若迟回不进，形见情露，祇取辱焉。今鼓行而前，彼安能测我虚实？都人知吾来，士气自振，何忧贼哉！”揭榜沿道，言种少保领西兵百万来。遂抵城西，趋汴水南，径逼敌营。金人惧，徙砦稍北，敛游骑，但守牟驼冈，增垒自卫。

时师道春秋高，天下称为“老种”。钦宗闻其至，喜甚，开安上门，命尚书右丞李纲迎劳。时已议和，入见，帝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女真不知兵，岂有孤军深入入境而能善其归乎？”帝曰：“业已讲好矣。”对曰：“臣以军旅之事陛下，余非所敢知也。”拜检校少傅、同知枢密院、京畿两河宣抚使，诸道兵悉隶焉。以平仲为都统制。师道时被病，命毋拜，许肩舆入朝。金使王訥在廷颀颀，望见师道，拜跪稍如礼。帝顾笑曰：“彼为卿故也。”京城自受围，诸门尽闭，市无薪菜。师道请启西、南壁，听民出入如常。金人有擅过偏将马忠军者，忠斩其六人。金人来诉，师道付以界旗，使自为制，后无有敢越俦者。又请缓给金币，使彼情归，扼而歼诸河，执政不可。

种氏、姚氏皆为山西巨室，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。平仲虑功名独归种氏。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达于上。李纲主其议，令城下兵缓急听平仲节度。帝日遣使趣师道战，师道欲俟其弟秦凤经略使师中至，奏言过春分乃可击。时相距才八日，帝以为缓，竟用平仲斫营，以及于败。既败，李邦彦议割三镇，师

道争之不得。李纲罢，太学诸生、都人伏阙愿见种、李，诏趣使弹压。师道乘车而来，众褰帘视之，曰：“果我公也。”相率声喏而散。

金师退，乃罢为中太一宫使。御史中丞许翰见帝，以为不宜解师道兵柄。上曰：“师道老矣，难用，当使卿见之。”令相见于殿门外。师道不语，翰曰：“国家有急，诏许访所疑，公勿以书生之故不肯谈。”师道始言：“我众彼寡，但分兵结营，控守要地，使彼粮道不通，坐以持久，可破也。”翰叹味其言，复上奏谓师道智虑未衰，尚可用。于是加检校少师，进太尉，换节镇洮军，为河北、河东宣抚使，屯滑州，实无兵自随。

师道请合关、河卒屯沧、卫、孟、滑，备金兵再至。朝论以大敌甫退，不宜劳师以示弱，格不用。既而师中战死，姚古败，朝廷震悚，召师道还。太原陷，又使巡边。次河阳，遇王汭，揣敌必大举，亟上疏请幸长安以避其锋。大臣以为怯，复召还。既至，病不能见。十月，卒，年七十六。帝临奠，哭之恸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京师失守，帝搏膺曰：“不用种师道言，以至于此！”金兵之始退也，师道申前议，劝帝乘半济击之，不从，曰：“异日必为国患。”故追痛其语。建炎中，加赠少保，谥曰忠宪。

师中字端孺。历知环、滨、邠州、庆阳府、秦州，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房州观察使，奉宁军承宣使。

金人内侵，诏提秦凤兵入援，未至而敌退，乃以二万人守滑。遣副姚古为河北制置使，古援太原，师中援中山、河间。或谓师中自磁、相而北，金人若下太行，则势不能自还，此段凝师于河上比也。时大臣立议矛盾，枢密主破敌，而三省令护出之。师中渡河，即上言：“粘罕已至泽州，臣欲由邢、相间

捷出上党，捣其不意，当可以逞。”朝廷疑不用。乾离不还，师中逐出境。粘罕至太原，悉破诸县，为锁城法困之，内外不相通。姚古虽复隆德、威胜，扼南北关，而不能解围。于是诏师中由井陘道出师，与古犄角，进次平定军，乘胜复寿阳、榆次，留屯真定。时粘罕避暑云中，留兵分就畜牧，覘者以为将遁，告诸朝。知枢密院许翰信之，数遣使督师中出战，且责以逗挠。师中叹曰：“逗挠，兵家大戮也。吾结发从军，今老矣，忍受此为罪乎！”即日办严，约古及张灏俱进，辎重赏犒之物，皆不暇从行。五月，抵寿阳之石坑，为金人所袭。五战三胜，回趋榆次，去太原百里，而古、灏失期不至，兵饥甚。敌知之，悉众攻，右军溃而前军亦奔。师中独以麾下死战，自卯至巳，士卒发神臂弓射退金兵，而赏赉不及，皆愤怒散去，所留者才百人。师中身被四创，力疾斗死。

师中老成持重，为时名将，诸军自是气夺。刘韜言：“师中闻命即行，奋不顾身，虽古忠臣，不过也。”请加优赠，以劝死国者。诏赠少师，谥曰庄愍。

论曰：宋愆五季藩镇之弊，稍用逢掖治边陲、领介冑。然兵势国之大事，非素明习，而欲应变决策于急遽危难之际，岂不仆哉。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涧，抚循士卒，威动羌、夏，诸子俱有将材，至师道、师中已三世，号山西名将。徽宗任宦竖起边衅，师道之言不售，卒基南北之祸。金以孤军深入，师道请迟西师之至而击之，长驱上党；师中欲出其背以掩之，可谓至计矣。李纲、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，动失机会，遂至大衄，而国随以败，惜哉！

列传第九十五

司马光 子康 吕公著 子希哲 希纯

司马光，字君实，陕州夏县人也。父池，天章阁待制。光生七岁，凛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爱之，退为家人讲，即了其大指。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。群儿戏于庭，一儿登瓮，足跌没水中，众皆弃去，光持石击瓮破之，水进，儿得活。其后京、洛间画以为图。仁宗宝元初，中进士甲科。年甫冠，性不喜华靡，闻喜宴独不戴花，同列语之曰：“君赐不可违。”乃簪一枝。

除奉礼郎，时池在杭，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，许之。丁内外艰，执丧累年，毁瘠如礼。服除，签书武成军判官事，改大理评事，补国子直讲。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，同知礼院。中官麦允言死，给卤簿。光言：“繁纓以朝，孔子且犹不可。允言近习之臣，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，给一品卤簿，其视繁纓，不亦大乎。”夏竦赐谥文正，光言：“此谥之至美者，竦何人，可以当之？”改文庄。加集贤校理。

从庞籍辟，通判并州。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，夏人蚕食其地，为河东患。籍命光按视，光建：“筑二堡以制夏人，募民耕之，耕者众则余贱，亦可渐纾河东贵余远输之忧。”籍从其策；而麟将郭恩勇且狂，引兵夜渡河，不设备，没于敌，籍得罪去。光三上书自引咎，不报。籍没，光升堂拜其妻如母，抚其子如昆弟，时人贤之。

改直秘阁、开封府推官。交趾贡异兽，谓之麟，光言：“真伪不可知，使其真，非自至不足为瑞，愿还其献。”又奏赋以风。修起居注，判礼部。有司奏日当食，故事食不满分，或京师不见，皆表贺。光言：“四方见、京师不见，此人君为阴邪所蔽；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，其为灾当益甚，不当贺。”从之。

同知谏院。苏辙答制策切直，考官胡宿将黜之，光言：“辙有爱君忧国之心，不宜黜。”诏置末级。

仁宗始不豫，国嗣未立，天下寒心而莫敢言。谏官范镇首发其议，光在并州闻而继之，且贻书劝镇以死争。至是，复面言：“臣昔通判并州，所上三章，愿陛下果断力行。”帝沉思久之，曰：“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？此忠臣之言，但人不敢及耳。”光曰：“臣言此，自谓必死，不意陛下开纳。”帝曰：“此何害，古今皆有之。”光退未闻命，复上疏曰：“臣向者进说，意谓即行，今寂无所闻，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不祥之事。小人无远虑，特欲仓卒之际，援立其所厚善者耳。‘定策国老’、‘门生天子’之祸，可胜言哉？”帝大感动曰：“送中书。”光见韩琦等曰：“诸公不及今定议，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，以某人为嗣，则天下莫敢违。”琦等拱手曰：“敢不尽力。”未几，诏英宗判宗正，辞不就，遂立为皇子，又称疾不入。光言：“皇子辞不赀之富，至于旬月，其贤于人远矣。然父召无诺，君命召不俟驾，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，宜必入。”英宗遂受命。

袞国公主嫁李玮，不相能，诏出玮卫州，母杨归其兄璋，主入居禁中。光言：“陛下追念章懿太后，故使玮尚主。今乃母子离析，家事流落，独无雨露之感乎？玮既黜，主安得无罪？”帝悟，降主沂国，待李氏恩不衰。进知制诰，固辞，改天

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。时朝政颇姑息，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，鞫官悖慢则退宰相，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，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。光言皆陵迟之渐，不可以不正。充媛董氏薨，赠淑妃，辍朝成服，百官奉慰，定谥，行册礼，葬给卤簿。光言：“董氏秩本微，病革方拜充媛。古者妇人无谥，近制惟皇后有之。卤簿本以赏军功，未尝施于妇人。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，乃得给。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，非令典，不足法。”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，后与妃俱赠三代，光论：“妃不当与后同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，正为此耳。天圣亲郊，太妃止赠二代，而况妃乎？”

英宗立，遇疾，慈圣光献后同听政。光上疏曰：“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，特以亲用外戚小人，负谤海内。今摄政之际，大臣忠厚如王曾，清纯如张知白，刚正如鲁宗道，质直如薛奎者，当信用之；猥鄙如马季良，谗谄如罗崇勋者，当疏远之，则天下服。”帝疾愈，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，即奏言：“汉宣帝为孝昭后，终不追尊卫太子、史皇孙；光武上继元帝，亦不追尊钜鹿、南顿君，此万世法也。”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，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，光独奋笔书曰：“为人后者为之子，不得顾私亲。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，称为皇伯，高官大国，极其尊荣。”议成，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。既上与大臣意殊，御史六人争之力，皆斥去。光乞留之，不可，遂请与俱贬。

初，西夏遣使致祭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，傲其使者，侮其国主，使者诉于朝。光与吕诲乞加宜罪，不从。明年，夏人犯边，杀略吏士。赵滋为雄州，专以强悍治边，光论其不可。至是，契丹之民捕鱼界河，伐柳白沟之南，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，将代之。光谓：“国家当戎夷附顺时，好与之计较未

节，及其桀骜，又从而姑息之。近者西祸生于高宜，北祸起于赵滋；时方贤此二人，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，渐不可长。宜敕边吏，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，罪之。”

仁宗遗赐直百余万，光率同列三上章，谓：“国有大忧，中外窘乏，不可专用乾兴故事。若遗赐不可辞，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。”不许。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，金以遣舅氏，义不藏于家。后还政，有司立式，凡后有所取用，当覆奏乃供。光云：“当移所属使立供已，乃具数白后，以防矫伪。”

曹佺无功除使相，两府皆迁官。光言：“陛下欲以慰母心，而迁除无名，则宿卫将帅、内侍小臣，必有觊望。”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，光复争之，因论：“守忠大奸，陛下为皇子，非守忠意，沮坏大策，离间百端，赖先帝不听；及陛下嗣位，反覆交构，国之大贼。乞斩于都市，以谢天下。”责守忠为节度副使，蕲州安置，天下快之。

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，民情惊挠，而纪律疏略不可用。光抗言其非，持白韩琦。琦曰：“兵贵先声，谅祚方桀骜，使骤闻益兵二十万，岂不震慑？”光曰：“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欺之一日之间耳。今吾虽益兵，实不可用，不过十日，彼将知其详，尚何惧？”琦曰：“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，忧今复然，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”光曰：“朝廷尝失信，民未敢以为然，虽光亦不能不疑也。”琦曰：“吾在此，君无忧。”光曰：“公长在此地，可也；异日他人当位，因公见兵，用之运粮戍边，反掌间事耳。”琦嘿然，而讫不为止。不十年，皆如光虑。

王广渊除直集贤院，光论其奸邪不可近：“昔汉景帝重卫绾，周世宗薄张美。广渊当仁宗之世，私自结于陛下，岂忠臣

哉？宜黜之以厉天下。”进龙图阁直学士。

神宗即位，擢为翰林学士，光力辞。帝曰：“古之君子，或学而不文，或文而不学，惟董仲舒、扬雄兼之。卿有文学，何辞为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能为四六。”帝曰：“如两汉制诏可也；且卿能进士取高第，而云不能四六，何邪？”竟不获辞。

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，光代之，光言：“陶由论宰相罢，则中丞不可复为。臣愿俟既押班，然后就职。”许之。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：曰仁，曰明，曰武；治国之要三：曰官人，曰信赏，曰必罚。其说甚备。且曰：“臣获事三朝，皆以此六言献，平生力学所得，尽在是矣。”御药院内臣，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，至内殿崇班则出；近岁暗理官资，非祖宗本意。因论高居简奸邪，乞加远窜。章五上，帝为出居简，尽罢寄资者。既而复留二人，光又力争之。张方平参知政事，光论其不叶物望，帝不从。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。

光常患历代史繁，人主不能遍鉴，遂为《通志》八卷以献。英宗悦之，命置局秘阁，续其书。至是，神宗名之曰《资治通鉴》，自制《序》授之，俾日进读。

诏录颖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，光曰：“国初草创，天步尚艰，故御极之初，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，谓之随龙，非平日法也。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，岂可使厮役为之。”

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，取谅祚以降，诏边臣招纳其众。光上疏极论，以为：“名山之众，未必能制谅祚。幸而胜之，灭一谅祚，生一谅祚，何利之有；若其不胜，必引众归我，不知何以待之。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，又将失信于名山矣。若名山余众尚多，还北不可，入南不受，穷无所归，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。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？”上不听，遣将种谔发兵迎之，取绥州，费六十万，西方用兵，盖自此始矣。

百官上尊号，光当答诏，言：“先帝亲郊，不受尊号。末年有献议者，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，彼有尊号我独无，于是复以非时奉册。昔匈奴冒顿自称‘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’，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。愿追述先帝本意，不受此名。”帝大悦，手诏奖光，使善为答辞，以示中外。

执政以河朔旱伤，国用不足，乞南郊勿赐金帛。诏学士议，光与王珪、王安石同见，光曰：“救灾节用，宜自贵近始，可听也。”安石曰：“常袞辞堂馔，时以为袞自知不能，当辞位不当辞禄。且国用不足，非当世急务，所以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。”光曰：“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尔。”安石曰：“不然，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光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彼设法夺民，其害乃甚于加赋。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。”争议不已。帝曰：“朕意与光同，然姑以不允答之。”会安石草诏，引常袞事责两府，两府不敢复辞。

安石得政，行新法，光逆疏其利害。迺英进读，至曹参代萧何事，帝曰：“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宁独汉也，使三代之君常守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法，虽至今存可也。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，盗贼半天下；元帝改孝宣之政，汉业遂衰。由此言之，祖宗之法不可变也。”吕惠卿言：“先王之法，有一年一变者，‘正月始和，布法象魏’是也；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度是也；有三十年一变者，‘刑罚世轻世重’是也。光言非是，其意以风朝廷耳。”帝问光，光曰：“布法象魏，布旧法也。诸侯变礼易乐者，王巡守则诛之，不自变也。刑新国用轻典，乱国用重典，是为世轻世重，非变也。且治天下譬如居室，敝则修之，非大坏不更造也。公卿侍从皆在此，愿陛下问之。三司使掌天下财，不才而黜可也，不可使执政侵其事。

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，何也？宰相以道佐人主，安用例？苟用例，则胥吏矣。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，何也？”惠卿不能对，则以他语诋光。帝曰：“相与论是非耳，何至是。”光曰：“平民举钱出息，尚能蚕食下户，况悬官督责之威乎！”惠卿曰：“青苗法，愿取则与之，不愿不强也。”光曰：“愚民知取债之利，不知还债之害，非独县官不强，富民亦不强也。昔太宗平河东，立余法，时米斗十钱，民乐与官为市。其后物贵而和余不解，遂为河东世世患。臣恐异日之青苗，亦犹是也。”帝曰：“坐仓余米何如？”坐者皆起，光曰：“不便。”惠卿曰：“余米百万斛，则省东南之漕，以其钱供京师。”光曰：“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，今不余米而漕钱，弃其有余，取其所无，农末皆病矣！”侍讲吴申起曰：“光言，至论也。”

它日留对，帝曰：“今天下汹汹者，孙叔敖所谓‘国之有是，众之所恶’也。”光曰：“然。陛下当论其是非。今条例司所为，独安石、韩绛、惠卿以为是耳，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？”帝欲用光，访之安石。安石曰：“光外托鬪上之名，内怀附之下实。所言尽害政之事，所与尽害政之人，而欲置之左右，使与国论，此消长之大机也。光才岂能害政，但在高位，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。韩信立汉赤帟，赵卒气夺，今用光，是与异论者立赤帟也。”

安石以韩琦上疏，卧家求退。帝乃拜光枢密副使，光辞之曰：“陛下所以用臣，盖察其狂直，庶有补于国家。若徒以禄位荣之，而不取其言，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。臣徒以禄位自荣，而不能救生民之患，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。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，追还提举官，不行青苗、助役等法，虽不用臣，臣受赐多矣。今言青苗之害者，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，为今日之患耳。而臣之所忧，乃在十年之外，非今日也。夫民之贫富，由

勤惰不同，惰者常乏，故必资于人。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，富者不愿取，使者以多散为功，一切抑配。恐其逋负，必令贫富相保，贫者无可偿，则散而之四方；富者不能去，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。春算秋计，展转日滋，贫者既尽，富者亦贫。十年之外，百姓无复存者矣。又尽散常平钱谷，专行青苗，它日若思复之，将何所取？富室既尽，常平已废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，壮者必聚而为盗贼，此事之必至者也。”抗章至七八，帝使谓曰：“枢密，兵事也，官各有职，不当以他事为辞。”对曰：“臣未受命，则犹侍从也，于事无不可言者。”安石起视事，光乃得请，遂求去。

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。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，选诸军骁勇士，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；调民造干火，悉修城池楼橹，关辅骚然。光极言：“公私困敝，不可举事，而京兆一路皆内郡，缮治非急。宣抚之令，皆未敢从，若乏军兴，臣当任其责。”于是一路独得免。徙知许州，趣入覲，不赴；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，自是绝口不论事。而求言诏下，光读之感泣，欲嘿不忍，乃复陈六事，又移书责宰相吴充，事见《充传》。

葵天申为察访，妄作威福，河南尹、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；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，府独为设一班，示不敢与抗。光顾谓台吏曰：“引蔡寺丞归本班。”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。天申窘沮，即日行。

元丰五年，忽得语涩疾，疑且死，豫作遗表置卧内，即有缓急，当以畀所善者上之。官制行，帝指御史大夫曰：“非司马光不可。”又将以为东宫师傅。蔡确曰：“国是方定，愿少迟之。”《资治通鉴》未就，帝尤重之，以为贤于荀悦《汉纪》，数促使终篇，赐以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。及书成，加资政殿学士。凡居洛阳十五年，天下以为真宰相，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

相公，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。

帝崩，赴阙临，卫士望见，皆以手加额曰：“此司马相公也。”所至，民遮道聚观，马至不得行，曰：“公无归洛，留相天子，活百姓。”哲宗幼冲，太皇太后临政，遣使问所当先，光谓：“开言路。”诏榜朝堂。而大臣有不悦者，设六语云：“若阴有所怀；犯非其分；或扇摇机事之重；或迎合已行之令；上以徼幸希进；下以眩惑流俗。若此者，罚无赦。”后复命示光，光曰：“此非求谏，乃拒谏也。人臣惟不言，言则入六事矣。”乃具论其情，改诏行之，于是上封者以千数。

起光知陈州，过阙，留为门下侍郎。苏轼自登州召还，缘道人相聚号呼曰：“寄谢司马相公，毋去朝廷，厚自爱以活我。”是时天下之民，引领拭目以观新政，而议者犹谓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但毛举细事，稍塞人言。光曰：“先帝之法，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。若安石、惠卿所建，为天下害者，改之当如救焚拯溺。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，非子改父。”众议甫定。遂罢保甲团教，不复置保马；废市易法，所储物皆鬻之，不取息，除民所欠钱；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，皆复其旧。或谓光曰：“熙、丰旧臣，多儉巧小人，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，则祸作矣。”光正色曰：“天若祚宗社，必无此事。”于是天下释然，曰：“此先帝本意也。”

元祐元年复得疾，诏朝会再拜，勿舞蹈。时青苗、免役、将官之法犹在，而西戎之议未决。光叹曰：“四患未除，吾死不瞑目矣。”折简与吕公著云：“光以身付医，以家事付愚子，惟国事未有所托，今以属公。”乃论免役五害，乞直降敕罢之。诸将兵皆隶州县，军政委守令通决。废提举常平司，以其事归之转运、提点刑狱。边计以和戎为便。谓监司多新进少年，务为刻急，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，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。又立

十科荐士法。皆从之。

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免朝觐，许乘肩舆，三日一入省。光不敢当，曰：“不见君，不可以视事。”诏令子康扶入对，且曰：“毋拜。”遂罢青苗钱，复常平糶余法。两宫虚己以听。辽、夏使至，必问光起居，敕其边吏曰：“中国相司马矣，毋轻生事、开边隙。”光自见言行计从，欲以身徇社稷，躬亲庶务，不舍昼夜。宾客见其体羸，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，光曰：“死生，命也。”为之益力。病革，不复自觉，谆谆如梦中语，然皆朝廷天下事也。

是年九月薨，年六十八。太皇太后闻之恸，与帝即临其丧，明堂礼成不贺，赠太师、温国公，襚以一品礼服，赙银绢七千。诏户部侍郎赵瞻、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，归葬陕州。谥曰文正，赐碑曰“忠清粹德”。京师人罢市往吊，鬻衣以致奠，巷哭以过车。及葬，哭者如哭其私亲。岭南封州父老，亦相率具祭，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，饮食必祝。

光孝友忠信，恭俭正直，居处有法，动作有礼。在洛时，每往夏县展墓，必过其兄旦，旦年将八十，奉之如严父，保之如婴儿。自少至老，语未尝妄，自言：“吾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。”诚心自然，天下敬信，陕、洛间皆化其德，有不善，曰：“君实得无知之乎？”

光于物澹然无所好，于学无所不通，惟不喜释、老，曰：“其微言不能出吾书，其诞吾不信也。”洛中有田三顷，丧妻，卖田以葬，恶衣菲食以终其身。

绍圣初，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，尽废其法。章惇、蔡卞请发冢斫棺，帝不许，乃令夺赠谥，仆所立碑。而惇言不已，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，又贬崖州司户参军。徽宗立，复太子太保。蔡京擅政，复降正议大夫，京撰《奸党碑》，令郡国皆刻

石。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，辞曰：“民愚人，固不知立碑之意。但如司马相公者，海内称其正直，今谓之奸邪，民不忍刻也。”府官怒，欲加罪，泣曰：“被役不敢辞，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，恐得罪于后世。”闻者愧之。

靖康元年，还赠谥。建炎中，配飨哲宗庙庭。

康字公休，幼端谨，不妄言笑，事父母至孝。敏学过人，博通群书，以明经上第。光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奏检阅文字。丁母忧，勺饮不入口三日，毁几灭性。光居洛，士之从学者退与康语，未尝不有得。涂之人见其容止，虽不识，皆知其为司马氏子也。以韩絳荐，为秘书，由正字迁校书郎。光薨，治丧皆用《礼经》家法，不为世俗事。得遗恩，悉以与族人。服除，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。

上疏言：“比年以来，旱为虐，民多艰食。若复一不稔，则公私困竭，盗贼可乘。自古圣贤之君，非无水旱，惟有以待之，则不为甚害。愿及今秋熟，令州县广余，民食所余，悉归于官。今冬来春，令流民就食，候乡里丰穰，乃还本土。凡为国者，一丝一毫皆当爱惜，惟于济民则不宜吝。诚能捐数十万金帛，以为天下大本，则天下幸甚。”拜右正言，以亲嫌未就职。

为哲宗言前世治少乱多，祖宗创业之艰难，积累之勤劳，劝帝及时向学，守天下大器，且劝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训迪，其言切至。迺英进讲，又言：“《孟子》于书最醇正，陈王道尤明白，所宜观览。”帝曰：“方读其书”。寻诏讲官节以进。

康自居父丧，居庐疏食，寝于地，遂得腹疾，至是不能朝谒。赐优告。疾且殆，犹具疏所当言者以待，曰：“得一见天子极言而死无恨。”使召医李积于兖。积老矣，乡民闻之，往告曰：“百姓受司马公恩深，今其子病，愿速往也。”来者日

夜不绝，积遂行；至，则不可为矣。年四十一而卒。公卿嗟痛于朝，士大夫相吊于家，市井之人，无不哀之。诏赠右谏议大夫。

康为人廉洁，口不言财。初，光立神道碑，帝遣使赐白金二千两，康以费皆官给，辞不受。不听。遣家吏如京师纳之，乃止。

论曰：熙宁新法病民，海内骚动，忠言说论，沮抑不行；正人端士，摈弃不用。聚敛之臣日进，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。方是时，光退居于洛，若将终身焉。而世之贤人君子，以及庸夫愚妇，日夕引领望其为相，至或号呼道路，愿其毋去朝廷，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？德之盛而诚之著也。

一旦起而为政，毅然以天下自任，开言路，进贤才。凡新法之为民害者，次第取而更张之，不数月之间，划革略尽。海内之民，如寒极而春，旱极而雨，如解倒悬，如脱桎梏，如出之水火之中也。相与咨嗟叹息，欢欣鼓舞，甚若更生，一变而为嘉祐、治平之治。君子称其有旋乾转坤之功，而光于是亦老且病矣。天若祚宋，懋遗一老，则奸邪之势未遽张，绍述之说未遽行，元祐之臣固无恙也。人众能胜天，靖康之变，或者其可少缓乎？借曰有之，当不至如是其酷也。《诗》曰：“哲人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呜呼悲夫！

康济美象贤，不幸短命而死，世尤惜之。然康不死，亦将不免于绍圣之祸矣。

吕公著，字晦叔，幼嗜学，至忘寝食。父夷简器异之，曰：“他日必为公辅。”恩补奉礼郎，登进士第，召试馆职，不就。通判颍州，郡守欧阳修与为讲学之友。后修使契丹，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，首以公著对。判吏部南曹，仁宗奖其恬退，赐五品服。除崇文院检讨、同判太常寺。寿星观营真宗神御殿，

公著言：“先帝已有三种御，而建立不已，殆非祀无丰昵之义。”进知制诰，三辞不拜。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读。

英宗亲政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。方议追崇濮王，或欲称皇伯考，公著曰：“此真宗所以称太祖，岂可施于王。”及下诏称亲，且班讳，又言：“称亲则有二父之嫌，王讳但可避于上前，不应与七庙同讳。”吕诲等坐论濮王去，公著言：“陛下即位以来，纳谏之风未彰，而屡绌言者，何以风示天下？”不听。遂乞补外，帝曰：“学士朕所重，其可以去朝廷？”请不已，出知蔡州。

神宗立，召为翰林学士、知通进银台司。司马光以论事罢中丞，还经幄。公著封还其命曰：“光以举职赐罢，是为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也。”诏以告直付阁门。公著又言：“制命不由门下，则封驳之职，因臣而废。愿理臣之罪，以正纪纲。”帝谕之曰：“所以徙光者，赖其劝学耳，非以言事故也。”公著请不已，竟解银台司。

熙宁初，知开封府。时夏秋淫雨，京师地震。公著上疏曰：“自昔人君遇灾者，或恐惧以致福，或简诬以致祸。上以至诚待下，则下思尽诚以应之，上下至诚而变异不消者，未之有也。惟君人者去偏听独任之弊，而不主先入之语，则不为邪说所乱。颜渊问为邦，孔子以远佞人为戒。盖佞人惟恐不合于君，则其势易亲；正人惟恐不合于义，则其势易疏。惟先格王正厥事，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。”礼官用唐故事，请以五月御大庆殿受朝，因上尊号。公著曰：“陛下方度越汉、唐，追复三代，何必于阴长之日，为非礼之会，受无益之名？”从之。

二年，为御史中丞。时王安石方行青苗法，公著极言曰：“自古有为之君，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，亦未有能胁之以威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。昔日之所谓贤者，今皆以此举为非，

而生议者一切祇为流俗浮论，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？”安石怒其深切。帝使举吕惠卿为御史，公著曰：“惠卿固有才，然奸邪不可用。”帝以语安石，安石益怒，诬以恶语，出知颍州。

八年，彗星见，诏求直言。公著上疏曰：“陛下临朝愿治，为日已久，而左右前后，莫敢正言。使陛下有欲治之心，而无致治之实，此任事之臣负陛下也。夫士之邪正、贤不肖，既素定矣。今则不然，前日所举，以为天下之至贤；而后日逐之，以为天下至不肖。其于人材既反覆不常，则于政事亦乖戾不审矣。古之为政，初不信于民者有之，若子产治郑，一年而人怨之，三年而人歌之。陛下垂拱仰成，七年于此，然輿人之诵，亦未有异于前日，陛下独不察乎？”

起知河阳，召还，提举中太一宫，迁翰林学士承旨，改端明殿学士、知审官院。帝从容与论治道，遂及释、老，公著问曰：“尧、舜知此道乎？”帝曰：“尧、舜岂不知？”公著曰：“尧、舜虽如此，而惟以知人安民为难，所以为尧、舜也。”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权智御臣下。对曰：“太宗之德，以能屈己从谏尔。”帝善其言。

未几，同知枢密院事。有欲复肉刑者，议取死囚试劓、刖，公著曰：“试之不死，则肉刑遂行矣。”乃止。夏人幽其主，将大举讨之。公著曰：“问罪之师，当先择帅，苟未得人，不如勿举。”及兵兴，秦、晋民力大困，大臣不敢言，公著数白其害。

元丰五年，以疾丐去位，除资政殿学士、定州安抚使。俄永乐城陷，帝临朝叹曰：“边民疲弊如此，独吕公著为朕言之耳。”徙扬州，加大学士。将立太子，帝谓辅臣，当以吕公著、司马光为师傅。

哲宗即位，以侍读还朝。太皇太后遣使迎，问所欲言，公

著曰：“先帝本意，以宽省民力为先。而建议者以变法侵民为务，与己异者一切斥去，故日久而弊愈深，法行而民愈困。诚得中正之士，讲求天下利病，协力而为之，宜不难矣。”至则上言曰：“人君初即位，当正始以示天下，修德以安百姓。修德之要，莫先于学。学有缉熙于光明，则日新以底至治者，学之力也。谨昧死陈十事，曰畏天、爱民、修身、讲学、任贤、纳谏、薄敛、省刑、去奢、无逸。”又乞备置谏员，以开言路。拜尚书左丞、门下侍郎。

元祐元年，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。三省并建，中书独为取旨之地。乃请事于三省者，与执政同进呈，取旨而各行之。又执政官率数日一聚政事堂，事多决于其长，同列莫得预。至是，始命日集，遂为定制。与司马光同心辅政，推本先帝之志，凡欲革而未暇与革而未定者，一一举行之。民欢呼鼓舞，咸以为便。光薨，独当国，除吏皆一时之选。时科举罢词赋，专用王安石经义，且杂以释氏之说。凡士子自一语上，非新义不得用，学者至不诵正经，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，精熟者转上第，故科举益弊。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、庄书，举子不得以申、韩、佛书为学，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，毋得专取王氏。复贤良方正科。

右司谏贾易以言事诋大臣，将峻责，公著以为言，止罢知怀州。退谓同列曰：“谏官所论，得失未足言。顾主上春秋方盛，虑异明有进谏说惑乱者，正赖左右争臣耳，不可豫使人主轻厌言者也。”众莫不叹服。

吐蕃首领鬼章青宜结久为洮、河患，闻朝廷弭兵省戍，阴与夏人合谋复取熙、岷。公著白遣军器丞游师雄以便宜谕诸将，不逾月，生致于阙下。

帝宴近臣于资善堂，出所书唐人诗分赐。公著乃集所讲书

要语明白、切于治道者，凡百篇进之，以备游意翰墨，为圣学之助。

三年四月，恳辞位，拜司空、同平章军国事。宋兴以来，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，而公著与父居其二，士艳其荣。诏建第于东府之南，启北扉，以便执政会议。凡三省、枢密院之职，皆得总理。间日一朝，因至都堂，其出不以时，盖异礼也。

明年二月薨，年七十二。太皇太后见辅臣泣曰：“邦国不幸，司马相公既亡，吕司空复逝。”痛闵久之。帝亦悲感，即诣其家临奠，赐金帛万。赠太师、申国公，谥曰正献，御笔碑首曰“纯诚厚德”。

公著自少讲学，即以治心养性为本，平居无疾言遽色，于声利纷华，泊然无所好。暑不挥扇，寒不亲火，简重清静，盖天禀然。其识虑深敏，量阔而学粹，遇事善决，苟便于国，不以私利害动其心。与人交，出于至诚，好德乐善，见士大夫以人物为意者，必问其所知与其所闻，参互考实，以达于上。每议政事，博取众善以为善，至所当守，则毅然不回夺。神宗尝言其于人材不欺，如权衡之称物。尤能避远声迹，不以知人自处。

始与王安石善，安石兄事之，安石博辩骋辞，人莫敢与亢，公著独以精识约言服之。安石尝曰：“疵吝每不自胜，一诣长者，即废然而反，所谓使人之意消者，于晦叔见之。”又谓人曰：“晦叔为相，吾辈可以言仕矣。”后安石得志，意其必助己，而数用公议，列其过失，以故交情不终。于讲说尤精，语约而理尽。司马光曰：“每闻晦叔讲，便觉己语为烦。”其为名流所敬如此。

绍圣元年，章惇为相，以翟思、张商英、周秩居言路，论

公著更熙、丰法度，削赠谥，毁所赐碑，再贬建武军节度副使、昌化军司户参军。徽宗立，追复太子太保。蔡京擅政，复降左光禄大夫，入党籍，寻复银青光禄大夫。绍兴初，悉还赠谥。子希哲、希纯。

希哲字原明，少从焦千之、孙复、石介、胡瑗学，复从程颢、程颐、张载游，闻见由是益广。以荫入官，父友王安石劝其勿事科举，以侥幸利禄，遂绝意进取。安石为政，将置其子雱于讲官，以希哲有贤名，欲先用之。希哲辞曰：“辱公相知久，万一从仕，将不免异同，则畴昔相与之意尽矣。”安石乃止。

公著作相，二弟已官省寺，希哲独滞管库，久乃判登闻鼓院，力辞。公著叹曰：“当世善士，吾收拾略尽，尔独以吾故置不试，命也夫！”希哲母贤明有法度，闻公著言，笑曰：“是亦未知其子矣。”

终公著丧，始为兵部员外郎。范祖禹，其妹婿也，言于哲宗曰：“希哲经术操行，宜备劝讲，其父常称为不欺暗室。臣以妇兄之故，不敢称荐，今方将引去，窃谓无嫌。”诏以为崇政殿说书。其劝导人主以修身为本，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。其言曰：“心正意诚，则身修而天下化。若身不能修，虽左右之人且不能谕，况天下乎？”

擢右司谏，辞，未听，私语祖禹曰：“若不得请，当以杨畏、来之邵为首。”既而不拜。会绍圣党论起，御史刘拯论其进不由科第，以秘阁校理知怀州。中书舍人林希又言：“吕大防由公著援引，故进希哲以酬私恩。凡大防辈欺君卖国，皆公著为之倡；而公著之恶，则希哲导成之，岂宜污华职。”于是但守本秩，俄分司南京，居和州。

徽宗初，召为秘书少监，或以为太峻，改光禄少卿。希哲

力请外，以直秘阁知曹州。旋遭崇宁党祸，夺职知相州，徙邢州。罢为宫祠。羁寓淮、泗间，十余年卒。

希哲乐易简俭，有至行，晚年名益重，远近皆师尊之。子好问，有传。

希纯字子进，登第，为太常博士。元祐祀明堂，将用皇祐故事，并飨天地百神，皆以祖宗配。希纯言：“皇祐之礼，事不经见，嘉祐既已厘正。至元丰中，但以英宗配上帝，悉罢从祀群神，得严父之义，请循其式。”从之。

历宗正、太常、秘书丞。哲宗议纳后，希纯请考三代昏礼，参祖宗之制，博访令族，参求德配。凡世俗所谓勘婚之书，浅陋不经，且一切屏绝，以防附会。迁著作郎，以父讳不拜。擢起居舍人，权太常少卿。

宣仁太后崩，希纯虑奸人乘间进说摇主听，即上疏曰：“自元祐初年，太皇听断，所用之人皆宿有时望，所行之事皆人所愿行。唯是过恶得罪之徒，日伺变故，捭阖规利，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为说。臣以为先帝之功烈，万世莫掩。间有数事，为小人所误，势虽颇有损益，在于圣德，固无所亏。且英宗、神宗何尝不改真宗、仁宗之政，亦岂尽用庆祖、太宗之法乎？小人既误先帝，复欲误陛下，不可不察。”未几，拜中书舍人、同修国史。

内侍梁从政、刘惟简除内省押班，希纯以亲政之始，首录二人，无以示天下，持不行。由是阉寺侧目，或于庭中指以相示曰：“此缴还二押班词头者也。”

章惇既相，出为宝文阁待制、知亳州。谏官张商英憾希纯，攻之力。又以外亲嫌，连徙睦州、归州。自京东而之浙西，自浙西而上三峡，名为易地，实困之也。公著追贬，希纯亦以屯田员外郎分司南京，居金州。又责舒州团练副使，道州安置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，还为待制、知瀛州。徽宗闻其名，数称之。曾布忌希纯，因其请觐，未及见，亟以边，遽趣遣之。俄改颍州，入崇宁党籍。卒，年六十。

论曰：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，俱以司空平章军国事，虽汉之韦、平，唐之苏、李，荣盛孰加焉。夷简多智数，公著则一切持正，以应天下之务，呜呼贤哉。其论人才，如权衡之称物，故一时贤士，收拾略尽。司马光疾甚，谆谆焉以国事为托，当时廷臣，莫公著若也审矣。追考其平生事业，盖守成之良相也。然知子之贤而不能荐，殆犹未免于避嫌，而有愧于从祖云。希哲、希纯世济其美，然皆隐于崇宁党祸，何君子之不幸欤！

列传第九十六

范镇 从子百禄 从孙祖禹

范镇，字景仁，成都华阳人。薛奎守蜀，一见爱之，馆于府舍，俾与子弟讲学。镇益自谦退，每步行趋府门，逾年，人不知其为帅客也。及还朝，载以俱。有问奎入蜀何所得，曰：“得一伟人，当以文学名世。”宋庠兄弟见其文，自谓弗及，与为布衣交。

举进士，礼部奏名第一。故事，殿廷唱第过三人，则首礼部选者，必越次抗声自陈，率得置上列。吴育、欧阳修号称耿介，亦从众。镇独不然，同列屡趣之，不为动。至第七十九人，乃从呼出应，退就列，无一言，廷中皆异之。自是旧风遂革。

调新安主簿，西京留守宋绶延置国子监，荐为东监直讲。召试学士院，当得馆阁校理，主司妄以为失韵，补校勘。人为忿郁，而镇处之晏如。经四年，当迁，宰相庞籍言：“镇有异材，不汲汲于进取。”超授直秘阁，判吏部南曹、开封府推官。擢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。上疏论：“民力困敝，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，酌取其中为定制，以今赋入之数什七为经费，储其三以备水旱非常。”又言：“周以冢宰制国用，唐以宰相判盐铁、度支。今中书主民，枢密主兵，三司主财，各不相知。财已匮，枢密益兵无穷；民已困，三司取财不已。请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计，与三司同制国用。”

契丹使至，虚声示强，大臣益募兵以塞责，岁费百千万。

镇言：“备契丹莫若宽三晋之民，备灵夏莫若宽秦民，备西南莫若宽越、蜀之民，备天下莫若宽天下之民。夫兵所以卫民而反残民，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，而在冗兵与穷民也。”

商人输粟河北，取偿京师，而榷货不即予钞，久而鬻之，十才得其六。或建议出内帑钱，稍增价与市，岁可得羨息五十万。镇谓：“外府内帑，均为有司。今使外府滞商人，而内帑乘急以牟利，至伤国体。”仁宗遽止之。

葬温成后，太常议礼，前谓之园，后谓之陵，宰相刘沆前为监护使，后为园陵使。镇曰：“尝闻法吏舞法矣，未闻礼官舞礼也。请诘前后议礼异同状。”集贤样理刁约论圻中物侈丽，吴充、鞠真卿争论礼，并补外，皆上章留之。石全斌护葬，转观察使，他吏悉优迁两官。镇言：“章献、章懿、章惠三后之葬，推恩皆无此比。乞追还全斌等告敕。”副都知任守忠、邓保吉同日除官，内臣无故改官者又五六人。时有敕，凡内降非准律令者，并许执奏。曾未一月，大臣辄废不行。镇乞正中书、枢密之罪，以示天下。

帝天性宽仁，言事者竟为激讦，至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。镇独务引大体，非关朝廷安危，生民利疚，则阔略不言。陈执中为相，镇论其无学术，非宰相器。及嬖妾笞杀婢，御史劾奏，欲逐去之。镇言：“今阴阳不和，财匮民困，盗贼滋炽，狱犴充斥，执中当任其咎。御史舍大责细，暴扬燕私，若用此为进退，是因一婢逐宰相，非所以明等级，辨堂陛。”识者韪之。

文彦博、富弼入相，诏百官郊迎。镇曰：“隆之以虚礼，不若推之以至诚。陛下用两人为相，举朝皆谓得人。然近制，两制不得诣宰相居第，百官不得间见，是不推之以诚也。愿罢郊迎，除谒禁，则于御臣之术为两得矣。”议减任子及每岁取士，皆自镇发之。又乞令宗室疏属补外官，帝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

顾恐天下谓朕不能睦族耳。”镇曰：“陛下甄别其贤者用之，不没其能，乃所以睦族也。”虽不行，至熙宁初，卒如其言。

帝在位三十五年，未有继嗣。嘉祐初，暴得疾，中外大小之臣，无不寒心，莫敢先言者。镇独奋曰：“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？”即拜疏曰：“置谏官者，为宗庙社稷计。谏官而不以宗庙社稷计事陛下，是爱死嗜利之人，臣不为也。方陛下不豫，海内皇皇莫知所为，陛下独以祖宗后裔为念，是为宗庙之虑，至深且明也。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，天下之大公也。真宗以周王薨，养宗子于宫中，天下之大虑也。愿以太祖之心，行真宗故事，拔近属之尤贤者，优其礼秩，置之左右，与图天下事，以系亿兆人心。”疏奏，文彦博使客问何所言，以实告，客曰：“如是，何不与执政谋？”镇曰：“自分必死，故敢言。若谋于执政，或以为不可，岂得中辍乎？”章累上，不报。执政谕之曰：“奈何效希名干进之人。”镇贻以书曰：“比天象见变，当有急兵，镇义当死职，不可死乱兵之下。此乃镇择死之时，尚何顾希名干进之嫌哉？”又言：“陛下得臣疏，不以留中而付中书，是欲使大臣奉行也。臣两至中书，大臣皆设辞拒臣，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，而大臣不欲也。臣窃原大臣畏避之意，恐行之而陛下中变耳。中变之祸，不过一死。国本不立，万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变，死且有罪，其为计亦已疏矣。愿以臣章示大臣，使其自择死所。”闻者股栗。

除兼侍御史知杂事，镇以言不从，固辞。执政谕镇曰：“今间言已入，为之甚难。”镇复书执政曰：“事当论其是非，不当问其难易。诸公谓今日难于前日，安知异日不难于今日乎？”凡见上面陈者三，言益恳切。镇泣，帝亦泣，曰：“朕知卿忠，卿言是也，当更俟三二年。”章十九上，待命百余日，须发为白。朝廷知不能夺，乃罢知谏院，改集贤殿修撰，纠察

在京刑狱，同修起居注，遂知制诰。镇虽解言职，无岁不申前议。见帝春秋益高，每因事及之，冀以感动帝意。至是，因入谢，首言：“陛下许臣，今复三年矣，愿早定大计。”又因裕享，献赋以讽。其后韩琦遂定策立英宗。

迁翰林学士。中书议追尊濮王，两制、台谏与之异，诏礼官检详典礼。镇判太常寺，率其属言：“汉宣帝于昭帝为孙，光武于平帝为祖，其父容可称皇考，议者犹非之，谓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统也。今陛下既以仁宗为考，又加于濮王，则其失非特汉二帝比。凡称帝若考，若寝庙，皆非是。”执政怒，召镇责曰：“方令检详，何遽列上！”镇曰：“有司得诏，不敢稽留，即以闻，乃其职也。奈何更以为罪乎？”会草制，误迁宰相官，改侍读学士。

明年，还翰林，出知陈州。陈方饥，视事三日，擅发钱粟以贷。监司绳之急，即自劾，诏原之。是岁大熟，所贷悉还。神宗即位，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、知通进银台司。故事，门下封驳制旨，省审章奏，纠擿违滞，皆著所授敕，后乃刊去。镇始请复之，使知所守。

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，镇言：“常平之法，起于汉盛时，视谷贵贱发敛，以便农末，最为近古，不可改。而青苗行于唐之衰世，不足法。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，此正百步、五十步之间耳。今有两人坐市贸易，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倾，则人皆知恶之，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恶乎？”吕惠卿在迓英言：“今预买绌绢，亦青苗之比。”镇曰：“预买，亦敝法也。若府库有余，当并去之，岂应援以为比。”韩琦极论新法之害，送条例司疏驳，李常乞罢青苗钱，诏命分析，镇皆封还。诏五下，镇执如初。司马光辞枢密副使，诏许之，镇再封还。帝以诏直付光，不由门下。镇奏曰：“由臣不才，使陛下废法，有

司失职，乞解银台司。”

举苏轼谏官，御史谢景温奏罢之；举孔文仲制科，文仲对策，论新法不便，罢归故官。镇皆力争之，不报。即上疏曰：“臣言不行，无颜复立于朝，请谢事。臣言青苗不见听，一宜去；荐苏轼、孔文仲不见用，二宜去。李定避持服，遂不认母，坏人伦，逆天理，而欲以为御史，御史台为之罢陈荐，舍人院为之罢宋敏求、吕大临、苏颂，谏院为之罢胡宗愈。王韶上书肆意欺罔，以兴造边事，事败，则置而不问，反为之罪帅臣李师中。及御史一言苏轼，则下七路掎摭其过；孔文仲则遣之归任。以此二人况彼二人，事理孰是孰非，孰得孰失，其能逃圣鉴乎？言青苗有见效者，不过岁得什百万缗钱，缗钱什百万，非出于天，非出于地，非出于建议者之家，盖一出于民耳。民犹鱼也，财犹水也，养民而尽其财，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。”

疏五上，其后指安石用喜怒为赏罚，曰：“陛下有纳谏之资，大臣进拒谏之计；陛下有爱民之性，大臣用残民之术。臣知言入触大臣之怒，罪且不测。然臣职献替而无一言，则负陛下矣。”疏入，安石大怒，持其疏至手颤，自草制极诋之。以户部侍郎致仕，凡所得恩典，悉不与。镇表谢，略曰：“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，以除壅蔽之奸，任老成为腹心，以养和平之福。”天下闻而壮之。安石虽诋之深切，人更以为荣。既退，苏轼往贺曰：“公虽退，而名益重矣！”镇愀然曰：“君子言听计从，消患于未萌，使天下阴受其赐，无智名，无勇功；吾独不得为此，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，吾何心哉！”日与宾客赋诗饮酒，或劝使称疾杜门，镇曰：“死生祸福，天也，吾其如天何！”同天节乞随班上寿，许之，遂为令。轼得罪，下台狱，索与镇往来书文甚急，犹上书论救。久之，徙居许。

哲宗立，韩维言：“镇在仁宗时，首启建储之议，未尝以

语人，人亦莫为言者。”具以十九疏上之。拜端明殿学士，起提举中太一宫兼侍读，且欲以为门下侍郎。镇雅不欲起，从孙祖禹亦劝止之，遂固辞，改提举崇福宫。祖禹谒告归省，诏赐以龙茶，存劳甚渥。复告老，以银青光禄大夫再致仕，累封蜀郡公。

镇于乐尤注意，自谓得古法，独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说。司马光谓不然，往复论难，凡数万言。初，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，下王朴乐三律。皇祐中，又诏胡瑗等考正。神宗时诏镇与刘几定之。镇曰：“定乐当先正律。”神宗曰：“然，虽有师旷之聪，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。”镇作律尺、龠合、升斗、豆区、鬴斛，欲图上之，又乞访求真黍，以定黄钟。而刘几即用李照乐，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。诏罢局，赐赉有加。镇曰：“此刘几乐也，臣何与焉。”至是，乃请太府铜为之，逾年而成，比李照乐下一律有奇。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，召执政同阅视，赐诏嘉奖。下之太常，诏三省、侍从、台阁之臣，皆往观焉。镇时已属疾，乐奏三日而薨，年八十一。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忠文。

镇平生与司马光相得甚欢，议论如出一口，且约生则互为传，死则作铭。光生为《镇传》，服其勇决；镇复铭光墓云：“熙宁奸朋淫纵，险波儉猾，赖神宗洞察于中。”其辞峭峻。光子康属苏轼书之，轼曰：“轼不辞书，惧非三家福。”乃易他铭。

镇清白坦夷，遇人必以诚，恭俭慎默，口不言人过。临大节，决大议，色和而语壮，常欲继之以死，虽在万乘前，无所屈。笃于行义，奏补先族人而后子孙，乡人有不克婚葬者，辄为主之。兄鎡，卒于陇城，无子，闻其有遗腹子在外，镇时未仕，徒步求之两蜀间，二年乃得之，曰：“吾兄异于人，体有

四乳，则儿亦必然。”已而果然，名曰百常。少受学于乡先生庞直温，直温子昉卒于京师，镇娶其女为孙妇，养其妻子终身。

其学本《六经》，口不道佛、老、申、韩之说。契丹、高丽皆传诵其文。少时赋《长啸》，却胡骑，晚使辽，人相目曰：此“长啸公”也。兄子百禄亦使辽，辽人首问镇安否。

百禄字子功，镇兄锴之子也。第进士，又举才识兼茂科。时治平水灾，大臣方议濮礼，百禄对策曰：“简宗庙、废祭祀，则水不润下。昔汉哀尊共皇，河南、颍川大水；孝安尊德皇，京师、郡国二十九大水。盖大宗隆，小宗杀；宗庙重，私祀轻。今宜杀而隆，宜轻而重，是悖先王之礼。礼一悖，则人心失而天意睽，变异所由起也。”对入三等。

熙宁中，邓綰举为御史，辞不就。提点江东、利、梓路刑狱，加直集贤院。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贿败，百禄请复至道故事，用文吏领兵，以辖边界，从之。熊本治泸蛮事，有夷酋力屈请降，裨将贾昌言欲杀以为功，百禄谕之不听，往谓本曰：“杀降不祥，活千人者封子孙。奈何容骄将横境内乎？”本矍然，即檄止之。

七年，召知谏院。属岁旱，请讲求急务，收还法令之未便者，以救将死之民。论手实法曰：“造薄手实，许令告匿。户令虽有手实之文，而未尝行。盖谓使人自占，必不以实告，而明许告讐，人将为仇。然则礼、义、廉、耻之风衰矣。”五路置三十七将，专督所部兵，至许辟置布衣参军谋。百禄察其中，或以恩泽市，或以败收，或未历边方，或起于群盗，疏列其亡状者十四人，请仍旧制，将佐颍教阅，余付之州县，事多施行。

与徐禧治李士宁狱，奏士宁荧惑童妇，致不轨生心，罪死不赦。禧右士宁，以为无罪。执政主禧，贬百禄监宿州酒。元

丰末，入为司门吏部郎中、起居郎。

哲宗立，迁中书舍人。司马光复差役法，患吏受赇，欲加流配。百禄固争曰：“民今日执事，受谢于人，明日罢役，则以财赂人。苟绳以重典，黥面赭衣必将充塞道路。”光悟曰：“微君言，吾不悉也。”遂已。

元祐元年，为刑部侍郎。诸郡以故斗杀情可矜者请谏，法官曰：“宜贷。”光曰：“杀人不死，法废矣。”百禄曰：“谓之杀人，则可；若制刑以为无足疑，原情以为无足悯，则不可。今概之死，则二杀之科，自是遂无足疑悯者矣。”时又诏天下狱不当谏而辄谏者抵罪。有司重于请，至枉情以求合法。百禄曰：“熙宁之法，非可疑可悯而谏者免驳勘，元丰则刊之，近则有奏劾之诏，故官吏畏避，不惮论杀。”因条五年死贷之数以闻。门下省犹驳正当贷者，又例在有司者还中书，百禄又争之，后悉从其请。

改吏部侍郎。议者欲汰胥吏，吕大防趣废其半，百禄曰：“不可。废半则失职者众，不若以渐消之，自今阙吏勿补，不数岁，减斯过半矣。”不听。

都水王孝先议回河故道，大防意向之，命百禄行视。百禄以东流高仰，而河势顺下，不可回，即驰奏所以然之状，且取神宗诏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。大防犹谓：“大河东流，中国之险限。今塘泺既坏，界河淤浅，河且北注矣。”百禄言：“塘泺有限寇之名，无御寇之实。借使河徙而北，敌始有下流之忧，乃吾之利也。先帝明诏具在，奈何妄动摇之。”乃止。

俄兼侍读，进翰林学士。为帝言分别邪正之目，凡导人主以某事者为公正，某事者为奸邪，以类相反，凡二十余条。愿概斯事以观其情，则邪正分矣。

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。勤于民事，狱无系囚。僚吏欲以

圖空闻，百禄曰：“千里之畿，无一人之狱，此至尊之仁，非尹功也。”不许。经数月，复为翰林学士，拜中书侍郎。是岁郊祀，议合祭天地，礼官以“昊天有成命”为言。百禄曰：“此三代之礼，奈何复欲合祭乎？‘成命’之颂，祀天祭地，均歌此诗，亦如春夏祈谷而歌《噫嘻》，亦岂为一祭哉？”争久不决，质于帝前。宰相曰：“百禄之言，礼经也；今日之用，权制也。陛下始郊见，宜以并事天地为恭。”于是合祭。

熙河范育言：“阿里骨酷暴且病，温溪心八族皆思内附，可以计纳。”百禄曰：“中国以信抚四夷，阿里骨未有过，溪心虚实未可知，无衅而动，非策也。”又请进筑纳迷等三城，百禄曰：“是皆良田，为必争之地，我既城之，若贼骑时出，我何以耕？后虽欲弃之，为费已甚，亦不能矣。”帝皆从之。右仆射苏颂坐稽留除书免，百禄以同省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河中，徙河阳、河南。薨，年六十五，赠银青光禄大夫。

子祖述，监颖州酒税，摄狱掾，阅具狱，活两死囚，州人以为神。知巩县，凿南山导水入洛，县无水患，文彦博称其能。以父堕党籍，监中岳庙。久之，通判泾州。知台州，奏罢黄甘、葛蕈之贡。主管西京御史台。靖康多难，避地至汝州。汝守赵子栋邀与共守，于是旁郡尽陷，汝独全。累官朝议大夫，卒。从弟祖禹。

祖禹字淳甫，一字梦得。其生也，母梦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寢室，曰：“吾汉将军邓禹。”既寤，犹见之，遂以为名。幼孤，叔祖镇抚育如己子。祖禹自以既孤，每岁时亲宾庆集，惨怛若无所容，闭门读书，未尝预人事。既至京师，所与交游，皆一时闻人。镇器之曰：“此儿，天下士也。”

进士甲科。从司马光编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在洛十五年，不事进取。书成，光荐为秘书省正字。时王安石当国，尤爱重之。

王安国与祖禹友善，尝谕安石意，竟不往谒。富弼致仕居洛，素严毅，杜门罕与人接，待祖禹独厚；疾笃，召授以密疏，大抵论安石误国及新法之害，言极愤切。弼薨，人皆以为不可奏，祖禹卒上之。

神宗崩，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：“先王制礼，君服同于父，皆斩衰三年，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。自汉以来，不惟人臣无服，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。国朝自祖宗以来，外廷虽用易月之制，宫中实行三年服。君服如古典，而臣下犹依汉制，故十二日而小祥，期而又小祥，二十四日而大祥，再期而又大祥。既以日为之，又以月为之，此礼之无据者也。古者再期而大祥，中月而禫。禫，祭之名，非服之色。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禫，此礼之不经者也。服既除，至葬又服之，祔庙后即吉，才八月而遽纯吉，无所不佩，此又礼之无渐者也。朔望，群臣朝服以造宾宫，是以吉服临丧；人主衰服在上，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，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。”

哲宗立，擢右正言。吕公著执政，祖禹以媮嫌辞，改祠部员外郎，又辞。除著作佐郎、修《神宗实录》检讨，迁著作郎兼侍讲。

神宗既祥，祖禹上疏宣仁后曰：“今即吉方始，服御一新，奢俭之端，皆由此起。凡可以荡心悦目者，不宜有加于旧。皇帝圣性未定，睹俭则俭，睹奢则奢，所以训导成德者，动宜有法。今闻奉宸库取珠，户部用金，其数至多，恐增加无已，愿止于未然。崇俭敦朴，辅养圣性，使目不视靡曼之色，耳不听淫哇之声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则学问日益，圣德日隆，此宗社无疆之福。”故事，服除当开乐置宴，祖禹以为因除服而开乐设宴，则似除服而庆贺，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，不可。

夏暑权罢讲，祖禹言：“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，系他日治

乱。如好学，则天下君子欣慕，愿立于朝，以直道事陛下，辅佐德业，而致太平；不学，则小人皆动其心，务为邪谄，以窃富贵。且凡人之进学，莫不于少时，今圣质日长，数年之后，恐不得如今日之专，窃为陛下惜也。”迁起居郎，又召试中书舍人，皆不拜。吕公著薨，召拜右谏议大夫。首上疏论人主正心修身之要，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、万民之疾苦、群臣之邪正、政事之得失，开导上心，晓然存之于中，使异日众说不能惑，小人不能进。

蔡确既得罪，祖禹言：“自乾兴以来，不窜逐大臣六十余年，一旦行之，流传四方，无不震耸。确去相已久，朝廷多非其党，间有偏见异论者，若一切以为党确去之，惧刑罚失中，而人情不安也。”

蔡京镇蜀，祖禹言：“京小有才，非端良之士。如使守成都，其还，当使执政，不宜崇长。”时大臣欲于新旧法中有所创立。祖禹以为：“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为非，但当复祖宗之旧，若出于新旧之间，两用而兼存之，纪纲坏矣。”迁给事中。

吴中大水，诏出米百万斛、缗钱二十万振救。谏官谓诉灾者为妄，乞加验考。祖禹封还其章，云：“国家根本，仰给东南。今一方赤子，呼天赴诉，开口仰哺，以脱朝夕之急。奏灾虽小过实，正当略而不问。若稍施惩罚，恐后无复敢言者矣。”

兼国史院修撰，为礼部侍郎。论择监司守令曰：“祖宗分天下为十八路，置转运使、提点刑狱，收乡长、镇将之权悉归于县，收县之权归于州，州之权归于监司，监司之权归于朝廷。上下相维，轻重相制，建置之道，最为合宜。监司付以一路，守臣付以一州，令宰付以一县，皆与天子分土而治，其可不择乎？祖宗尝有考课之法，专察诸路监司，置簿于中书，以稽其要。今宜委吏部尚书，取当为州者，条别功状以上三省，三省

召而察之，苟其人可任，则以次表用之。至官，则令监司考其课绩，终岁之后，可以校优劣而施黜陟焉。如此则得人必多，监司、郡守得人，县令不才，非所患也。”

闻禁中觅乳媪，祖禹以帝年十四，非近女色之时，上疏劝进德爱身，又乞宣仁后保护上躬，言甚切至。既而宣仁谕祖禹，以外议皆虚传，祖禹复上疏曰：“臣言皇帝进德爱身，宜常以为戒。太皇太后保护上躬，亦愿因而勿忘。今外议虽虚，亦足为先事之戒。臣侍经左右，有闻于道路，实怀私忧，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。凡事言于未然，则诚为过；及其已然，则又无所及，言之何益？陛下宁受未然之言，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。”拜翰林学士，以叔百禄在中书，改侍讲学士。百禄去，复为之。范氏自镇至祖禹，比三世居禁林，士论荣慕。

宣仁太后崩，中外议论汹汹，人怀顾望，在位者畏惧，莫敢发言。祖禹虑小人乘间害政，乃奏曰：“陛下方揽庶政，延见群臣，此国家隆替之本，社稷安危之机，生民休戚之端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，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，可不畏哉？先后有大功于宗社，有大德于生灵，九年之间，始终如一。然群小怨恨，亦为不少，必将以改先帝之政、逐先帝之臣为言，以事离间，不可不察也。先后因天下人心，变而更化。既改其法，则作法之人有罪当退，亦顺众言而逐之。是皆上负先帝，下负万民，天下之所仇疾而欲去之者也，岂有憎恶于其间哉？惟辨析是非，深拒邪说，有以奸言惑听者，付之典刑，痛惩一人，以警群慝，则贴然无事矣。此等既误先帝，又欲误陛下，天下之事，岂堪小人再破坏邪？”初，苏轼约俱上章论列，谏草已具，见祖禹疏，遂附名同奏，曰：“公之文，经世之文也。”竟不复出其稿。

祖禹又言：“陛下承六世之遗烈，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，

人民者祖宗之人民，百官者祖宗之百官，府库者祖宗之府库。一言一动，如临之在上，质之在傍，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。先后以大公至正为心，罢安石、惠卿所造新法，而行祖宗旧政。故社稷危而复安，人心离而复合，乃至辽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：‘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。’外夷之情如此，中国之人心可知。先后日夜苦心劳力，为陛下立太平之基。愿守之以静，恭己以临之，虚心以处之，则群臣邪正，万事是非，皆了然于圣心矣。小人之情专为私，故不便于公；专为邪，故不便于正；专好动，故不便于静。惟陛下痛心疾首，以为刻骨之戒。”章累上，不报。

忽有旨召内臣十余人，祖禹言：“陛下亲政以来，四海倾耳，未闻访一贤臣，而所召者乃先内侍，必谓陛下私于近习，望即赐追改。”因请对，曰：“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新法，悉变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人以误国，勋旧之臣屏弃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继远引。又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。赖先帝觉悟，罢逐两人，而所引群小，已布满中外，不可复去。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创取熙河，章惇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、徐禧、俞充、种谔兴造西事，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。先帝临朝悼悔，以谓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。以至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，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行茶法、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，民皆愁痛嗟怨，比屋思乱。赖陛下与先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，如解倒县。惟是向来所斥逐之人，窥伺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，如得至左右，必进奸言。万一过听而复用之，臣恐国家自此陵迟，不复振矣。”又论：“汉、唐之亡，皆由宦官。自熙宁、元丰间，李宪、王中正、宋用臣辈用事总兵，权势震灼。中正兼干四路，口敕募兵，州郡不敢违，师徒冻馁，死亡

最多；宪陈再举之策，致永乐摧陷；用臣兴土木之工，无时休息，罔市井之微利，为国敛怨。此三人者，虽加诛戮，未足以谢百姓。宪虽已亡，而中正、用臣尚在，今召内臣十人，而宪、中正之子皆在其中。二人既入，则中正、用臣必将复用，愿陛下念之。”

时绍述之论已兴，有相章惇意。祖禹力言惇不可用，不见从，遂请外。上且欲大用，而内外梗之者甚众，乃以龙图阁学士知陕州。言者论祖禹修《实录》诋诬，又摭其谏禁中雇乳媪事，连贬武安军节度副使、昭州别驾，安置永州、贺州，又徙宾、化而卒，年五十八

祖禹平居恂恂，口不言人过。至遇事，则别白是非，不少借隐。在迓英守经据正，献纳尤多。尝讲《尚书》至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”六语，拱手再诵，却立云：“愿陛下留听。”帝首肯再三，乃退。每当讲前夕，必正衣冠，俨如在上侧，命子弟侍，先按讲其说。开列古义，参之时事，言简而当，无一长语，义理明白，粲然成文。苏轼称为讲官第一。

祖禹尝进《唐鉴》十二卷，《帝学》八卷，《仁宗政典》六卷。而《唐鉴》深明唐三百年治乱，学者尊之，目为“唐鉴公”云。建炎二年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子冲，绍兴中仕至翰林侍读学士，《儒林》有传。

论曰：熙宁、元丰之际，天下贤士大夫望以为相者，镇与司马光二人，至称之曰君实、景仁，不敢有所轩轻。光思济斯民，卒任天下之重；镇巍然如山，确乎其不可拔。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易地则皆然，未易以功名优劣论也。百禄受学于镇，故其议论操修，粹然一出于正。祖禹长于劝讲，平生论谏，不啻数十万言。其开陈治道，区别邪正，辨释事宜，平易明白，洞见底蕴，虽贾谊、陆贽不是过云。

列传第九十七

苏轼 子过

苏轼，字子瞻，眉州眉山人。生十年，父洵游学四方，母程氏亲授以书，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程氏读东汉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太息，轼请曰：“轼若为滂，母许之否乎？”程氏曰：“汝能为滂，吾顾不能为滂母邪？”

比冠，博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，好贾谊、陆贽书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叹曰：“吾昔有见，口未能言，今见是书，得吾心矣。”嘉祐二年，试礼部。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，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，得轼《刑赏忠厚论》，惊喜，欲擢冠多士，犹疑其客曾巩所为，但置第二；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。后以书见修，修语梅圣俞曰：“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。”闻者始哗不厌，久乃信服。

丁母忧。五年，调福昌主簿。欧阳修以才识兼茂，荐之秘阁。试六论，旧不起草，以故文多不工。轼始具草，文义粲然。复对制策，入三等。自宋初以来，制策入三等，惟吴育与轼而已。

除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关中自元昊叛，民贫役重，岐下岁输南山木筏，自渭入河，经砥柱之险，衙吏踵破家。轼访其利害，为修衙规，使自择水工以时进止，自是害减半。

治平二年，入判登闻鼓院。英宗自藩邸闻其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，知制诰。宰相韩琦曰：“轼之才，远大器也，他

日自当为天下用。要在朝廷培养之，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，皆欲朝廷进用，然后取而用之，则人人无复异辞矣。今骤用之，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，适足以累之也。”英宗曰：“且与修注如何？”琦曰：“记注与制诰为邻，未可遽授。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，且请召试。”英宗曰：“试之未知其能否，如轼有不能邪？”琦犹不可，及试二论，复入三等，得直史馆。轼闻琦语，曰：“公可谓爱人以德矣。”会洵卒，赠以金帛，辞之，求赠一官，于是赠光禄丞。洵将终，以兄太白早亡，子孙未立，妹嫁杜氏，卒未葬，属轼。轼既除丧，即葬姑。后官可荫，推与太白曾孙彭。

熙宁二年，还朝。王安石执政，素恶其议论异己，以判官告院。四年，安石欲变科举、兴学校，诏两制、三馆议。轼上议曰：

得入之道，在于知人；知人之法，在于责实。使君相有知人之明，朝廷有责实之政，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，而况于学校贡举乎？虽因今之法，臣以为有余。使君相不知人，朝廷不责实，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，而况学校贡举乎？虽复古之制，臣以为不足。夫时有可否，物有废兴，方其所安，虽暴君不能废，及其既厌，虽圣人不能复。故风俗之变，法制随之，譬如江河之徙移，强而复之，则难为力。

庆历固尝立学矣，至于今日，惟有空名仅存。今将变今之礼，易今之俗，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，敛民财以食游士。百里之内，置官立师，狱讼听于是，军旅谋于是，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，则无乃徒为纷乱，以患苦天下邪？若乃无大更革，而望有益于时，则与庆历之际何异？故臣谓今之学校，特可因仍旧制，使先王之旧物，不废于吾世足矣。至于贡举之法，行之百年，治乱盛衰，初不由此。陛下视祖宗之世，贡举之法，与

今为孰精？言语文章，与今为孰优？所得人才，与今为孰多？天下之事，与今为孰办？较此四者之长短，其议决矣。

今所欲变改不过数端：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词，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，或欲兼采誉望而罢封弥，或欲经生不帖墨而考大义，此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者也。愿陛下留意于远者、大者，区区之法何预焉。臣又切有私忧过计者。夫性命之说，自子贡不得闻，而今之学者，耻不言性命，读其文，浩然无当而不可穷；观其貌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，此岂真能然哉！盖中人之性，安于放而乐于诞耳。陛下亦安用之？

议上，神宗悟曰：“吾固疑此，得轼议，意释然矣。”即日召见，问：“方今政令得失安在？虽朕过失，指陈可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生知之性，天纵文武，不患不明，不患不勤，不患不断，但患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。愿镇以安静，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。”神宗悚然曰：“卿三言，朕当熟思之。凡在馆阁，皆当为朕深思治乱，无有所隐。”轼退，言于同列。安石不悦，命权开封府推官，将困之以事。轼决断精敏，声闻益远。会上元敕府市浙灯，且令损价。轼疏言：“陛下岂以灯为悦？此不过以奉二宫之欢耳。然百姓不可户晓，皆谓以耳目不急之玩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。此事至小，体则甚大，愿追还前命。”即诏罢之。

时安石创行新法，轼上书论其不便，曰：

臣之所欲言者，三言而已。愿陛下结人心，厚风俗，存纪纲。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，如木之有根，灯之有膏，鱼之有水，农夫之有田，商贾之有财。失之则亡，此理之必然也。自古及今，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，刚果自用而不危者。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。

祖宗以来，治财用者不过三司。今陛下不以财用付三司，

无故又创制置三司条例一司，使六七少年，日夜讲求于内，使者四十余辈，分行营干于外。夫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求利之名也；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，求利之器也。造端宏大，民实惊疑；创法新奇，吏皆惶惑。以万乘之主而言利，以天子之宰而治财，论说百端，喧传万口，然而莫之顾者，徒曰：“我无其事，何恤于人言。”操网罟而入江湖，语人曰“我非渔也”，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。驱鹰犬而赴林藪，语人曰“我非猎也”，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。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，则莫若罢条例司。

今君臣宵旰，几一年矣，而富国之功，茫如捕风，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，祠部度五千余人耳。以此为术，其谁不能？而所行之事，道路皆知其难。汴水浊流，自生民以来，不以种稻。今欲陂而清之，万顷之稻，必用千顷之陂，一岁一淤，三岁而满矣。陛下遂信其说，即使相视地形，所在凿空，访寻水利，妄庸轻剽，率意争言。官司虽知其疏，不敢便行抑退，追集老少，相视可否。若非灼然难行，必须且为兴役。官吏苟且顺从，真谓陛下有意兴作，上糜帑廩，下夺农时。堤防一开，水失故道，虽食议者之肉，何补于民！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为此哉？

自古役人，必用乡户。今者徒闻江、浙之间，数郡顾役，而欲措之天下。单丁、女户，盖天民之穷者也，而陛下首欲役之，富有四海，忍不加恤！自杨炎为两税，租调与庸既兼之矣，奈何复欲取庸？万一后世不幸有聚敛之臣，庸钱不除，差役仍旧，推所从来，则必有任其咎者矣。青苗放钱，自昔有禁。今陛下始立成法，每岁常行。虽云不许抑配，而数世之后，暴君污吏，陛下能保之与？计愿请之户，必皆孤贫不济之人，鞭撻已急，则继之逃亡，不还，则均及邻保，势有必至，异日天下恨之，国史记之，曰“青苗钱自陛下始”，岂不惜哉！且常平

之法，可谓至矣。今欲变为青苗，坏彼成此，所丧逾多，亏官害民，虽悔何及！

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，用贾人桑羊之说，买贱卖贵，谓之均输。于时商贾不行，盗贼滋炽，几至于乱。孝昭既立，霍光顺民所欲而予之，天下归心，遂以无事。不意今日此论复兴。立法之初，其费已厚，纵使薄有所获，而征商之额，所损必多。譬之有人为其主畜牧，以一牛易五羊。一牛之失，则隐而不言；五羊之获，则指为劳绩。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，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，何以异此？臣窃以为过矣。议者必谓：“民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。”故陛下坚执不顾，期于必行。此乃战国贪功之人，行险侥幸之说，未及乐成，而怨已起矣。臣之所愿陛下结人心者，此也。

国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浅深，不在乎强与弱；历数之所以长短者，在风俗之薄厚，不在乎富与贫。人主知此，则知所轻重矣。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，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。爱惜风俗，如护元气。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，勇悍之夫可以集事，忠厚近于迂阔，老成初若迟钝。然终不肯以彼易此者，知其所得小，而所丧大也。仁祖持法至宽，用人有叙，专务掩覆过失，未尝轻改旧章。考其成功，则曰未至。以言乎用兵，则十出而九败；以言乎府库，则仅足而无余。徒以德泽在人，风俗知义，故升遐之日，天下归仁焉。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，事不振举，乃欲矫之以苛察，齐之以智能，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未享其利，浇风已成。多开骤进之门，使有意外之得，公卿侍从跬步可图，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，欲望风俗之厚，岂可得哉？近岁朴拙之人愈少，巧进之士益多。惟陛下哀之救之，以简易为法，以清静为心，而民德归厚。臣之所愿陛下厚风俗者，此也。

祖宗委任台谏，未尝罪一言者。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，许以风闻，而无官长。言及乘舆，则天子改容；事关廊庙，则宰相待罪。台谏固未必皆贤，所言亦未必皆是。然须养其锐气，而借之重权者，岂徒然哉？将以折奸臣之萌也。今法令严密，朝廷清明，所谓奸臣，万无此理。然养猫以去鼠，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；畜狗以防盗，不可以无盗而畜不吠之狗。陛下得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，下为子孙万世之防？臣闻长老之谈，皆谓台谏所言，常随天下公议。公议所与，台谏亦与之；公议所击，台谏亦击之。今者物论沸腾，怨讟交至，公议所在，亦知之矣。臣恐自兹以往，习惯成风，尽为执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！臣之所愿陛下存纪纲者，此也。

轼见安石赞神宗以独断专任，因试进士发策，以“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，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，齐恒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唵专任子之而败，事同而功异”为问，安石滋怒，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，穷治无所得，轼遂请外，通判杭州。高丽入贡，使者发币于官吏，书称甲子。轼却之曰：“高丽于本朝称臣，而不禀正朔，吾安敢受！”使者易书称熙宁，然后受之。

时新政日下，轼于其间，每因法以便民，民赖以安。徙知密州。司农行手实法，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轼谓提举官曰：“违制之坐，若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？今出于司农，是擅造律也。”提举官惊曰：“公姑徐之。”未几，朝廷知法害民，罢之。

有盗窃发，安抚司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来捕，卒凶暴恣行，至以禁物诬民，入其家争斗杀人，且畏罪惊溃，将为乱。民奔诉轼，轼投其书不视，曰：“必不至此。”散卒闻之，少安，徐使人招出戮之。徙知徐州。河决曹村，泛于梁山泊，溢于南清河，汇于城下，涨不时泄，城将败，富民争出避水。轼曰：“富民出，民皆动摇，吾谁与守？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。”

驱使复入。轼诣武卫营，呼卒长曰：“河将害城，事急矣，虽禁军且为我尽力。”卒长曰：“太守犹不避涂潦，吾侪小人，当效命。”率其徒持畚鍤以出，筑东南长堤，首起戏马台，尾属于城。雨日夜不止，城不沈者三版。轼庐于其上，过家不入，使官吏分堵以守，卒全其城。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，为木岸，以虞水之再至。朝廷从之。

徙知湖州，上表以谢。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，以诗托讽，庶有补于国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摭其表语，并媒孽所为诗以为讪谤，逮赴台狱，欲置之死，锻炼久之不决。神宗独怜之，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轼与田父野老，相从溪山间，筑室于东坡，自号“东坡居士。”

三年，神宗数有意复用，辄为当路者沮之。神宗尝语宰相王珪、蔡确曰：“国史至重，可命苏轼成之。”珪有难色。神宗曰：“轼不可，姑用曾巩。”巩进《太祖总论》，神宗意不允，遂手札移轼汝州，有曰：“苏轼黜居思咎，阅岁滋深，人材实难，不忍终弃。”轼未至汝，上书自言饥寒，有田在常，愿得居之。朝奏入，夕报可。

道过金陵，见王安石，曰：“大兵大狱，汉、唐灭亡之兆。祖宗以仁厚治天下，正欲革此。今西方用兵，连年不解，东南数起大狱，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？”安石曰：“二事皆惠卿启之，安石在外，安敢言？”轼曰：“在朝则言，在外则不言，事君之常礼耳。上所以待公者，非常礼，公所以待上者，岂可以常礼乎？”安石厉声曰：“安石须说。”又曰：“出在安石口，入在子瞻耳。”又曰：“人须是知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得天下弗为，乃可。”轼戏曰：“今之君子，争减半年磨勘，虽杀人亦为之。”安石笑而不言。

至常，神宗崩，哲宗立，复朝奉郎、知登州，召为礼部郎

中。轼旧善司马光、章惇。时光为门下侍郎，惇知枢密院，二人不相合，惇每以谗侮困光，光苦之。轼谓惇曰：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。昔许靖以虚名无实，见鄙于蜀先主，法正曰：‘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’。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？”惇以为然，光赖以少安。

迁起居舍人。轼起于忧患，不欲骤履要地，辞于宰相蔡确。确曰：“公徊翔久矣，朝中无出公右者。”轼曰：“昔林希同在馆中，年且长。”确曰：“希固当先公耶？”卒不许。元祐元年，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即赐银绯，迁中书舍人。

初，祖宗时，差役行久生弊，编户充役者不习其役，又虐使之，多致破产，狭乡民至有终岁不得息者。王安石相神宗，改为免役，使户差高下出钱雇役，行法者过取，以为民病。司马光为相，知免役之害，不知其利，欲复差役，差官置局，轼与其选。轼曰：“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免役之害，掊敛民财，十室九空，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。差役之害，民常在官，不得专力于农，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。此二害轻重，盖略等矣。”光曰：“于君何如？”轼曰：“法相因则事易成，事有渐则民不惊。三代之法，兵农为一，至秦始分为二，及唐中叶，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。自尔以来，民不知兵，兵不知农，农出谷帛以养兵，兵出性命以卫农，天下便之。虽圣人复起，不能易也。今免役之法，实大类此。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，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，盖未易也。”光不以为然。轼又陈于政事堂，光忿然。轼曰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韩公不乐，公亦不顾。轼昔闻公道其详，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？”光笑之。寻除翰林学士。

二年，兼侍读。每进读至治乱兴衰、邪正得失之际，未尝

不反覆开导，辄有所启悟。哲宗虽恭默不言，辄首肯之。尝读祖宗《宝训》，因及时事，轼历言：“今赏罚不明，善恶无所劝沮；又黄河势方北流，而强之使东；夏人入镇戎，杀掠数万人，帅臣不以闻。每事如此，恐浸成衰乱之渐。”

轼尝锁宿禁中，召入对便殿，宣仁后问曰：“卿前年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臣为常州团练副使。”曰：“今为何官？”曰：“臣今待罪翰林学士。”曰：“何以遽至此？”曰：“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”曰：“非也。”曰：“岂大臣论荐乎？”曰：“亦非也。”轼惊曰：“臣虽无状，不敢自他途以进。”曰：“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诵卿文章，必叹曰：‘奇才，奇才！’但未及进用卿耳。”轼不觉哭失声，宣仁后与哲宗亦泣，左右皆感涕。已而命坐赐茶，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。

三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会大雪苦寒，士坐庭中，噤未能言。轼宽其禁约，使得尽技。巡铺内侍每推辱举子，且持暧昧单词，诬以为罪，轼尽奏逐之。

四年，积以论事，为当轴者所恨。轼恐不见容，请外，拜龙图阁学士、知杭州。未行，谏官言前相蔡确知安州，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。大臣议迁之岭南。轼密疏：“朝廷若薄确之罪，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；若深罪确，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。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，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，则于仁孝两得矣。”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。轼出郊，用前执政恩例，遣内侍赐龙茶、银合，慰劳甚厚。

既至杭，大旱，饥疫并作。轼请于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，复得赐度僧牒，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春，又减价常平米，多作饘粥药剂，遣使挟医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。轼曰：“杭，水陆之会，疫死比他处常多。”乃裒羨缗得二千，复发囊中黄金五十两，以作病坊，稍畜钱粮待之。

杭本近海，地泉咸苦，居民稀少。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。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，自河入田，所溉至千顷，民以殷富。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钱氏，岁辄浚治，宋兴，废之，葑积为田，水无几矣。漕河失利，取给江潮，舟行市中，潮又多淤，三年一淘，为民大患，六井亦几于废。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，盐桥一河专受湖水，遂浚二河以通漕。复造堰闸，以为湖水畜泄之限，江潮不复入市。以余力复完六井，又取葑田积湖中，南北径三十里，为长堤以通行者。吴人种菱，春辄芟除，不遣寸草。且募人种菱湖中，葑不复生。收其利以备修湖，取救荒余钱万缗、粮万石，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画图，杭人名为苏公堤。

杭僧净源，旧居海滨，与舶客交通，舶至高丽，交誉之。元丰末，其王子义天来朝，因往拜焉。至是，净源死，其徒窃持其像，附舶往告。义天亦使其徒来祭，因持其国母二金塔，云祝两宫寿。轼不纳，奏之曰：“高丽久不入贡，失赐予厚利，意欲求朝，未测吾所以待之厚薄，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。若受而不答，将生怨心；受而厚赐之，正堕其计。今宜勿与知，从州郡自以理却之。彼庸僧猾商，为国生事，渐不可长，宜痛加惩戒。”朝廷皆从之。未几，贡使果至，旧例，使所至吴越七州，费二万四千余缗。轼乃令诸州量事裁损，民获交易之利，无复侵挠之害矣。

浙江潮自海门东来，势如雷霆，而浮山峙于江中，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，洄湊激射，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。轼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，并山而东，凿为漕河，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。又并山为岸，不能十里以达龙山大慈浦，自浦北折抵小岭，凿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古河，浚古河数里达于龙山漕河，以避浮山之险，人以为便。奏闻，有恶轼者，力沮之，

功以故不成。

轼复言：“三吴之水，潴为太湖，太湖之水，溢为松江以入海。海日两潮，潮浊而江清，潮水常欲淤塞江路，而江水清驶，随辄涤去，海口常通，则吴中少水患。昔苏州以东，公私船皆以篙行，无陆挽者。自庆历以来，松江大筑挽路，建长桥以扼塞江路，故今三吴多水，欲凿挽路、为十桥，以迅江势”。亦不果用，人皆以为恨。轼二十年间再莅杭，有德于民，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。又作生祠以报。

六年，召为吏部尚书，未至。以弟辙除右丞，改翰林承旨。辙辞右丞，欲与兄同备从官，不听。轼在翰林数月，复以谗请外，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颖州。先是，开封诸县多水患，吏不究本末，决其陂泽，注之惠民河，河不能胜，致陈亦多水。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，且凿黄堆欲注之于淮。轼始至颖，遣吏以水平准之，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，若凿黄堆，淮水顾流颖地为患。轼言于朝，从之。

郡有宿贼尹遇等，数劫杀人，又杀捕盗吏兵。朝廷以名捕不获，被杀家复惧其害，匿不敢言。轼召汝阴尉李直方曰：“君能禽此，当力言于朝，乞行优赏；不获，亦以不职奏免君矣。”直方有母且老，与母诀而后行。乃缉知盗所，分捕其党与，手戟刺遇，获之。朝廷以小不应格，推赏不及。轼请以己之年劳，当改朝散郎阶，为直方赏，不从。其后吏部为轼当迁，以符会其考，轼谓已许直方，又不报。

七年，徙扬州。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，听操舟者私载物货，征商不得留难。故操舟者辄富厚，以官舟为家，补其敝漏，且周船夫之乏，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。近岁一切禁而不许，故舟弊人困，多盗所载以济饥寒，公私皆病。轼请复旧，从之。未阅岁，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。

是岁，哲宗亲祀南郊，轼为卤簿使，导驾入太庙。有赭繖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，不避仪仗。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，乃皇后及大长公主。时御史中丞李之纯为仪仗使，轼曰：“中丞职当肃政，不可不以闻之。”纯不敢言，轼于车中奏之。哲宗遣使赉疏驰白太皇太后，明日，诏整肃仪卫，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谒。寻迁礼部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两学士，为礼部尚书。高丽遣使请书，朝廷以故事尽许之。轼曰：“汉东平王请诸子及《太史公书》，犹不肯予。今高丽所请，有甚于此，其可予乎？”不听。

八年，宣仁后崩，哲宗亲政。轼乞补外，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时国事将变，轼不得入辞。既行，上书言：“天下治乱，出于下情之通塞。至治之极，小民皆能自通；迨于大乱，虽近臣不能自达。陛下临御九年，除执政、台谏外，未尝与群臣接。今听政之初，当以通下情、除壅蔽为急务。臣日侍帷幄，方当戍边，顾不得一见而行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，难矣。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，不效愚忠。古之圣人将有为也，必先处晦而观明，处静而观动，则万物之情，毕陈于前。陛下圣智绝人，春秋鼎盛。臣愿虚心循理，一切未有所为，默观庶事之利害，与群臣之邪正。以三年为期，俟得其实，然后应物而作。使既作之后，天下无恨，陛下亦无悔。由此观之，陛下之有为，惟忧太蚤，不患稍迟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急进好利之臣，辄劝陛下轻有改变，故进此说，敢望陛下留神，社稷宗庙之福，天下幸甚。”

定州军政坏弛，诸卫卒骄惰不教，军校蚕食其廩赐，前守不敢谁何。轼取贪污者配隶远恶，缮修营房，禁止饮博，军中衣食稍足，乃部勒战法，众皆畏伏。然诸校业业不安，有卒史以脏诉其长，轼曰：“此事吾自治则可，听汝告，军中乱矣。”

立决配之，众乃定。会春大阅，将吏久废上下之分，轼命举旧典，帅常服出帐中，将吏戎服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，耻之，称疾不至。轼召书吏使为奏，光祖惧而出，讫事，无一慢者。定人言：“自韩琦去后，不见此礼至今矣。”契丹久和，边兵不可用，惟沿边弓箭社与寇为邻，以战射自卫，犹号精锐。故相庞籍守边，因俗立法。岁久法弛，又为保甲所挠。轼奏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，不报。

绍圣初，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，所作词命，以为讥斥先朝。遂以本官知英州，寻降一官，未至，贬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居三年，泊然无所蒂芥，人无贤愚，皆得其欢心。又贬琼州别驾，居昌化。昌化，故儋耳地，非人所居，药饵皆无有。初僦官屋以居，有司犹谓不可，轼遂买地筑室，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。独与幼子过处，著书以为乐，时时从其父老游，若将终身。

微宗立，移廉州，改舒州团练副使，徙永州。更三大赦，遂提举玉局观，复朝奉郎。轼自元祐以来，未尝以岁课乞迁，故官止于此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卒于常州，年六十六。

轼与弟辙，师父洵为文，既而得之于天。尝自谓：“作文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虽嬉笑怒骂之辞，皆可书而诵之。其体浑涵光芒，雄视百代，有文章以来，盖亦鲜矣。洵晚读《易》，作《易传》未究，命轼述其志。轼成《易传》，复作《论语说》；后居海南，作《书传》；又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、《内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、《和陶诗》四卷。一时文人如黄庭坚、晁补之、秦观、张耒、陈师道，举世未之识，轼待之如朋俦，未尝以师资自予也。

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，必以爱君为本，忠规谏论，挺挺大

节，群臣无出其右。但为小人忌恶挤排，不使安于朝廷之上。

高宗即位，赠资政殿学士，以其孙符为礼部尚书。又以其文置左右，读之终日忘倦，谓为文章之宗，亲制集赞，赐其曾孙峤。遂崇赠太师，谥文忠。轼三子：迈、迨、过，俱善为文。迈，驾部员外郎。迨，承务郎。

过字叔党。轼知杭州，过年十九，以诗赋解两浙路，礼部试下。及轼为兵部尚书，任右承务郎。轼帅定武，谪知英州，贬惠州，迁儋耳，渐徙廉、永，独过侍之。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，一身百为，不知其难。初至海上，为文曰《志隐》，轼览之曰：“吾可以安于岛夷矣。”因命作《孔子弟子别传》，轼卒于常州，过葬轼汝州郟城小峨眉山，遂家颖昌，营湖阴水竹数亩，名曰小斜川，自号斜川居士。卒，年五十二。

初监太原府税，次知颖昌府郟城县，皆以法令罢。晚权通判中山府。有《斜川集》二十卷。其《思子台赋》、《飓风赋》早行于世。时称为“小坡”，盖以轼为“大坡”也。其叔辙每称过孝，以训宗族。且言：“吾兄远居海上，惟成就此儿能文也。”七子：籥、籍、节、笈、筴、笛、箭。

论曰：苏轼自为童子时，士有传石介《庆历圣德诗》至蜀中者，轼历举诗中所言韩、富、杜、范诸贤以问其师。师怪而语之，则曰：“正欲识是诸人耳。”盖已有颉颃当世贤哲之意。弱冠，父子兄弟至京师，一日而声名赫然，动于四方。既而登上第，擢词科，入掌书命，出典方州。器识之闳伟，议论之卓犖，文章之雄隼，政事之精明，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，而以迈往之气辅之。故意之所向，言足以达其有猷，行足以遂其有为。至于祸患之来，节义足以固其有守，皆志与气所为也。仁宗初读轼、辙制策，退而喜曰：“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。”神宗尤爱其文，宫中读之，膳进忘食，称为天下奇才。二君

皆有以知轼，而轼卒不得大用。一欧阳修先识之，其名遂与之齐，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，天下之至公也，相不相有命焉，呜呼！轼不得相，又岂非幸欤？或谓：“轼稍自韬戢，虽不获柄用，亦当免祸。”虽然，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，尚得为轼哉？

列传第九十八

苏辙 族孙元老

苏辙，字子由，年十九，与兄轼同登进士科，又同策制举。仁宗春秋高，辙虑或倦于勤，因极言得失，而于禁廷之事，尤为切至。曰：

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，平居静虑，亦尝有忧于此乎，无忧于此乎？臣伏读制策，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。然臣愚不敏，窃意陛下有其言耳，未有其实也。往者宝元、庆历之间，西夏作难，陛下昼不安坐，夜不安席，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。然自西方解兵，陛下弃置忧惧之心，二十年矣。古之圣人，无事则深忧，有事则不惧。夫无事而深忧者，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，有事则大惧，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。臣疏远小臣，闻之道路，不知信否？

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优笑无度，坐朝不闻咨谏，便殿无所顾问。三代之衰，汉、唐之季，女宠之害，陛下亦知之矣。久而不止，百蠹将由之而出。内则蛊惑之所污，以伤和伐性；外则私谒之所乱，以败政害事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，不害外事也。今海内穷困，生民愁苦，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，所欲则给，不问有无。司会不敢争，大臣不敢谏，执契持敕，迅若兵火。国家内有养士、养兵之费，外有契丹、西夏之奉，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，臣恐陛下以此得谤，而民心不归也。

策入，辙自谓必见黜。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，范镇难之。蔡襄曰：“吾三司使也，司会之言，吾愧之而不敢怨。”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，请黜之。仁宗曰：“以直言召人，而以直言弃之，天下其谓我何？”宰相不得已，置之下等，授商州军事推官。时父洵被命修《礼书》，兄轼签书凤翔判官。辙乞养亲京师。三年，轼还，辙为大名推官。逾年，丁父忧。服除，神宗立已二年，辙上书言事，召对延和殿。

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，命辙为之属。吕惠卿附安石，辙与论多相牾。安石出《青苗书》使辙熟议，曰：“有不便，以告勿疑。”辙曰：“以钱贷民，使出息二分，本以救民，非为利也。然出纳之际，吏缘为奸，虽有法不能禁，钱入民手，虽良民不免妄用；及其纳钱，虽富民不免逾限。如此，则恐鞭箠必用，州县之事不胜烦矣。唐刘晏掌国计，未尝有所假贷。有尤之者，晏曰：‘使民侥幸得钱，非国之福；使吏倚法督责，非民之便。吾虽未尝假贷，而四方丰凶贵贱，知之未尝逾时。有贱必余，有贵必祟，以此四方无甚贵、甚贱之病，安用贷为？’晏之所言，则常平法耳。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，公诚能有意于民，举而行之，则晏之功可立俟也。”安石曰：“君言诚有理，当徐思之。”自此逾月不言青苗。

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，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，春散秋敛，与安石意合，于是青苗法遂行。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，访求遗利。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，皆莫敢言。辙往见陈升之曰：“昔嘉祐末，遣使宽恤诸路，各务生事，还奏多不可行，为天下笑。今何以异此？”又以书抵安石，力陈其不可。安石怒，将加以罪，升之止之，以为河南推官。会张方平知陈州，辟为教授。三年，授齐州掌书记。又三年，改著作佐郎。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。居二年，坐兄轼以诗得罪，

谪监筠州盐酒税，五年不得调。移知绩溪县。

哲宗立，以秘书省校书郎召。元祐元年，为右司谏。宣仁后临朝，用司马光、吕公著，欲革弊事，而旧相蔡确、韩缜、枢密使章惇皆在位，窥伺得失，辙皆论去之。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，倡行虐政以害天下。及势钧力敌，则倾陷安石，甚于仇雠，世尤恶之，至是，自知不免，乞宫观以避贬窜。辙具疏其奸，以散官安置建州。

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，欲复差役，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。辙言：“自罢差役仅二十年，吏民皆未习惯。况役法关涉众事，根芽盘错，行之徐缓，乃得审详。若不穷究首尾，忽遽便行，恐既行之后，别生诸弊。今州县役钱，例有积年宽剩，大约足支数年，且依旧雇役，尽今年而止。催督有司审议差役，趁今冬成法，来年役使乡户。但使既行之后，无复人言，则进退皆便。”光又以安石私设《诗》、《书新义》考试天下士，欲改科举，别为新格。辙言：“进士来年秋试，日月无几，而议不时决。诗赋虽小技，比次声律，用功不浅。至于治经，诵读讲解，尤不轻易。要之，来年皆未可施行。乞来年科场，一切如旧，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，或出己见，不专用王氏学。仍罢律义，令举人知有定论，一意为学，以待选试，然后徐议元祐五年以后科举格式，未为晚也。”光皆不能从。

初，神宗以夏国内乱，用兵攻讨，乃于熙河增兰州，于延安增安疆、米脂等五砦。二年，夏遣使贺登位，使还，未出境，又遣使入境。朝廷知其有请兰州、五砦地意，大臣议弃守未决。辙言曰：“顷者西人虽至，疆场之事，初不自言。度其狡心，盖知朝廷厌兵，确然不请，欲使此议发自朝廷，得以为重。朝廷深觉其意，忍而不予，情得势穷，始来请命，一失此机，必为后悔。彼若点集兵马，屯聚境上，许之则畏兵而予，不复为

恩；不予则边衅一开，祸难无已。间不容发，正在此时，不可失也。况今日之事，主上妙年，母后听断，将帅吏士，恩情未接，兵交之日，谁使效命？若其羽书沓至，胜负纷然，临机决断，谁任其责？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，早赐裁断，无使西人别致猖狂。”于是朝廷许还五砮，夏人遂服。迁起居郎、中书舍人。

朝廷议回河故道，辙为公著言：“河决而北，自先帝不能回。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，乃欲取而回之，其为力也难，而为责也重，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。”公著悟，竟未能用。进户部侍郎。辙因转对，言曰：“财赋之原，出于四方，而委于中都。故善为国者，藏之于民，其次藏之州郡。州郡有余，则转运司常足；转运司既足，则户部不困。唐制，天下赋税，其一上供，其一送使，其一留州。比之于今，上供之数可谓少矣。然每有缓急，王命一出，舟车相衔，大事以济。祖宗以来，法制虽殊，而诸道蓄藏之计，犹极丰厚。是以敛散及时，纵舍由己，利柄所在，所为必成。自熙宁以来，言利之臣，不知本末之术，欲求富国，而先困转运司。转运司既困，则上供不继；上供不继，而户部亦惫矣。两司既困，故内帑别藏，虽积如丘山，而委为朽壤，无益于算也。”寻又言：

臣以祖宗故事考之，今日本部所行，体例不同，利害相远，宜随事措置，以塞弊原。谨具三弊以闻：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，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，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。三监皆隶工部，则本部所专，其余无几，出纳损益，制在他司。顷者，司马光秉政，知其为害，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。当时所收，不得其要，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，深可惜也。

盖国之有财，犹人之有饮食。饮食之道，当使口司出纳，而腹制多寡。然后分布气血，以养百骸，耳目赖之以为聪明，

手足赖之以为力。若不专任口腹，而使手足、耳目得分治之，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，而况于安且寿乎！今户部之在朝廷，犹口腹也，而使他司分治其事，何以异此？自数十年以来，群臣每因一事不举，辄入建他司。利权一分，用财无艺。他司以办事为效，则不恤财之有无；户部以给财为功，则不问事之当否。彼此各营一职，其势不复相知，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，终亦无益，能否同病，府库卒空。今不早救，后患必甚。

昔嘉祐中，京师频岁大水，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。置监以来，比之旧案，所补何事？而大不便者，河北有外监丞，侵夺转运司职事。转运司之领河事也，郡之诸埽，埽之吏兵、储蓄，无事则分，有事则合。水之所向，诸埽趋之，吏兵得以并功，储蓄得以并用。故事作之日，无暴敛伤财之患，事定之后，徐补其阙，两无所妨。自有监丞，据法责成，缓急之际，诸埽不相为用，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。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，一也。

先帝一新官制，并建六曹，随曹付事，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，名虽近正而实非利。昔胄案所掌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，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，欲有兴作，户部不得与议。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，动以千计。浑脱之用，必军行乏水，过渡无船，然后须之。而其为物，稍经岁月，必至蠹败。朝廷无出兵之计，而有司营戢，不顾利害，至使公私应副，亏财害物。若专在转运司，必不至此。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，二也。

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，事有缓急，物有利害，皆得专之。今工部以办职为事，则缓急利害，谁当议之？朝廷近以箔场竹箔，积久损烂，创令出卖，上下皆以为当。指挥未几，复以诸处营造，岁有科制，遂令般运堆积，以破出卖之计。臣不知将

作见工几何，一岁所用几何？取此积彼，未用之间，有无损败，而遂为此计。本部虽知不便，而以工部之事，不敢复言。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，三也。

凡事之类此者多矣，臣不能遍举也。故愿明诏有司，罢外水监丞，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，至于都水、军器、将作三监，皆兼隶户部，使定其事之可否，裁其费之多少，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，程其作之迟速。苟可否、多少在户部，则伤财害民，户部无所逃其责矣。苟良苦、迟速在工部，则败事乏用，工部无所辞其谴矣。制出于一，而后天下贫富，可责之户部矣。

哲宗从之，惟都水仍旧。

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，比旧额数倍，命辙量事裁减。吏有白中孚曰：“吏额不难定也。昔之流内铨，今侍郎左选也，事之烦剧，莫过此矣。昔铨吏止十数，而今左选吏至数十，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，何也？昔无重法、重禄，吏通贿赂，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。今行重法，给重禄，贿赂比旧为少，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。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。旧法，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，重者至一分，轻者至一厘以下，积若干分而为一。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，则吏额多少之限，无所逃矣。”辙曰：“此群吏身计所系也。若以分数为人数，必大有所损，将大致纷诉，虽朝廷亦不能守。”乃具以白宰执，请据实立额，俟吏之年满转出，或事故死亡者勿补，及额而止。不过十年，羨额当尽。功虽稍缓，而见吏知非身患，不复怨矣。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，遂背辙议以立额，日裁损吏员，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。永寿复以脏刺配，大防略依辙议行之。代轼为翰林学士，寻权吏部尚书。使契丹，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、轼之文及辙《茯苓赋》，恨不得见全集。使还，

为御史中丞。

自元祐初，一新庶政，至是五年矣。人心已定，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，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，吕大防、刘摯患之，欲稍引用，以平夙怨，谓之“调停”。宣仁后疑不决，辙面斥其非，复上疏曰：

臣近面论，君子小人不可并处，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。然天威咫尺，言词迫遽，有所不尽，臣而不言，谁当救其失者！亲君子，远小人，则主尊国安；疏君子，任小人，则主忧国殆。此理之必然。未闻以小人在外，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，以自遗患也。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，至于牧守四方，奔走庶务，无所偏废可也。若遂引之于内，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，而导之于寝室，知虎豹之欲食肉，而开之以垆牧，无是理也。且君子小人，势同冰炭，同处必争。一争之后，小人必胜，君子必败。何者？小人贪利忍耻，击之则难去，君子洁身重义，沮之则引退。古语曰：“一薰一蕕，十年尚犹有臭。”盖谓此矣。

先帝聪明圣智，疾颓靡之俗，将以纲纪四方，比隆三代。而臣下不能将顺，造作诸法，上逆天意，下失民心。二圣因民所愿，取而更之，上下忻慰。则前者用事之臣，今朝廷虽不加斥逐，其势亦不能复留矣。尚赖二圣慈仁，宥之于外，盖已厚矣。而议者惑于说，乃欲招而纳之，与之共事，谓之“调停”。非辈若返，岂肯但已哉？必将戕害正人，渐复旧事，以快私忿。人臣被祸，盖不足言，臣所惜者，祖宗朝廷也。惟陛下断自圣心，勿为流言所惑，勿使小人一进，后有噬脐之悔，则天下幸甚。

疏入，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，曰：“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，其言极中理。”诸臣从而和之，“调停”之说遂已。

辙又奏曰：

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，而祖宗纲纪具在，州郡民物粗安。若大臣正己平心，无生事要功之意，因弊修法，为安民靖国之术，则人心自定，虽有异党，谁不归心？向者异同反覆之心，盖亦不足虑矣。但患朝廷举事，类不审详，曩者，黄河北流，正得水性，而水官穿凿，欲导之使东，移下就高，汨五行之理。及陛下遣使按视，知不可为，犹或固执不从。经今累岁，回河虽罢，减水尚存，遂使河朔生灵，财力俱困。今者西夏、青唐，外皆臣顺，朝廷招来之厚，惟恐失之。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，以侵其膏腴，议纳醇忠，以夺其节钺，功未可觐，争已先形。朝廷虽知其非，终不明白处置，若遂养成边衅，关陕岂复安居？如此二事，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，无生事要功者也。

昔嘉祐以前，乡差衙前，民间常有破产之患。熙宁以后，出卖坊场以雇衙前，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。及元祐之初，务于复旧，一例复差。官收坊场之钱，民出衙前之费，四方惊顾，众议沸腾。寻知不可，旋又复雇。去年之秋，又复差法。又熙宁雇役之法，三等入户，并出役钱，上户以家产高强，出钱无艺，下户昔不充役，亦遣出钱。故此二等入户，不免咨怨。至于中等，昔既已自差役，今又出钱不多，雇法之行，最为其便。罢行雇法，上下二等，欣跃可知，唯是中等则反为害。且如畿县中等之家，例出役钱三贯，若经十年，为钱三十贯而已。今差役既行，诸县手力，最为轻役；农民在官，日使百钱，最为轻费。然一岁之用，已为三十六贯，二年役满，为费七十余贯。罢役而归，宽乡得闲三年，狭乡不及一岁。以此较之，则差役五年之费，倍于雇役十年。赋役所出，多在中等。如此条目，不便非一，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，今五年矣。如此二事，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，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。

臣以闻见浅狭，不能尽知当今得失。然四事不去，如臣等辈犹知其非，而况于心怀异同，志在反覆，幸国之失，有以藉口者乎？臣恐如此四事，彼已默识于心，多造谤议，待时而发，以摇撼众听矣。伏乞宣谕宰执，事有失当，改之勿疑，法或未完，修之无倦。苟民心既得，则异议自消。陛下端拱以享承平，大臣逡巡以安富贵，海内蒙福，上下攸同，岂不休哉！

大臣耻过，终莫肯改。

六年，拜尚书右丞，进门下侍郎。初，夏人来贺登极，相继求和，且议地界。朝廷许约，地界已定，付以岁赐。久之，议不决。明年，夏人以兵袭泾原。杀掠弓箭手数千人，朝廷忍之不问，遣使往赐策命。夏人受礼倨慢，以地界为辞，不复入谢，再犯泾原。四年，来贺坤成节，且议地界。朝廷先以岁赐予之，地界又未决。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，熙河将佐范育、种谊等，遂背约侵筑买孤、胜如二堡，夏人即平荡之。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，及擅招其部人千余，朝廷却而不受，西边骚然。辙乞罢育、谊，别择老将以守熙河。宣仁后以为然，大臣竟主育、谊，不从。辙又面奏：“人君与人臣，事体不同。人臣虽明见是非，而力所不加，须至且止；人君于事，不知则已，知而不能行，则事权去矣。臣今言此，盖欲陛下收揽威柄，以正君臣之分而已。若专听所谓，不以渐制之，及其太甚，必加之罪，不免逐去。事至如此，岂朝廷美事？故臣欲保全大臣，非欲害之也。”

六年，熙河奏：“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，挑掘所争崖巉，杀人三日而退。乞因其退，急移近里堡砦于界，乘利而往，不须复守诚信。”下大臣会议。辙曰：“当先定议欲用兵耶，不用耶？”吕大防曰：“如合用兵，亦不得不用。”辙曰：“凡用兵，先论理之曲直。我若不直，兵决不当用。朝廷须与夏人

议地界，欲用庆历旧例，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，此理最简直。夏人不从，朝廷遂不固执。盖朝廷临事，常患先易后难，此所谓先易者也。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，依绥州例，以二十里为界，十里为堡铺，十里为草地。要约才定，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，一抹取直，夏人见从。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，夏人亦许。凡此所谓后难者也。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，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。陇诺祖宗旧疆，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？此则不直，致寇之大者也。”刘挚曰：“不用兵虽美，然事有须用兵者，亦不可不用也。”辙奏曰：“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，不于他处，专于所争处杀人、掘崖巉，此意可见，此非西人之罪，皆朝廷不直之故。熙河辄敢生事，不守诚信，臣欲诘责帅臣耳。”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，宣仁后遂从辙议。

时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书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，且言姚勳亦言之。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。辙奏：“前除清臣，给谏纷然，争之未定。今又用宗孟，恐不便。”宣仁后曰：“奈阙官何？”辙曰：“尚书阙官已数年，何尝阙事？今日用此二人，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。此三人者，非有大恶，但昔与王珪、蔡确辈并进，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。见今尚书共阙四人，若并用似此四人，使党类互进，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。”议遂止。

绍圣初，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，邓润甫为尚书左丞。二人久在外，不得志，稍复言熙、丰事以激怒哲宗意。会廷试进士，清臣撰策题，即为邪说。辙谏曰：

伏见御试策题，历诋近岁行事，有绍复熙宁、元丰之意。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，行大有为之志，其所设施，度越前古，盖有百世不可改者。在位近二十年，而终身不受尊号。裁损宗室，恩止袒免，减朝廷无穷之费。出卖坊场，顾募衙前，免民

间破家之患。黜罢诸科诵数之学，训练诸将慵惰之兵。置寄禄之官，复六曹之旧，严重禄之法，禁交谒之私。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，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。凡如此类，皆先帝之睿算，有利无害，而元祐以来，上下奉行，未尝失坠也。至于其他，事有失当，何世无之。父作之于前，子救之于后，前后相济，此则圣人之孝也。

汉武帝外事四征，内兴宫室，财用匱竭，于是修盐铁、榷酤、均输之政，民不堪命，几至大乱。昭帝委任霍光，罢去烦苛，汉室乃定。光武、显宗以察为明，以讷决事，上下恐惧，人怀不安。章帝即位，深鉴其失，代之以宽厚、恺悌之政，后世称焉。本朝真宗右文偃武，号称太平，而群臣因其极盛，为天书之说。章献临御，揽大臣之议，藏书梓宫，以泯其迹；及仁宗听政，绝口不言。英宗自藩邸入继，大臣创濮庙之议。及先帝嗣位，或请复举其事，寝而不答，遂以安静。夫以汉昭、章之贤，与吾仁宗、神宗之圣，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？臣不胜区区，愿陛下反覆臣言，慎勿轻事改易。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，擢任累岁不用之人，人怀私忿，而以先帝为辞，大事去矣。

哲宗览奏，以为引汉武方先朝，不悦。落职知汝州。居数月，元丰诸臣皆会于朝，再责知袁州。未至，降朝议大夫、试少府监，分司南京，筠州居住。三年，又责化州别驾，雷州安置，移循州。徽宗即位，徙永州、岳州，已而复太中大夫，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。崇宁中，蔡京当国，又降朝请大夫，罢祠，居许州，再复太中大夫致仕。筑室于许，号颍滨遗老，自作传万余言，不复与人相见。终日默坐，如是者几十年。政和二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追复端明殿学士。淳熙中，谥文定。

辙性沉静简洁，为文汪洋澹泊，似其为人，不愿人知之，

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，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。所著《诗传》、《春秋传》、《古史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栾城文集》并行于世。三子：迟、适、逊。族孙元老。

元老字子廷。幼孤力学，长于《春秋》，善属文。轼谪居海上，数以书往来。轼喜其为学有功，辙亦爱奖之。黄庭坚见而奇之，曰：“此苏氏之秀也。”举进士，调广都簿，历汉州教授、西京国子博士、通判彭州。

政和间，宰相喜开边西南，帅臣多啖诱近界诸族使纳土，分置郡县以为功，致茂州蛮叛，帅司遽下令招降。元老叹曰：“威不足以服，则恩不足以怀。”乃移书成都帅周焘曰：“此蛮跳梁山谷间，伺间窃发。彼之所长，我之所短，惟施、黔两州兵可与为敌。若檄数千人，使倍道往赴，贤于官军十万也。其次以为夔、陕兵大集，先以夔兵诱其前，陕兵从其后，不十日，贼必破。彼降而我受焉，则威怀之道得。今不讨贼，既招而还，必复叛，不免重用兵矣。”焘得书，即召与计事。元老又策：“茂有两道，正道自湿山趋长平，绝岭而上，其路险以高；间道自青崖关趋刁溪，循江而行，其路夷以径。当使正兵阵湿山，而阴出奇兵捣刁溪，与石泉并力合攻，贼腹背受敌，擒之必矣。”焘皆不能用，竟得罪。后帅至，如元老策，蛮势蹙，乃降。

除国子博士，历秘书正字、将作少监、比部考功员外郎，寻除成都路转运副使，为军器监，司农、卫尉、太常少卿。

元老外和内劲，不妄与人交。梁师成方用事，自言为轼外子，因缘欲见之，且求其文，拒不答。言者遂论元老苏轼从孙，且为元祐邪说，其学术议论，颇仿轼、辙，不宜在中朝。罢为提点明道宫。元老叹曰：“昔颜子附骥尾而名显，吾今以家世坐累，荣矣。”未几卒，年四十七。有诗文行于世。

论曰：苏辙论事精确，修辞简严，未必劣于其兄。王安石初议青苗，辙数语柅之，安石自是不复及此，后非王广廉傅会，则此议息矣。辙寡言鲜欲，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，故能尔也。若是者，轼宜若不及，然至论轼英迈之气，闳肆之文，辙为轼弟，可谓难矣。元祐秉政，力斥章、蔡，不主调停；及议回河、雇役，与文彦博、司马光异同；西边之谋，又与吕大防、刘摯不合。君子不党，于辙见之。辙与兄进退出处，无不相同，患难之中，友爱弥笃，无少怨尤，近古罕见。独其齿爵皆优于兄，意者造物之所赋与，亦有乘除于其间哉！

列传第九十九

吕大防 兄大忠 弟大钧 大临 刘摯 苏颂

吕大防，字微仲，其先汲郡人。祖通，太常博士。父贲，比部郎中。通葬京兆蓝田，遂家焉。大防进士及第，调冯翊主簿、永寿令。县无井，远汲于涧，大防行近境，得二泉，欲导而入县，地势高下，众疑无成理。大防用《考工》水地置泉之法以准之，不旬日，果疏为渠，民赖之，号曰“吕公泉”。

迁著作佐郎、知青城县。故时，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，获利三倍，民虽病不敢诉。大防始均出纳以平其直，事转闻，诏立法禁，命一路悉输租于官概给之。青城外控汶川，与敌相接。大防据要置逻，密为之防，禁山之樵采，以严障蔽。韩绛镇蜀，称其有王佐才。入权盐铁判官。

英宗即位，改太常博士。御史阙，内出大防与范纯仁姓名，命为监察御史里行。首言：“纪纲赏罚，未厌四方之望者有五：进用大臣而权不归上；大臣疲老而不得时退；外国骄蹇而不择将帅；议论之臣裨益阙失，而大臣沮之；疆场左右之臣，有败事而被赏、举职而获罪者。”又言：“富弼病足请解机务，章十余上而不纳；张昇年几八十，聪明已耗，哀乞骸骨而不从；吴奎有三年之丧，以其子召之者再，遣使召之者又再；程戡辞老不能守边，恐死塞上，免以尸枢还家为请，亦不许。陛下欲尽君臣之分，使病者得休，丧者得终，老者得尽其余年，则进退尽礼，亦何必过为虚饰，使四人之诚，不得自达邪？”

是岁，京师大水，大防曰：“雨水之患，至入宫城庐舍，杀人害物，此阴阳之沴也。”即陈八事，曰：主威不立，臣权太盛，邪议干正，私恩害公，辽、夏连谋，盗贼恣行，群情失职，刑罚失平。会执政议濮王称考，大防上言：“先帝起陛下为皇子，馆于宫中，凭几之命，绪言在耳，皇天后土，实知所托。设使先帝万寿，陛下犹为皇子，则安懿之称伯，于理不疑。岂可生以为子，没而背之哉？夫人君临御之始，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，以结其心。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，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，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。”章累十数上，出知休宁县。

神宗立，通判淄州。熙宁元年，知泗州，为河北转运副使。召直舍人院。韩绛宣抚陕西，命为判官，又兼河东宣抚判官，除知制诰。四年，知廷州。大防、昉欲城河外荒堆砦，众谓不可守，大防留戍兵修堡障，有不从者斩以徇。会环庆兵乱，绛坐黜，大防亦落知制诰，以太常博士知临江军。

数月，徙知华州。华岳摧，自山属渭河，被害者众。大防奏疏，援经质史，以验时事。其略曰：“‘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。’先王所以兴也；‘我生不有命在天’，后王所以坏也。

《书》云：‘惟先格王，正厥事。’愿仰承天威，俯酌时变，为社稷至计。”除龙图阁待制、知秦州。元丰初，徙永兴。神宗以彗星求言，大防陈三说九宜：曰治本，曰缓末，曰纳言。养民、教士、重谷，治本之宜三也；治边、治兵，缓末之宜二也；广受言之路，宽侵官之罚，恕诽谤之罪，容异同之论，此纳言之宜四也。累数千言。时用兵西夏，调度百出，有不便者辄上闻，务在宽民。及兵罢，民力比他路为饶，供亿军须亦无乏绝。进直学士。居数年，知成都府。

哲宗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、权开封府。有僧诳民取财，因

讼至廷下。验治得情，命抱具狱，即其所杖之，他挟奸者皆遁去。馆伴契丹使，其使黠，语颇及朝廷，大防密撻其隐事，诘之曰：“北朝试进士《至心独运赋》，不知此题于书何出？”使错愕不能对，自是不敢复出嫚词。

迁吏部尚书。夏使来，诏访以待遇之计，且曰：“向者所得边地，虽建立城堡，终虑孤绝难保。弃之则弱国，守之又有后悔，为当奈何？”大防言：“夏本无能为，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，盖料我急于议和耳。今使者到阙，宜令押伴臣僚，扣其不贺登极，以观厥意，足以测情伪矣。新收疆土，议者多言可弃，此虑之不熟也。至于守御之策，惟择将帅为先。太祖用姚内斌、董遵诲守环、庆，西人不敢入侵。昔以二州之力，御敌而有余；今以九州之大，奉边而不足。由是言之，在于得人而已。”元祐元年，拜尚书右丞，进中书侍郎，封汲郡公。西方息兵，青唐羌以为中国怯，使大将鬼章青宜结犯边。大防命洮州诸将乘间致讨，生擒之。

三年，吕公著告老，宣仁后欲留之京师。手札密访至于四五，超拜大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，提举修《神宗实录》。大防见哲宗年益壮，日以进学为急，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迺英御书解释上之，置于坐右。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，分上下篇，标曰《仁祖圣学》，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。

哲宗御迺英阁，召宰执、讲读官读《宝训》，至“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，仁宗曰：‘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，何用此也。’丁度曰：‘臣事陛下二十年，每奉德音，未始不及于忧勤，此盖祖宗家法尔。’”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，曰：“自三代以后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，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，臣请举其略。自古人主事母后，朝见有时，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；祖宗以来事母后，皆朝夕见，此事亲之法也。

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；本朝必先致恭，仁宗以至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，此事长之法也。前代宫闱多不肃，宫人或与廷臣相见，唐入阁图有昭容位；本朝宫禁严密，内外整肃，此治内之法也。前代外戚多预政事，常致败乱；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，此待外戚之法也。前代宫室多尚华侈；本朝宫殿止用赤白，此尚俭之法也。前代人君虽在宫禁，出舆入辇；祖宗皆步自内庭，出御后殿，岂乏人力哉，亦欲涉历广庭，稍冒寒暑，此勤身之法也。前代人主，在禁中冠服苟简；祖宗以来，燕居必以礼，窃闻陛下昨郊礼毕，具礼谢太皇太后，此尚礼之法也。前代多深于用刑，大者诛戮，小者远窜；惟本朝用法最轻，臣下有罪，止于罢黜，此宽仁之法也。至于虚己纳谏，不好畋猎，不尚玩好，不用玉器，不贵异味，此皆祖宗家法，所以致太平者。陛下不须远法前代，但尽行家法，足以为天下。”哲宗甚然之。

大防朴厚意直，不植党朋，与范纯仁并位，同心戮力，以相王室。立朝挺挺，进退百官，不可干以私，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，凡八年，始终如一。

恳乞避位，宣仁后曰：“上方富于春秋，公未可即去，少须岁月，吾亦就东朝矣。”未果而后崩。为山陵使，复命以观文殿大学士、左光禄大夫知颖昌府。寻改永兴军，使便其乡社。入辞，哲宗劳慰甚渥，曰：“卿暂归故乡，行即召矣。”未几，左正言上官均论其隳坏役法，右正言张商英、御史周秩、刘拯相继攻之，夺学士，知随州，贬秘书监，分司南京，居郢州。言者又以修《神宗实录》直书其事为诬诋，徙安州。

兄大忠自渭入对，哲宗询大防安否，且曰：“执政欲迁诸岭南，朕独令处安陆，为朕寄声问之。大防朴直，为人所卖，三二年可复相见也。”大忠泄其语于章惇，惇惧，绳之愈力。

绍圣四年，遂贬舒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循州。至虔州信丰而病，语其子景山曰：“吾不复南矣！吾死汝归，吕氏尚有遗种。”遂薨，年七十一。大忠请归葬，许之。

大防身長七尺，眉目秀发，声音如钟。自少持重，无嗜好，过市不左右游目，燕居如对宾客。每朝会，威仪翼如，神宗常目送之。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，相切磋论道考礼，冠昏丧祭，一本于古，关中言《礼》学者推吕氏。尝为《乡约》曰：“凡同约者，德业相劝，过失相规，礼俗相交，患难相恤，有善则书于籍，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，三犯而行罚，不悛者绝之。”

徽宗即位，复其官。高宗绍兴初，又复大学士，赠太师、宣国公，谥曰正愍。

大忠字进伯。登第，为华阴尉、晋城令。韩绛宣抚陕西，以大忠提举永兴路义勇。改秘书丞，检详枢密院吏、兵房文字。令条义勇利害。大忠言：“养兵猥众，国用日屈，汉之屯田，唐之府兵，善法也。弓箭手近于屯田，义勇近于府兵，择用一焉，兵屯可省矣。”为签书定国军判官。

熙宁中，王安石议遣使诸道，立缘边封沟，大忠与范育被命，俱辞行。大忠陈五不可，以为怀抚外国，恩信不洽，必致生患。罢不遣。令与刘忱使契丹，议代北地，会遭父丧。起复，知代州。契丹使萧素、梁颖至代，设次，据主席，大忠与之争，乃移次于长城北。换西上阁门使、知石州。大忠数与素、颖会，凡议，屡以理折之，素、颖稍屈。已而复使萧禧来求代北地，神宗召执政与大忠、忱议，将从其请。大忠曰：“彼遣一使来，即与地五百里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，则何如？”神宗曰：“卿是何言也。”对曰：“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，恐不可启其渐。”忱曰：“大忠之言，社稷大计，愿陛下熟思之。”执政知不可夺，议卒不决，罢忱还三司，大忠亦终丧制。其后竟以

分水岭为界焉。

元丰中，为河北转运判官，言：“古者理财，视天下犹一家。朝廷者家，外计者兄弟，居虽异而财无不同。今有司惟知出纳之名，有余不足，未尝以实告上。故有余则取之，不足莫之与，甚大患也。”乃上生财、养民十二事。徙提点淮西刑狱。时河决，飞蝗为灾，大忠入对，极论之，诏归故官。

元祐初，历工部郎中、陕西转运副使、知陕州，以直龙图阁知秦州，进宝文阁待制。夏人自犯麟府、环庆后，遂绝岁赐，欲遣使谢罪，神宗将许之。大忠言：“夏人强则纵，困则服，今阳为恭顺，实惧讨伐。宜且命边臣诘其所以来之辞，若惟请是从，彼将有以窥我矣。”

时郡余民粟，豪家因之制操纵之柄。大忠选僚案自旦入仓，虽斗升亦受，不使有所壅阏。民喜，争运粟于仓，负钱而去，得百余万斛。

马涓以进士举首入幕府，自称状元。大忠谓曰：“状元云者，及第未除官之称也，既为判官则不可。今科举之习既无用，修身为己之学，不可不勉。”又教以临政治民之要，涓自以为得师焉。谢良佐教授州学，大忠每过之，听讲《论语》，必正襟敛容曰：“圣人言行在焉，吾不敢不肃。”

尝献曰：“夏人戍守之外，战士不过十万，吾三路之众，足以当之矣。彼屡犯王略，一不与校，臣窃羞之。”绍圣二年，加宝文阁直学士、知渭州，付以秦、渭之事，奏言：“关、陕民力未裕，士气沮丧，非假之岁月，未易枝梧。”因请以职事对。大抵欲以计徐取横山，自汝遮残并迤邐进筑，不求近功。

既而钟傅城安西，王文郁亦用事，章惇、曾布主之，大忠议不合；又乞以所进职为大防量移，惇、布陈其所言与元祐时异，徙知同州，旋降待制致仕。卒，诏复学士官，佐其葬。

大钧字和叔。父蕘，六子，其五登科，大钧第三子也。中乙科，调秦州右司理参军，监延州折博务。改光禄寺丞、知三原县。请代蕘入蜀，移巴西县。蕘致仕，大钧亦移疾不行。

韩绛宣抚陕西、河东，辟书写机密文字。府罢，移知候官县，故相曾公亮镇京兆，荐知泾阳县，皆不赴。丁外艰，家居讲道。数年，起为诸王宫教授。求监凤翔船务，制改宣义郎。

会伐西夏，鄜延转运司檄为从事。既出塞，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，欲还安定取粮，使大钧请于种谔。谔曰：“吾受命将兵，安知粮道！万一不继，召稷来，与一剑耳。”大钧性刚直，即曰：“朝廷出师，去塞未远，遂斩转运使，无君父乎？”谔意折，强谓大钧曰：“君欲以此报稷，先稷受祸矣！”大钧怒曰：“公将以此言见恐邪？吾委身事主，死无所辞，正恐公过耳。”谔见其直，乃好谓曰：“子乃尔邪？今听汝矣！”始许稷还。是时，微大钧盛气诮谔，稷且不免。未几，道得疾，卒，年五十二。

大钧从张载学，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。居父丧，衰麻葬祭，一本于礼。后乃行于冠昏、膳饮、庆吊之间，节文粲然可观，关中化之。尤喜讲明井田兵制，谓治道必自此始，悉撰次为图籍，可见于用。虽皆本于载，而能自信力行，载每叹其勇为不可及。

大临字与叔。学于程颐，与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在程门，号“四先生”。通《六经》，尤邃于《礼》。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，令可行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。

其论选举曰：“古之长育人才者，以士众多为乐；今之主选举者，以多为患。古以礼聘士，常恐士之不至；今以法待士，常恐士之竞进。古今岂有异哉。盖未之思尔。夫为国之要，不过得人以治其事，如为治必欲得人，惟恐人才之不足，而何患

于多？如治事皆任其责，惟恐士之不至，不忧其竞进也。今取人而用，不问其可任何事；任人以事，不问其才之所堪。故入流之路不胜其多，然为官择士则常患乏才；待次之吏历岁不调，然考其职事则常患不治。是所谓名实不称，本末交戾。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，未之有也。今欲立士规以养德厉行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，定试法以区别能否，修辟法以兴能备用，严举法以核实得人，制考法以责任考功，庶几可以渐复古矣。”

富弼致政于家，为佛氏之学。大临与之书曰：“古者三公无职事，惟有德者居之，内则论道于朝，外则主教于乡。古之大人当是任者，必将以斯道觉斯民，成己以成物，岂以爵位进退、体力盛衰为之变哉？今大道未明，人趋异学，不入于庄，则入于释。疑圣人为未尽善，轻礼义为不足学，人伦不明，万物憔悴，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。以道自任，振起坏俗，在公之力，宜无难矣。若夫移精变气，务求长年，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，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？”弼谢之。

元祐中，为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。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，可备劝学，未及用而卒。

刘摯，字莘老，永静东光人。儿时，父居正课以书，朝夕不少间。或谓：“君止一子，独不可少宽邪？”居正曰：“正以一子，不可纵也。”十岁而孤，鞠于外氏，就学东平，因家焉。

嘉祐中，擢甲科，历冀州南宫令。县比不得入，俗化凋敝，其赋甚重，输绢匹折税钱五百，绵两折钱三十，民多破产。摯援例旁郡，条请裁以中价。转运使怒，将劾之。摯固请曰：“独一州六邑被此苦，决非法意，但朝廷不知耳。”遂告于朝。三司使包拯奏从其议，自是绢为钱千三百，绵七十有六。民欢呼至泣下，曰：“刘长官活我！”是时，摯与信都令李冲、清

河令黄莘皆以治行闻，人称为“河朔三令”。

徙江陵观察推官，用韩琦荐，得馆阁校勘。王安石一见器异之，擢检正中书礼房，默默非所好也。才月余，为监察御史里行，欣然就职，归语家人曰：“趣装，毋为安居计。”未及陛对，即奏论：“亳州狱起不止，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进，今弼已得罪，愿少宽之。”又言：“程昉开漳河，调发猝迫，人不堪命。赵子几擅升畿县等，使纳役钱，县民日数千人遮诉宰相，京师喧然，何以示四方？张靓、王廷老擅增两浙役钱，督赋严急，人情嗟怨。此皆欲以羨余希赏，愿行显责，明朝廷本无聚敛之意。”

及入见，神宗面赐褒谕。因问：“卿从学王安石邪？安石极称卿器识。”对曰：“臣东北人，少孤独学，不识安石也。”退而上疏曰：“君子小人之分，在义利而已。小人才非不足用，特心之所向，不在乎义。故希赏之志，每在事先；奉公之心，每在私后。陛下有劝农之意，今变而为烦扰；陛下有均役之意，今倚以为聚敛。其有爱君之心，忧国之言者，皆无以容于其间。今天下有喜于敢为，有乐于无事。彼以此为流俗，此以彼为乱常。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，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。此风浸成，汉、唐党祸必起矣。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。臣愿陛下虚心平听，审察好恶，前日意以为是者，今更察其非；前日意以为短者，今更用其长。稍抑虚哗轻伪、志近忘远、幸于苟合之人，渐察忠厚慎重、难进易退、可与有为之士。收过与不及之俗，使会于大中之道，则施設变化，惟陛下号令之而已。”

又论率钱助役、官自雇人有十害，其略曰：“天下州县户役，虚实轻重不同。今等以为率，则非一法所能齐；随其所宜，各自立法，则纷扰散殊，何以统率？一也。新法谓版籍不实，

故令别立等第。且旧籍既不可信，今何以得其无失？不独搔扰生事患，将使富输少，贫输多，二也。天下上户少，中户多。上户役数而重，故以助钱为幸。中户役简而轻，下户役所不及。今概使输钱，则为不幸，三也。有司欲多得雇钱，而患上户之寡，故不用旧籍，临时升降，使民何以堪命？四也。岁有丰凶，而役人有定数，助钱不可阙。非若税赋有倚阁、减放之期，五也。谷、麦、布、帛，岁有所出，而助法必输见钱，六也。二税科买，色目已多，又概率钱以竭其所有，斯民无有悦而愿为农者，户口当日耗失，七也。侥幸者又将缘法生奸，如近日两浙倍科钱数，自以为功，八也。差法近者十余年，远或二十年，乃一充役，民安习之久矣。今官自雇人，直重则民不堪，轻则人不愿，不免以力殴之就役，九也。且役人必用乡户，家有常产，则必知自爱；性既愚实，则罕有盗欺。今一切雇募，但得轻猾浮伪之人，巧诈相资，何所不至？十也。”

会御史中丞杨绘亦言其非，安石使张璪作十难以诘之，璪辞不为，司农曾布请为之。既作十难，且劾摯、绘欺诞怀向背。诏问状，绘惧谢罪。摯奋曰：“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，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！”即条对所难，以伸其说。且曰：“臣待罪言责，采士民之说以闻于上，职也。今有司遽令分析，是使之较是非，争胜负，交口相直，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！所谓向背，则臣所向者义，所背者利；所向者君父，所背者权臣。愿以臣章并司农奏宣示百官，考定当否。如臣言有取，幸早施行，若稍涉欺罔，甘就窜逐。”不报。

摯明日复上疏曰：“陛下起居言动，躬蹈德礼，夙夜厉精，以亲庶政。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，谁致之耶？陛下注意以望太平，而自以太平为己任，得君专政者是也。二三年间，开阖动摇，举天下无一物得安其所者。盖自青苗之议起，而天下始有

聚敛之疑；青苗之议未允，而均输之法行；均输之法方扰，而边鄙之谋动；边鄙之祸未艾，而助役之事兴。至于求水利，行淤田，并州县，兴事起新，难以遍举。其议财，则市井屠贩之人，皆召至政事堂。其征利，则下至历日，而官自鬻之。推此而往，不可究言。轻用名器，淆混贤否：忠厚老成者，摈之为无能；狭少僂辩者，取之为可用；守道忧国者，谓之流俗；败常害民者，谓之通变。凡政府谋议经画，除用进退，独与一掾属决之，然后落笔。同列预闻，反在其后。故奔走乞丐之人，其门如市。今西夏之款未入，反侧之兵未安，三边疮痍，流溃未定。河北大旱，诸路大水，民劳财乏，县官减耗。圣上忧勤念治之时，而政事如此，皆大臣误陛下，而大臣所用者，误大臣也。”疏奏，安石欲窜之岭外，神宗不听，但谪监衡州盐仓。绘出知郑州，琥亦落职。挚乞诣郟迁葬，然后奔赴贬所，许之。

先是，仓吏与纲兵奸利相市，盐中杂以伪恶，远人未尝食善盐。挚悉意核视，且储其羨以为赏，弊减什七。父老目为“学士盐”。久之，签书南京判官。会司农新令，尽斥卖天下祠庙，依坊场河度法收净利。南京阙伯庙岁钱四十六贯，微子庙十三贯。挚叹曰：“一至于此！”往见留守张方平曰：“独不能为朝廷言之耶？”方平瞿然，托挚为奏曰：“阙伯迁商丘，主祀大火，火为国家盛德所乘，历世尊为大祀。微子，宋始封之君，开国此地，本朝受命，建号所因。又有双庙者，唐张巡、许远孤城死贼，能捍大患。今若令承买小人规利，冗褻渎慢，何所不为，岁收微细，实损大体。欲望留此三庙，以慰邦人崇奉之意。”从之。又见《方平传》。

入同知太常礼院。元丰初，改集贤校理、知大宗正寺丞，为开封府推官。神宗开天章阁，议新官制，除至礼部郎中，曰：“此南宫舍人，非他曹比，无出刘挚者。”即命之。俄迁右司

郎中。

初，宰掾每于执政分厅时，请问白事，多持两端伺意指。摯始请以公礼聚见，共决可否。或不便摯所请，坐以开封不置历事罢归。明年，起知滑州。哲宗即位，宣仁后同听政，召为吏部郎中，改秘书少监，擢侍御史。上疏曰：“昔者周成王幼冲践祚，师保之臣，周公、太公其人也。仁宗皇帝盛年嗣服，用李维、晏殊为侍读，孙奭、冯元为侍讲，听断之暇，召使入侍。陛下春秋鼎盛，在所资养。愿选忠信孝悌、惇茂老成之人，以充劝讲进读之任，便殿燕坐，时赐延对，执经诵说，以广睿智，仰副善继求治之志。”

他日讲筵进读，至仁宗不避庚戌临奠张士逊，侍读曰：“国朝故事，多避国音。国朝角音，木也，故畏庚辛。”哲宗问：“果当避否？”摯进曰：“阴阳拘忌，圣人不取，如正月祈谷必用上辛，此岂可改也？汉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，唐太宗以辰日哭张公谨，仁宗不避庚戌日，皆陛下所宜取法。”哲宗然之。

摯又言：“谏官御史员缺未补，监察虽满六员，专以察治官司公事，而不预言责。臣请增补台谏，并许言事。”时蔡确、章惇在政地，与司马光不相能。摯因久早上言：“《洪范》：‘庶征肃，时雨若。’《五行传》：‘政缓则冬旱。’今庙堂大臣，情志乖睽，议政之际，依违排狠，语播于外，可谓不肃。政令二三，舒缓不振。比日日青无光，风霾昏暝，上天警告，皆非小变。愿进忠良、通壅塞，以答天戒。”

蔡确为山陵使，神宗灵驾发引前夕不入宿，摯劾之，不报。及使回，既朝即视事，摯又奏确不引咎自劾。无何，确上表自陈，尝请收拔当世之耆艾，以陪辅王室，蠲省有司之烦碎，以慰安民心。摯谓：“使确诚有是请，不言于先朝，为不忠之罪；

言于今日，为取容之计。诚无是请，则欺君莫大于此。”又疏确过恶大略有十，论章惇凶悍轻佻，无大臣体，皆罢去。

初，神宗更新学制，养士以千数，有司立为约束，过于烦密。挚上疏曰：“学校为育材首善之地，教化所从出，非行法之所。虽群居众聚，帅而齐之，不可无法，亦有礼义存焉。先帝体道制法，超汉轶唐，养士之盛，比隆三代。然而比以太学屡起狱讼，有司缘此造为法禁，烦苛愈于治狱，条目多于防盗，上下疑贰，以求苟免。甚可怪者，博士、诸生禁不相见，教谕无所施，质问无所从，月巡所隶之斋而已。斋舍既不一，随经分隶，则又《易》博士兼巡《礼》斋，《诗》博士兼巡《书》斋，所至备礼请问，相与揖诺，亦或不交一言而退，以防私请，以杜贿赂。学校如此，岂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？治天下者，遇人以君子、长者之道，则下必有君子、长者之行而应乎上。若以小人、犬彘遇之，彼将以小人、犬彘自为，而况以此行于学校之间乎？愿罢其制。”又请杂用经义、诗赋取士，复贤良方正科，罢常平、免役，引朱光庭、王岩叟为言官。执宪数月，正色弹劾，多所贬黜，百僚敬惮，时人以比包拯、吕晦。

元祐元年，擢御史中丞。挚上疏曰：“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。朝廷意在总核，下必有刻薄之行；朝廷务在宽大，下必有苟简之事。习俗怀利，迎意趋和，所为近似，而非上之意本然也。今因革之政本殊，而观望之俗故在。昨差役初行，监司已有迎合争先，不校利害，一概定差，一路为之骚动者。朝廷察其如此，固已黜之矣。以是观之，大约类此。向来黜责数人者，皆以非法掊克，市进害民，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。昧者不达，矫枉过正，顾可不为之禁哉？请立监司考绩之制。”

拜尚书右丞，连进左丞、中书侍郎，迁门下侍郎。胡宗愈除右丞，谏议大夫王觜疏其非是，宣仁后怒，将加深谴。挚开

救甚力，帘中厉声曰：“若有人以门下侍郎为奸邪，甘受之否？”摯曰：“陛下审察毁誉每如此，天下幸甚！然愿顾大体，宗愈进用，自有公议，必致贬谏官而后进，恐宗愈亦所未安。”宣仁后意解，覲得补郡守。

摯与同列奏事论人才，摯曰：“人才难得，能否不一。性忠实而才识有余，上也；才识不逮而忠实有余，次也；有才而难保，可藉以集事，又其次也。怀邪观望，随时势改变，此小人也，终不可用。”哲宗及宣仁后曰：“卿常能如此用人，国家何忧！”六年，拜尚书右仆射。

摯性峭直，有气节，通达明锐，触机辄发，不为利怵威诱。自初辅政至为相，修严宪法，辨白邪正，专以人物处心，孤立一意，不受谒请。子弟亲戚入官，皆令赴铨部以格调选，未尝以干朝廷。与吕大防同位，国家大事，多决于大防，惟进退士大夫，实执其柄。然持心少恕，勇于去恶，竟为朋谗奇中。先是，邢恕谪官永州，以书抵摯。摯故与恕善，答其书，有“永州佳处，第往以俟休复”之语。排岸官茹东济，倾险人也，有求于摯，不得，见其书，阴录以示御史中丞郑雍、侍御史杨畏。二人方交章击摯，遂笺释其语上之，曰：“‘休复’者，语出《周易》，‘以俟休复’者，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。”又章惇诸子故与摯之子游，摯亦间与之接。雍、畏谓延见接纳，为牢笼之计，以冀后福。宣仁后于是面喻摯曰：“言者谓卿交通匪人，为异日地，卿当一心王室。若章惇者，虽以宰相处之，未必乐也。”摯皇惧退，上章自辨，执政亦为之言。宣仁后曰：“垂帘之初，摯排斥奸邪，实为忠直。但此二事，非所当为也。”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郢州。给事中朱光庭驳云：“摯忠义自奋，朝廷擢之大位，一旦以疑而罢，天下不见其过。”光庭亦罢。七年，徙大名，又为雍等所遏，徙知青州。

绍圣初，来之邵、周秩论摯变法、弃地罪，夺职知黄州，再贬光禄卿，分司南京，蕲州居住。将行，语诸子曰：“上用章惇，吾且得罪。若惇顾国事，不迁怒百姓，但责吾曹，死无所恨。正虑意在报复，法令益峻，奈天下何！”忧形于色，无一言及迁谪意。四年，陷邢恕之谤，贬鼎州团练副使，新州安置。惟一子从。家人涕泣愿侍，皆不听。至数月，以疾卒，年六十八。

初，摯与吕大防为相，文及甫居丧，在洛怨望，服除，恐不得京官，抵书邢恕曰：“改月遂除，入朝之计未可必。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，其徒实繁。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，济之以‘粉昆’，必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，可为寒心。”其谓司马昭者，指吕大防独当国久；‘粉昆’者，世以驸马都尉为‘粉侯’，韩嘉彦尚主，以兄忠彦为‘粉昆’也。恕以书示蔡硕、蔡渭，渭上书讼摯及大防等十余人陷其父确，谋危宗社，引及甫书为证。时章惇、蔡卞诬造元祐诸人事不已，因是欲杀摯及梁焘、王岩叟等。以为摯有废立之意，遂起同文馆狱，用蔡京、安惇杂治，逮问及甫。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权侍郎，又忠彦虽罢，哲宗眷之未衰，乃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摯，“粉”谓王岩叟面白如粉，“昆”谓梁焘字况之，“况”犹“兄”也。又问实状，但云：“疑其事势如此。”会摯卒，京奏不及考验，遂免其子官，与家属徙英州，凡三年，死于瘴者十人。

徽宗立，诏反其家属，用子跂请，得归葬。跂又伏阙诉及甫之诬，遂贬及甫并渭于湖外，复摯中大夫。蔡京为相，降朝散大夫。后又复观文殿大学士、太中大夫。绍兴初，赠少师，谥曰忠肃。

摯嗜书，自幼至老，未尝释卷。家藏书多自雠校，得善本

或手抄录，孜孜无倦。少好《礼》学，其究《三礼》，视诸经尤粹。晚好《春秋》，考诸儒异同，辨其得失，通圣人经意为多。其教子孙，先行实，后文艺。每曰：“士当以器识为先，一号为文人，无足观矣。”

跂能为文章，遭党事，为官拓落，家居避祸，以寿终。

苏颂，字子容，泉州南安人。父绅，葬润州丹阳，因徙居之。第进士，历宿州观察推官、知江宁县。时建业承李氏后，税赋图籍，一皆无艺，每发敛，高下出吏手。颂因治讯他事，互问民邻里丁产，识其详。及定户籍，民或自占不悉，颂警之曰：“汝有某丁某产，何不言？”民骇惧，皆不敢隐，遂划剔夙蠹，成赋一邑，简而易行，诸令视以为法，至领某民拜庭下以谢。凡民有忿争，颂喻以乡党宜相亲善，若以小忿而失欢心，一旦缓急，将何赖焉。民往往谢去，或半途思其言而止。时监司王鼎、王绰、杨紘于部吏少许可，及观颂施設，则曰：“非吾所及也。”

调南京留守推官，留守欧阳修委以政，曰：“子容处事精审，一经阅览，则修不复省矣。”时杜衍老居睢阳，见颂，深器之，曰：“如君，真所谓不可得而亲疏者。”衍又自谓平生人罕见其用心处，遂自小官以至为侍从、宰相所以施設出处，悉以语颂，曰：“以子相知，且知子异日必为此官，老夫非以自矜也。”故颂后历政，略似衍云。

皇祐五年，召试馆阁校勘，同知太常礼院。至和中，文彦博为相，请建家庙，事下太常。颂议以为：“礼，大夫士有田则祭，无田则荐，是有土者乃为庙祭也。有田则有爵，无土无爵，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，是有庙者止于其躬，子孙无爵，祭乃废也。若参合古今之制，依约封爵之令，为之等差，锡以土田，然后庙制可议。若犹未也，即请考案唐贤寝堂祠飨仪，止

用燕器常食而已。”

嘉祐中，诏礼院议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灵宫，颂谓：“敕书云：‘向因忿郁，偶失谦恭’，此则无可废之事。又云：‘朕念其自历长秋，仅周一纪，逮事先后，祇奉寝园’，此则有不当废之悔。又云：‘可追复皇后，其祔庙谥册并停。’此则有合祔庙及谥册之义。请祔郭皇后于后庙，以成追复之道。”众论未定，宰相曾公亮问曰：“郭后，上元妃，若祔庙，则事体重矣。”颂曰：“国朝三圣，贺、尹、潘皆元妃，事体正相类。今止祔后庙，则岂得有同异之言。”公亮曰：“议者以谓阴逼母后，是恐万岁后配祔之意。”颂曰：“若加一‘怀’、‘哀’、‘愍’之谥，则不为逼矣。”公亮叹服。

迁集贤校理，编定书籍。颂在馆下九年，奉祖母及母，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，甘旨融怡，昏嫁以时。妻子衣食常不及，而处之晏如。富弼尝称颂为古君子，及与韩琦为相，同表其廉退，以知颍州。通判赵至忠本边徼降者，所至与守竞，颂待之以礼，具尽诚意。至忠感泣曰：“身虽夷人，然见义则服，平生诚服者，唯公与韩魏公耳。”

仁宗崩，建山陵，有司以不时难得之物厉诸郡。颂曰：“遗诏务从俭约，岂有土不产而可强赋乎？量其有无，事亦随集。”英宗即位，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。颂言：“周制六军出于六乡，在三畿四郊之地；唐设十二卫，亦散布畿内郡县，又以关内诸府分隶之，皆所以临制四方，为国藩卫。国朝禁兵，多屯京师及畿内东南诸县，虽馈运为便，而西边武备殊阙。今中牟、长垣都门要冲，二鄙驿置皆由此，而旧不屯兵，阒无防守，请置营益兵，以备非常。”明年，饥民果乘虚犯长垣，戕官吏，如颂虑。颂又请以获盗多寡为县令殿最法，以谓：“巡检、县尉，但能捕盗，而不能使人不为盗；能使其不为盗者，

县令也。且民罹剽劫之害，而长官不任其责，可乎？”

迁度支判官。送契丹使，宿恩州，驿舍火，左右请出避，颂不动。州兵欲入救，闭门不纳，徐使防卒扑灭之。初火时，郡人汹汹，唱使者有变，救兵亦欲因而生事，赖颂安静而止。遂闻京师，神宗疑焉。颂使还，入奏，称善久之。命为淮南转运使。召修起居注，擢知制诰、知通进银台司、知审刑院。

时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罪至死，法官援李希辅例，杖脊黥配海岛。颂奏曰：“希辅、仲宣均为枉法，情有轻重。希辅知台，受赇数百千，额外度僧。仲宣所部金坑，发檄巡检体究，其利甚微，土人惮兴作，以金八两属仲宣，不差官比较，止系违令，可比恐喝条，视希辅有间矣。”神宗曰：“免杖而黥之，可乎？”颂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仲宣官五品，今贷死而黥之，使与徒隶为伍，虽其人无可矜，所重者，污辱衣冠耳。”遂免仗黥，流海外，遂为定法。

又言：“提举青苗官不能体朝廷之意，邀功争利，务为烦扰。且与诸司不相临统，文移同异，州县莫知适从。乞与常平、众役一切付之监司，改提举为之属，则事有统一，而于更张之政无所损也。”不从。

大臣荐秀州判官李定，召见，擢太子中允，除监察御史里行。宋敏求知制诰，封还词头。复下，颂当制，颂奏：“祖宗朝，天下初定，故不起孤远而登显要者。真宗以来，虽有幽人异行，亦不至超越资品。今定不由铨考，擢授朝列；不缘御史，荐置宪台。虽朝廷急于用才，度越常格，然隳紊法制，所益者小，所损者大，未敢具草。”次至李大临，亦封还。神宗曰：“去年诏，台官有阙，委御史台奏举，不拘官职高下。”颂与大临对曰：“从前台官，于太常博士以上、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。后为难得资叙相当，故朝廷特开此制。止是不限博士、员

郎，非谓选人亦许奏举。若不拘官职高下，并选人在其间，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为里行，不必更改中允也。今定改京官，已是优恩，更处之宪台，先朝以来，未有此比。幸门一启，则士涂奔竞之人，希望不次之擢，朝廷名器有限，焉得人人满其意哉！”执奏不已，于是并落知制诰，归工部郎中班，天下谓颂及敏求、大临为“三舍人”。

岁余，知婺州。方溯桐庐，江水暴迅，舟横欲覆，母在舟中几溺矣，颂哀号赴水救之，舟忽自正。母甫及岸，舟乃覆，人以为纯孝所感。徙亳州，有豪妇罪当杖而病，每旬检之，未愈，谯簿邓元孚谓颂子曰：“尊公高明以政称，岂可为一妇所绾。但谕医如法检，自不诬矣。”颂曰：“万事付公议，何容心焉。若言语轻重，则人有观望，或致有悔。”既而妇死，元孚惭曰：“我辈狭小，岂可测公之用心也。”加集贤院学士、知应天府。吕惠卿尝语人曰：“子容，吾乡里先进，苟一诣我，执政可得也。”颂闻之，笑而不语。凡更三赦，大临还侍从，颂才授秘书监、知通进银台司。吴越饥，选知杭州。一日，出遇百余人，哀诉曰：“某以转运司责逋市易缗钱，夜囚昼系，虽死无以偿。”颂曰：“吾释汝，使汝营生，奉衣食之余，悉以偿官，期以岁月而足，可乎？”皆谢不敢负，果如期而足。

颂宴客有美堂，或告将兵欲乱，颂密使捕渠领十辈，荷校付狱中，迨夕会散，坐客不知也。及修两朝正史，转右谏议大夫。使契丹，遇冬至，其国历后宋历一日。北人问孰为是，颂曰：“历家算术小异，迟速不同，如亥时节气交，犹是今夕；若逾数刻，则属子时，为明日矣。或先或后，各从其历可也。”北人以为然。使还以奏，神宗嘉曰：“朕尝思之，此最难处，卿所对殊善。”因问其山川、人情向背，对曰：“彼讲和日久，颇窃中国典章礼义，以维持其政，上下相安，未有离贰之意。

昔汉武帝自谓：‘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，虽久勤征讨，而匈奴终不服。’至宣帝，呼韩单于稽首称藩。唐自中叶以后，河湟陷于吐蕃，宪宗每读《贞观政要》，慨然有收复意。至宣宗时，乃以三关、七州归于有司。由此观之，外国之叛服不常，不系中国之盛衰也。”颂意盖有所讽，神宗然之。

元丰初，权知开封府，颇严鞭朴。谓京师浩穰，须弹压，当以柱后惠文治之，非毫、颖卧治之比。有僧犯法，事连祥符令李纯，颂置不治。御史舒亶纠其故纵，贬秘书监、知濠州。

初，颂在开封，国子博士陈世儒妻李恶世儒庶母，欲其死，语群婢曰：“博士一日持丧，当厚饷汝辈。”既而母为婢所杀，开封治狱，法吏谓李不明言使杀姑，法不至死。或谮颂欲宽世儒夫妇，帝召颂曰：“此人伦大恶，当穷竟。”对曰：“事在有司，臣固不敢言宽，亦不敢谕之使重。”狱久不决。至是，移之大理。意颂前次请求，移御史台逮颂对。御史曰：“公遽自言，毋重困辱。”颂曰：“诬人死，不可为已，若自诬以获罪，何伤乎？”即手书数百言伏其咎。帝览奏牍，以为疑，反覆究实，乃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文傅致也，由是事得白。同列犹以尝因人语及世儒帷薄事，颂应曰：“然。”以是为泄狱情，罢郡。

未几，知河阳，改知沧州。入辞，帝曰：“朕知卿久，然每欲用，辄为事夺，命也夫！卿直道，久而自明。”颂顿首谢。召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。唐制，吏部主文选，兵部主武选；神宗谓三代、两汉本无文武之别，议者不知所处。颂言：“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，分品秩而掌选事。今欲文武一归吏部，则宜分左右曹掌之，每选更以品秩分治。”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。

因陛对，神宗谓颂曰：“欲修一书，非卿不可。契丹通好八十余年，盟誓、聘使、礼币、仪式，皆无所考据，但患修书

者迁延不早成耳。然以卿度，此书何时可就？”颂曰：“须一二年。”曰：“果然，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。”及书成，帝读《序引》，喜曰：“正类《序卦》之文。”赐名《鲁卫信录》。

帝尝问宗子主祭、承重之义，颂对曰：“古者贵贱不同礼，诸侯、大夫世有爵禄，故有大宗、小宗、主祭、承重之义，则丧服从而异制，匹士庶人亦何预焉。近代不世爵，宗庙因而不立，尊卑亦无所统，其长子孙与众子孙无以异也。今《五服敕》，嫡孙为祖、父为长子犹斩衰三年，生而情礼则一，死而丧服独异，恐非先王制礼之本意。世俗之论，乃以三年之丧为承重，不知为承大宗之重也。臣闻庆历中，朝廷议百僚应任子者，长子与长孙差优与官，余皆降杀，亦近古立宗之法。乞诏礼官、博士参议礼律，合承重者，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礼，立为宗子继祖者，以异于众子孙之法。士庶人不当同用一律，使人知尊祖，不违礼教也。”除吏部侍郎，迁光禄大夫。遭母丧，帝遣中贵人唁劳，赐白金千两。

元祐初，拜刑部尚书，迁吏部兼侍读。奏：“国朝典章，沿袭唐旧，乞诏史官采《新》、《旧唐书》中君臣所行，日进数事，以备圣览。”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，进汉、唐故事二条。颂每进可为规戒、有补时事者，必述己意，反复言之。又谓：“人主聪明，不可有所向，有则偏，偏则为患大矣。今守成之际，应之以无心，则无不治。”每进读至弭兵息民，必援引古今，以动人主之意。

既又请别制浑仪，因命颂提举。颂既邃于律历，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，有巧思，奏用之。授以古法，为台三层，上设浑仪，中设浑象，下设司辰，贯以一机，激水转轮，不假人力。时至刻临，则司辰出告。星辰经度所次，占候则验，不差晷刻，昼夜晦明，皆可推见，前此未有也。

颂前后掌四选五年，每选人改官，吏求垢瑕，故为稽滞。颂敕吏曰：某官缘某事当会某处，仍引合用条格，具委无漏落状同上。自是吏不得逞。每诉者至，必取按牒使自省阅，诉者服，乃退；其不服，颂必往复诘难，度可行行之，苟有疑，则为奏请，或建白都堂。故选官多感德，其不得所欲者，亦心服而去。

迁翰林学士承旨。五年，擢尚书左丞。尝行枢密事。边帅遣种朴入奏：“得谍言，阿里骨已死，国人未知所立。契丹官赵纯忠者，谨信可任，愿乘其未定，以劲兵数千，拥纯忠入其国立之。”众议如其请。颂曰：“事未可知，其越境立君，使彼拒而不纳，得无损威重乎？徐观其变，俟其定而抚辑之，未晚也。”已而阿里骨果无恙。

七年，拜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。颂为相，务在奉行故事，使百官守法遵职。量能授任，杜绝侥幸之原，深戒疆场之臣邀功生事。论议有未安者，毅然力争之。贾易除知苏州，颂言：“易在御史名敢言，既为监司矣，今因赦令，反下迁为州，不可。”争论未决。谏官杨畏、来之邵谓稽留诏命，颂遂上章辞位，罢为观文殿大学士、集禧观使，继出知扬州。徙河南，辞不行，告老，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。绍圣四年，拜太子少师致仕。

方颂执政时，见哲宗年幼，诸臣太纷纭，常曰：“君长，谁任其咎耶？”每大臣奏事，但取决于宣仁后，哲宗有言，或无对者。惟颂奏宣仁后，必再禀哲宗；有宣谕，必告诸臣以听圣语。及贬元祐故臣，御史周秩劾颂。哲宗曰：“颂知君臣之义，无轻议此老。”徽宗立，进太子太保，爵累赵郡公。建中靖国元年夏至，自草遗表，明日卒，年八十二。诏辍视朝二日，赠司空。

颂器局阔远，不与人校短长，以礼法自持。虽贵，奉养如寒士。自书契以来，经史、九流、百家之说，至于图纬、律吕、星官、算法、山经、本草，无所不通。尤明典故，喜为人言，亶亶不绝。朝廷有所制作，必就而正焉。

尝议学校，欲博士分经；课试诸生，以行艺为升俊之路。议贡举，欲先行实而后文艺，去封弥、誊录之法，使有司参考其素，行之自州县始，庶几复乡贡里选之遗范。论者韪之。

论曰：大防重厚，挚骨鯁，颂有德量。三人者，皆相于母后垂帘听政之秋，而能使元祐之治，比隆嘉祐，其功岂易致哉！大防疏宋家法八事，言非溢美，是为万世矜式。摯正邪之辨甚严，终以直道愠于群小，遂与大防并死于贬，士论冤之。颂独岿然高年，未尝为奸邪所污，世称其明哲保身。然观其论知州张仲宣受金事，犯颜辨其情罪重轻，又陈刑不上大夫之义，卒免仲宣于黥。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，例不加刑，岂非所为多雅德君子之事，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欤？

列传第一百

王存 孙固 赵瞻 傅尧俞

王存，字正仲，润州丹阳人。幼善读书，年十二，辞亲从师于江西，五年始归。时学者方尚雕篆，独为古文数十篇，乡老先生见之，自以为不及。

庆历六年，登进士第，调嘉兴主簿，擢上虞令。豪姓杀人，久莫敢问，存至，按以州吏受赇，豪赂他官变其狱，存反为罢去。久之，除密州推官。修洁自重，为欧阳修、吕公著、赵概所知。治平中，入为国子监直讲，迁秘书省著作佐郎，历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、史馆检讨、知太常礼院。存故与王安石厚，安石执政，数引与论事，不合，即谢不往。存在三馆历年，不少贬以干进。尝召见便殿，累上书陈时政，因及大臣，无所附丽，皆时人难言者。

元丰元年，神宗察其忠实无党，以为国史编修官、修起居注。时起居注虽日侍，而奏事必禀中书俟旨。存乞复唐贞观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，神宗韪其言，听直前奏事，自存始也。

明年，以右正言、知制诰、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。论圜丘合祭天地为非古，当亲祠北郊如《周礼》。官制行，神宗切于用人，存请自熙宁以来群臣缘论事得罪，或诋误被斥而情实纳忠非大过者，随材召擢，以备官使。语合神宗意。收拔者甚众。又言：“赦令出上恩，而比岁议法治狱者，多乞不以赦降原减。

官司谒禁，本防请托，而吊死问疾，一切杜绝，皆非便也。”执政不悦。

五年，迁龙图阁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京师并河居人，盗凿汴堤以自广，或请令培筑复故，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。二谋出自中人，既有诏矣。存曰：“此吾职也。”入言之。即曰驰其役，都人欢呼相庆。进枢密直学士，改兵部尚书，转户部。神宗崩，哲宗立，永裕陵财费，不逾时告备，宰相乘间复徙之兵部。太仆寺请内外马事得专达，毋隶驾部。存言：“如此，官制坏矣。先帝正省、台、寺、监之职，使相临制，不可徇有司自便，而隳已成之法。”元祐初，还户部，固辞不受。二年，拜中大夫、尚书右丞。三年，迁左丞。

有建议罢教畿内保甲者，存言：“今京师兵籍益削，又废保甲不教，非国家根本久长之计。且先帝不惮艰难而为之，既已就绪，无故而废之，不可。”门下侍郎韩维罢，存言：“去一正人，天下失望，忠党沮气，谗邪之人争进矣。”又论杜纯不当罢侍御史，王觴不当罢谏官。

四方奏讞大辟，刑部援比请贷，都省屡以无可矜恕却之。存曰：“此祖宗制也。有司欲生之，而朝廷破例杀之，可乎？”又言：“比废进士专经一科，参以诗赋，失先帝黜词律、崇经术之意。”河决而北几十年，水官议还故道，存争之曰：“故道已高，水性趋下，徒费财力，恐无成功。”卒辍其役。蔡确以诗怨讪，存与范纯仁欲薄其罪，确再贬新州，存亦罢，以端明殿学士知蔡州。始，存之徙兵部，确力也。至是，为确罢，士大夫善其能损怨。岁余，加资政殿学士、知扬州。扬、润相去一水，用故相例，得岁时过家上冢，出赐钱给邻里，又具酒食召会父老，亲与酬酢，乡党传为美谈。

召为吏部尚书。时，在廷朋党之论浸炽，存为哲宗言：

“人臣朋党，诚不可长，然或不察，则滥及善人。庆历中，或指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、欧阳修为党，赖仁宗圣明，不为所惑。今日果有进此说者，愿陛下察之。”由是复与任事者戾，除知大名府，改知杭州。

绍圣初，请老，提举崇禧观，迁右正义大夫致仕。旧制，当得东宫保傅，议者指存尝议还西夏侵地，故杀其恩典，既而降通议大夫。存尝悼近世学士贵为公卿，而祭祀其先，但循庶人之制。及归老筑居，首营家庙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左银青光禄大夫。

存性宽厚，平居恂恂，不为诡激之行，至其所守，确不可夺。司马光尝曰：“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，其王存乎！”

孙固，字和父，郑州管城人。幼有立志。九岁读《论语》，曰：“吾能行此。”徂徕石介一见，以公辅期之。擢进士第，调磁州司户参军。从平贝州，为文彦博言胁从罔治之义，与彦博意协，故但诛首恶，余无所及。转霍邑令，迁秘书丞，为审刑详议官。宰相韩琦知其贤，谕使来见，固不肯往。琦益器重之，引为编修中书诸房文字。

治平中，神宗为颍王，以固侍讲；及为皇太子，又为侍读。至即位，擢工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、知通进银台司。种谔取绥州，固知神宗志欲经略西夏，欲先事以戒，即上言：“待远人宜示之信，今无名举兵，非计之得。愿以汉韩安国、魏相、唐魏征论兵之略，参校同异，则是非炳然矣。兵，凶器也，动不可妄，妄动将有悔。”大臣恶其说，出知澶州。

还知审刑院，复领银台、封驳兼侍读，判少府监。神宗问：“王安石可相否？”对曰：“安石文行甚高，处侍从献纳之职，可矣。宰相自有其度，安石狷狭少容。必欲求贤相，吕公著、司马光、韩维其人也。”凡四问，皆以此对。及安石当国，

更法度，固数议事不合；青苗法出，又极陈其不便。及韩琦疏至，神宗感动，谓固曰：“朕熟计之，诚不便。”固出语执政曰：“及上有意，宜亟图之，以福天下。”既而竟从安石。固复领银台司。

孔文仲对制策忤时政，报罢。固言：“陛下以名求士，而士以实应，今反过之，何哉？今谓文仲之言以惑天下，臣恐天下不惑文仲之言，以文仲之黜为惑也。”胡宗愈坐言事逐，苏颂、陈荐以论李定罢，固皆引谊争之。

时议尊僖祖为始祖，固议曰：“汉高以得天下与商、周异，故太上皇不得为始封；光武中兴，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。宋有天下，传之万世，太祖功也，不当替其祀；请以为始祖，而为僖祖别立庙。禘祫之日，奉其祧主东向以伸其尊，合所谓祖以孙尊、孙以祖屈之意。”韩琦见而叹曰：“孙公此议，足以不朽矣。”

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真定府。辽人盗耕解子平地，岁且久，吏争弗能还。固微得其要领，折愧之，正疆地二百里。熙宁末，以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。元丰初，同知枢密院事。时征安南，建顺州，其地瘴疠不堪守，固请弃之，内徙者二万户。

谍者告夏人幽其主，神宗欲西讨，固数言举兵易，解祸难。神宗曰：“夏有衅不取，则为辽人所有，不可失也。”固曰：“必不得已，请声其罪薄伐之，分裂其地，使其酋长自守焉。”神宗笑曰：“此真郅生之说尔。”时执政有言便当直度河，不可留行。固曰：“然则孰为陛下任此者？”神宗曰：“朕已属李宪。”固曰：“伐国，大事也，岂可使宦官为之！今陛下任李宪，则士大夫孰肯为用乎？”神宗不悦。他日，固又曰：“今五路进师而无大帅，就使成功，兵必为乱。”神宗曰：“大帅诚难其人。”吕公著曰：“既无其人，曷若已之。”固曰：

“公著言是也。”初议五路入讨，会于灵州，李宪由熙河入，辄不赴灵州，乃自开兰、会，欲以弭责。固曰：“兵法期而后至者斩。今诸路皆进，而宪独不行，虽得兰、会，罪不可赦。”神宗不听，其后师果无功。神宗曰：“朕始以孙固言为迂，今悔无及矣。”

改太中大夫、枢密副使，进知院事，以疾避位，拜观文殿学士、知河阳，寻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哲宗即位，以正议大夫知河南府，徙郑州。元祐二年，召除侍读、提举中太一宫，遂拜门下侍郎。哲宗与太皇太后矜其年高，每朝会豫节拜仪，听休于幄次。固数乞骸骨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卿，先帝在东宫时旧臣。今帝新听政，勉留辅导；或体中未安，取文书于家治之可也。”固感激，强起视事，复知枢密院事，累官右光禄大夫。五年，卒，年七十五。哲宗、太皇太后皆出声泣。时文彦博致仕归洛，将宴饯崇政殿，以固在殡，罢之。辍视朝二日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温靖。

固宅心诚粹，不喜矫亢，与人居久而益信，故更历夷险，而不为人所疾害。尝曰：“人当以圣贤为师，一节之士，不足学也。”又曰：“以爱亲之心爱其君，则无不尽矣。”司马光退处，固每劝神宗召归；及光为陈州，过郑，固与论天下大事至数十，曰：“公行且相，宜视先后缓急审处之。”傅尧俞铭其墓曰：“司马公之清节，孙公之淳德，盖所谓不言而信者也。”世以为确论。绍圣时夺遗泽，元符二年，夺所赠官，列元祐党籍。政和中，徽宗以固尝为神宗官僚，特出籍，悉还所夺。

赵瞻，字大观，其先亳州永城人。父刚，太子宾客，徙凤翔之整屋。瞻举进士第，调孟州司户参军，移万泉令。捐圭田修学宫，士自远而至。改知夏县，作八监堂，书古贤令长治迹以自监。又以秘书丞知永昌县，筑六堰灌田，岁省科敛数十万，

水讼咸息，民以比召、杜。升太常博士，知威州。瞻以威、茂杂群獠，险而难守，不若合之而建郡于汶川，条著其详，为《西山别录》。后熙宁中，朝廷经理西南，就瞻取其书考焉。

迁尚书屯田员外郎。英宗治平初，自都官员外郎除侍御史。上疏曰：“英断独化，人主至权也。审至权者，当主以天下之大公，揆以天下之正论，如是而后权可一也。若夫积久之敝，陛下其思焉。刑赏施設之失，可革则革；号令言动之过，可止则止。辅相赖其用，宜责其效；台谏知其才，宜信其说。兵柄宜削诸宦官，边议宜付诸宿将。盖权不可矫而为也，以从天下之望耳。”英宗称善。

久之，诏遣内侍王昭明等四人为陕西诸路钤辖，招抚诸部。瞻以唐用宦者为观军容、宣慰等使，后世以为至戒，宜追还内侍，责成守臣，章三上，言甚激切。会文彦博、孙沔经略西夏，别遣冯京安抚诸路，瞻又请罢京使，专委宿将。夏人入侵王官，庆帅孙长卿不能御，加长卿集贤院学士，瞻言长卿当黜不宜赏，赏罚倒置。京东盗贼数起，瞻请易置曹、濮守臣之不才者，未报。乃求退，力言追还昭明等，英宗改容，纳其言。

二年秋，京师大水，诏百官言事，多留中，瞻请“悉出章疏，付两省详择以闻”，从之。时议追崇濮安懿王，瞻引汉师丹、董宏事，谓其属薛温其曰：“事将类此，吾必以死争，固吾所也。”中书请安懿王称亲，瞻争曰：“仁宗既下明诏子陛下，议者顾惑礼律所生所养之名，妄相訾难，彼明知礼无两父贰斩之义，敢裂一字之词，以乱厥真。且文有去妇出母者，去已非妇，出不为母，辞穷直书，岂足援以断大议哉？臣请与之庭辨，以定邪正。”已而皇太后手书尊王为皇，瞻叹曰：“向者太后切责大臣，议乃得罢。今邪臣与中官交缔，归过至尊而自为之地，吾与首议之臣，不并生矣！”因复力陈。会假太常

少卿接契丹贺正使，入对，英宗问前事，对曰：“陛下为仁宗子，而濮王又称皇考，则是二父，二父非礼。”英宗曰：“御史尝见朕欲皇考濮王乎？”瞻曰：“此乃大臣之议，陛下未尝自言。”英宗曰：“是中书过耳，朕自数岁时，先帝养为子，岂敢称濮考？”瞻曰：“臣请退谕中书，作诏以晓天下。”时连日晦冥，英宗指天示瞻曰：“天道如此，安敢妄为褻尊。朕意已决，无庸宣告。”瞻曰：“陛下祇畏天戒，不以私妨公，甚盛德也。”及使还，闻吕诲等谏濮议皆罢去，乞与同贬，不报。趣入对，英宗曰：“卿欲就龙逢、比干之名，孰若效伊尹、傅说哉？”瞻皇惧，言：“臣不敢奉诏，使朝廷有同罪异罚之讥。”遂通判汾州。

神宗即位，迁司封员外郎、知商州，又除提点陕西刑狱。熙宁三年，为开封府判官。神宗问：“卿知青苗法便乎？”对曰：“青苗法，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，培民财诚便。今欲为长久计，爱养百姓，诚不便。”初，王安石欲瞻助己，使其党饵以知杂御史。瞻不应，由是不得留京师，出为陕西转运副使，改永兴军转运使。以亲老，请知同州。七年，朝廷患钱重，议以交子权之，命瞻制置。瞻曰：“有本钱足恃，法乃可行，如多出空券，是罔民也。”议不合，移京西转运使；又以亲老不行，徙陕州，请还乡里，除提举凤翔太平宫。丁外艰，服除，易朝请大夫、知沧州。

哲宗立，转朝议大夫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迁户部侍郎。元祐三年，擢枢密直学士、签书枢密院事。明年，以中大夫同知院事。因进对言：“机政所急，人才而已。今臣选武臣难遽尽知，请诏诸路安抚、转运使举使臣，科别其才，第为三等，籍之以备选注。”

初，元丰中，河决小吴，北注界河，东入于海。神宗诏，

东流故道淤高，理不可回，其勿复塞。乃开大吴以护北都。至是，都水王令图请还河故道，下执政议。瞻曰：“自河决已八年，未有定论。今遽兴大役，役夫三十万，用木二千万，臣窃忧焉。朝廷方遣使相视，若以东流未便，宜亟从之；若以为可回，宜为数岁之计，以缓民力”。议者又谓河入界河而北，则失中国之险，昔澶渊之役，非河为限，则北兵不止。瞻曰：“王者恃德不恃险。昔尧、舜都蒲、冀，周、汉都咸、镐，皆历年数百，不闻以河障外国。澶渊之役，盖庙社之灵，章圣之德，将相之智勇，故敌帅授首，岂独河之力哉？”后使者以东流非便，水官复请塞北流，瞻固争之，卒诏罢役，如瞻所议。

洮、河诸族以青唐首领浸弱可制，欲倚中国兵威以废之，边臣亟请兴师。瞻曰：“不可。御外国以大信为本，且既爵命之，彼虽失众心，无犯王略之罪，何辞而伐之？若其不克，则兵端自此复起矣。”乃止。瞻又奏废渠阳军，以纾荆湖之力；乞诏谕西夏使归永乐遗民，夏人听命。

五年，卒，年七十二。太皇太后语辅臣曰：“惜哉，忠厚君子也。”车驾亲临，辍视朝二日。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懿简。绍圣中，言者以傅会元祐诸臣，追夺所赠官，列于党籍。

瞻著《春秋论》二十卷，《史记牴牾论》五卷，《唐春秋》五十卷，《奏议》十卷，《文集》二十卷，《西山别录》一卷。四子：孝谏，瀛州录事参军；献诚，唐城令；某，蚤卒；彦诒，太康主簿。

傅尧俞，字钦之，本郓州须城人，徙孟州济源。十岁能为文，及登第，犹未冠。石介每过之，尧俞未尝不在，介曰：“君少年决科，不以游戏为娱，何也？”尧俞曰：“性不喜器杂，非有他尔。”介叹息奇之。尝监西京税院事，留守晏殊、夏竦皆谓曰：“子有清识雅度，文约而理尽，卿相才也。”

知新息县，累迁太常博士。嘉祐末，为监察御史。袞国公主下嫁李玮，为家监梁怀吉、张承照所间，与夫不相中。仁宗斥二人于外，未几，复还主家，出玮知卫州。尧俞言：“主恃爱薄其夫，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，甚悖礼，为四方笑，后何以诲诸女乎？”

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，鞠治无状，有司须清辨，内侍主者不遣。尧俞言：“陛下惜清，恐不复闻外事矣。臣以为不若使付外，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，则事之上闻者皆实，乃所以广视听也。纵而不问，则谗者肆行，民无所措手足，尚欲求治，得乎？”内侍李允恭、朱晦屈法任其子，赵继宠越次管当天章阁，蔡世宁掌内藏，而以珠私示内人。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，当防之于渐，悉劾之。

时乏国用，言利者争献富国计。尧俞奏曰：“今度支岁用不足，诚不可忽，然欲救其弊，在陛下宜自俭刻，身先天下，无夺农时，勿害商旅，如是可矣。不然，徒欲纷更，为之无益，聚敛者用，则天下殆矣。”

仁宗春秋高，皇嗣未立，尧俞请建宗室之贤，以慰天下望。及英宗为皇子，有司阙供馈，仁宗未知。尧俞言：“陛下既以宗社之重建皇嗣，宜以家人礼，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，以通慈孝之诚。今礼遇有阙，非所以隆亲亲、重国本也。”于是诏有司供具甚厚。

英宗即位，转殿中侍御史，迁起居舍人。皇太后与英宗同听政，英宗有疾，既平，尧俞上书皇太后，请还政。久之，闻内侍任守忠有谗间语，尧俞谏皇太后曰：“外间物论纷惑，两宫之情未通。臣谓天下之可信者，无大于以天下与人，亦无大于受天下以公，况皇帝以明睿之资，贯通古今，而受人之天下乎？如诛窜谗人，则慈孝之声并隆矣。”于是皇太后还政，逐

守忠。尧俞言于英宗曰：“皇太后给事左右之人，宜颇录其勤劳，少加恩惠，上慰母后，下安反侧。且守忠已去，其余不问可也。”

迁右司谏、同知谏院。英宗眷遇尧俞，尝雪中赐对，尧俞自东庑升，英宗倾身东向以待，每奏事退，多目送之。尝问曰：“多士盈庭，孰忠孰邪？”尧俞曰：“大忠大佞，固不可移；中人之性，系上所化。”英宗纳其言。

时英宗初躬庶政，犹谦让任大臣，尧俞言：“大臣之言是，陛下偶以为然而行之可也；审其非矣，从而徇之，则人主之柄安在？愿君臣之际，是是非非，毋相面从。总览众议，无所适莫，则威柄归陛下矣。”尝因论事，英宗曰：“卿何不言蔡襄？”对曰：“若襄有罪，何不自正典刑，安用臣言？”英宗曰：“欲使台谏言，以公议出之。”对曰：“若付之公议，臣但见襄办山陵事有功，不见其罪。臣身为谏官，使臣受旨言事，臣不敢。”

陕西言，近边熟户颇逃失。诏以内侍李若愚等为陕西四路钤辖，专使招纳，岁一入奏事。尧俞言：“此安抚、经略使职也。且若愚等，陛下不信其言，则如不用；言必见从，则边帅之权，移于四人矣。”寻罢之。

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称皇考，尧俞曰：“此于人情礼文，皆大谬戾。”与侍御史吕诲同上十余疏，其言极功。主议者知恟恟不可遏，遂易“考”称“亲”。尧俞又言：“‘亲’，非父母而何？亦不可也。夫恩义存亡一也，先帝既以陛下为子，当是时，设濮王尚无恙，陛下得以父名之乎？”又因水灾言：“简宗庙，则水不润下。今以濮王为皇考，于仁宗之庙，简孰甚焉。”

俄命尧俞与赵瞻使契丹，比还，吕诲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皆

以谏濮议罢，复除尧俞侍御史知杂事。尧俞拜疏必求罢去，英宗面留之。尧俞言：“诃等已逐，臣义不当止。”因再拜辞，英宗愕然，曰：“是果不可留也。”遂出知和州。通判杨洙乘间问曰：“公以直言斥居此，何为未尝言及御史时事？”尧俞曰：“前日言职也，岂得已哉？今日为郡守，当宣朝廷美意，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阙政，与诽谤何异？”

神宗即位，徙知庐州。熙宁三年，至京师。王安石素与之善，方行新法，谓之曰：“举朝纷纷，俟尹来久矣，将以待制、谏院处君。”尧俞曰：“新法世以为不便，诚如是，当极论之。平生未尝好欺，敢以为告。”安石愠之，但授直昭文馆、权盐铁副使，俄出为河北转运使，改知江宁府。陛辞，言：“仁庙一室，与艺祖、太宗并为百代不迁之主。”

徙许州、河阳、徐州，再岁六移官，困于道路，知不为时所容，请提举崇福宫。先是，徐人告有谈天文休咎者，尧俞以事未白，不受辞。谈者后伏诛，尧俞坐不即捕，削官职。稍起，监黎阳县仓草场，郡掾行县，尧俞从众出迎尽礼。守为遣他吏代主出纳，尧俞不可，曰：“居其官安得旷其职。”虽寒暑，必日至庾中治事，凡十年。

哲宗立，自知明州召为秘书少监兼侍讲，擢给事中、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奏言：“人才有能有不能，如使臣补阙拾遗以辅盛德，明善正失以平庶政，举直措枉以正大臣，臣虽不才，敢不尽力。若使窥人阴私，抉人细故，则非臣所能，亦非臣之志也。”御史张舜民以言事罢，诏尧俞更举御史，尧俞封还诏书，请留舜民。不听，即以尧俞为吏部侍郎，尧俞不可，遂以龙图阁待制知陈州。未几，复为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。

前宰相蔡确坐诗诽谤，贬新州，宰执、侍从以下，罢者七八人，御史府为之一空。尧俞曰：“确之党，其尤者固宜逐，

其余可以一切置之。”且言：“以陛下盛德，而乃于此不能平？愿听之如蚊虻之过耳，无使有纤微之忤，以奸太和之气。事至，以无心应之，圣人所以养至诚而御遐福也。”

水官李伟议大河可从孙村导之还故道。尧俞言：“河事虽不可踰度，然比遣使按之，皆言非便。而伟又繆悠不肯任责，岂可以遽兴大役。”朝廷遂置伟议。进吏部尚书兼侍读。元祐四年，拜中书侍郎。六年，卒，年六十八。哲宗与太皇太后哭临之，太皇太后语辅臣曰：“傅侍郎清直一节，终始不变，金玉君子也。方倚以相，遽至是乎！”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谥曰献简。绍圣中，以元祐党人，夺赠谥，著名党籍。后党锢解，下诏褒赠，录其子。

尧俞厚重言寡，遇人不设城府，人自不忍欺。论事君前，略无回隐，退与人言，不复有矜异色。初，自谏官补郡，众疑法令有未安者，必有所不从，尧俞一切遵之，曰：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谏官有言责也，为郡知守法而已。”徐前守侵用公钱，尧俞至，为偿之，未足而去。后守移文尧俞使偿入之，考实非尧俞所用，卒不辩。司马光尝谓河南邵雍曰：“清、直、勇之德，人所难兼，吾于钦之见焉。”雍曰：“钦之清而不耀，直而不激，勇而能温，是为难尔。”从孙察，见《忠义传》。

论曰：存、固、瞻、尧俞，初皆善王安石；及其秉政，未尝受所诱饵，与论新法，终不诡随。及元祐区别正邪，其论蔡确诗谤之罪恐为已甚，将启朋党之祸，岂非先知之明乎？他有更张，随事谏止，不少循默。然无矫枉过中之失，故能不亟不徐，进退有道，在元祐诸臣中，身名俱全，亦难矣哉。

列传第一百一

梁焘 王岩叟 郑雍 孙永

梁焘，字况之，郓州须城人。父蘧，兵部员外郎、直史馆。焘以蘧任，为太庙斋郎。举进士中第，编校秘阁书籍，迁集贤校理、通判明州，检详枢密五房文字。

元丰时久旱，上书论时政曰：

陛下日者闵雨，靖惟政事之阙，惕然自责。丁卯发诏，癸酉而雨，是上天顾听陛下之德言，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。当四方仰雨十月之久，民刻于新法，嗷嗷如焦，而京师尤甚，闾阖细民，罔不失职，智愚相视，日有大变之忧。陛下既惠以诏旨，又施之行事，讲除刻文，蠲损缙钱等，一日之间，欢声四起。距诞节三日而膏泽降，是天以雨寿陛下之万年，感圣心于大寤，有以还其仁政也。

然法令乖戾，为毒于民者，所变才能万一。人心之不解，故天意亦未释，而雨不再施。陛下亦以此为戒，而夙夜虑之乎？今陛下之所知者，市易事耳。法之为害，岂特此耶？曰青苗钱也，助役钱也，方田也，保甲也，淤田也。兼是数者，而天下之民被其害。青苗之钱未一及偿，而责以免役；免役之钱未暇入，而重以淤田；淤田方下，而复有方田；方田未息，而迫以保甲。是徒扰百姓，使不得少休于圣泽。其为害之实，虽一有言之者，必以下主吏，主吏妄报以无是，则从而信之，恬不复问，而反坐言者。虽间遣使循行，而苟且宠禄，巧为妄诞，

成就其事，至请遍行其法，上下相隐，习以成风。

臣谓天下之患，不患祸乱之不可去，患朋党蔽蒙之俗成，使上不得闻所当闻，故政日以敝，而祸乱卒至也。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？

疏入，不报。

内侍王中正将兵出疆，干赏不以法。焘争之不得，请外，出知宣州。入辞，神宗曰：“枢臣云卿不肯安职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居官五年，非敢不安职，恐不胜任使，故去耳。”神宗曰：“王中正功赏文书，何为独不可？”曰：“中正罔冒侥觊，臣不敢屈法以负陛下。”未几，提点京西刑狱，哲宗立，召为工部郎中，迁太常少卿、右谏议大夫。有请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衮冕受册者，焘率同列谏，引薛奎谏章献明肃皇后不当以王服见太庙事，宣仁后欣纳。又论市易已废，乞蠲中下户逋负；又乞欠青苗下户，不得令保人备偿。

文彦博议遣刘奉世使夏国，御史张舜民论其不当遣，降通判虢州。焘言：“御史持纪纲之官，得以犯颜正论，况臣下过失，安得畏忌不言哉？今御史敢言大臣者，天下之公议；大臣不快御史者，一夫之私心。罪天下敢言之公议，便一夫不快之私心，非公朝盛事也。”时同论者傅尧俞、王岩叟、朱光庭、王觴、孙升、韩川，凡七人，悉召至都堂，敕谕以“事当权其轻重，故不惜一新进御史，以慰老臣。”焘又言：“若论年龄爵禄，则老臣为重；若论法度纲纪，则老臣为轻。御史者，天子之法官也，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。愿还舜民，以正国体。”章十上，不听。

焘又面责给事中张问不能驳还舜民制命，以为失职。坐诟同列，出为集贤殿修撰、知潞州，辞不拜，曰：“臣本论张舜民不当罢，如以为非，即应用此受斥。今乃得以微罪冒美职，

守剧郡，如此则朝廷命令，不能明辨曲直，以好恶示天下矣。”不报。至潞，值岁饥，不待命发常平粟振民。流人闻之，来者不绝，焘处之有条，人不告病。

明年，以左谏议大夫召。甫就道，民攀辕不得行，逾太行，抵河内乃已。既对，上书言：“帝富于春秋，未专宸断；太皇保佑圣主，制政帘帷，奸人易为欺蔽。愿正纲纪，明法度，采用忠言，讲求仁术。”两宫嘉纳焉。

前宰相蔡确作诗怨谤，焘与刘安世交攻之。焘又言：“方今忠于确者，多于忠朝廷之士；敢为奸言者，多于敢正论之人。以此见确之火焰凶赫，根株牵连，贼化害政，为患滋大。”确卒窜新州。焘进御史中丞。邓润甫除吏部尚书，焘论润甫柔佞不立，巧为进取。不听。改权户部尚书，不拜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郑州。旬日，入权礼部尚书，为翰林学士。

元祐七年，拜尚书右丞，转左丞。蔡京帅蜀，焘曰：“元丰侍从，可用者多；惟京轻险贪愎，不可用。”又与同列议夏国地界，不能合，遂丐去。哲宗遣近臣问所以去意，且令密访人才。焘曰：“信任不笃，言不见听，而询问人才，非臣所敢当也。”使者再至，乃言：“人才可大任者，陛下自知之。但须识别邪正，公天下之善恶，图任旧人中坚正纯厚有人望者，不牵左右好恶之言以移圣意，天下幸甚。”

以疾，罢为资政殿学士、同醴泉观使。故事，非宰相不除使，遂置同使以宠之。力辞，改知颍昌府。既出京师，哲宗遣中贵谕以复用之旨。绍圣元年，知郢州。朋党论起，哲宗曰：“梁焘每起中正之论，其开陈排击，尽出公议，朕皆记之。”以故最后责，竟以司马光党黜知鄂州。三年，再贬少府监。分司南京。明年，三贬雷州别驾，化州安置。三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徙其子于昭州。徽宗立，始得归。

焘自立朝，一以引援人物为意。在鄂作《荐士录》，具载姓名。客或见其书，曰：“公所植桃李，乘时而发，但不向人开耳。”焘笑曰：“焘出入侍从，至位执政，八年之间所荐，用之不尽，负愧多矣。”其好贤乐善如此。

王岩叟，字彦霖，大名清平人。幼时，语未正已知文字。仁宗患词赋致经术不明，初置明经科，岩叟年十八，乡举、省试、廷对皆第一。调栾城簿、泾州推官，甫两月，闻弟丧，弃官归养。

熙宁中，韩琦留守北京，以为贤，辟管勾国子监，又辟管勾安抚司机宜文字，监晋州折博、炼盐务。韩绛代琦，复欲留用。岩叟谢曰：“岩叟，魏公之客，不愿出他门也。”士君子称之。后知定州安喜县，有法吏罢居乡里，导人为讼，岩叟捕撻于市，众皆竦然。定守吕公著叹曰：“此古良吏也。”有诏近臣举御史，举者意属岩叟而未及识，或谓可一往见。岩叟笑曰：“是所谓呈身御史也。”卒不见。

哲宗即位，用刘摯荐，为监察御史。时六察尚未言事，岩叟入台之明日，即上书论社稷安危之计，在从谏用贤，不可以小利失民心。遂言役钱敛法太重，民力不胜，愿复差法如嘉祐时。又言河北榷盐法尚行，民受其弊，贫者不复食。录大名刻石《仁宗诏书》以进，又以河北天下根本，自祖宗以来，推此为惠。愿复其旧。

江西盐害民，诏遣使者往视。岩叟曰：“一方病矣，必待使还而后改为，恐有不及被德泽而死者。愿亟罢之。”又极陈时事，以为“不绝害本，百姓无由乐生；不屏群邪，太平终是难致。”时下诏求民疾苦，四方争以其情赴诉，所司惮于省录，颇成壅滞。岩叟言：“不问则已，言则必行之。不然，天下之人必谓陛下以空言说之，后有诏令，孰肯取信？”李定不持所

生母仇氏服，岩叟论其不孝，定遂分司。

宰相蔡确为裕陵复土使，还朝，以定策自居。岩叟曰：“陛下之立，以子继父，百王不易之道。且太皇太后先定于中，而确敢贪天自伐。章惇谗贼狼戾，罔上蔽明，不忠之罪，盖与确等。近帘前争役法，词气不逊，无事上之礼。今圣政不出房闼，岂宜容此大奸犹在廊庙！”于是二人相继退斥。

迁左司谏兼权给事中。时并命执政，其间有不协时望者，岩叟即缴录黄，上疏谏。既而命不由门下省以出，岩叟请对，言之益切。退就阁上疏曰：“臣为谏官既当言，承乏给事又当驳，非臣好为高论，喜忤大臣，恐命令斜出，尤损纪纲。”疏凡八上，命竟寝。又言：“三省胥吏，月脩厚奉，岁累优秩。而朝廷每举一事，辄计功论赏，不知平日禄赐，将焉用之？姑息相承，流弊已极。望飭励大臣，事为之制。”即诏裁抑侥幸，定为十七条。

迁侍御史。两省正言久阙，岩叟上疏曰：“国朝仿近古之制，谏臣才至六员，方之先王，已为至少。今复虚而不除，臣所未谕。岂以为治道已清，而无事于言邪？人材难称，不若虚其位邪？二者皆非臣所望于今日也。愿趣补其阙，多进正人以壮本朝；正人进，则小人自消矣。”

诸路水灾，朝廷行振贷，户部限以灾伤过七分、民户降四等始许之。岩叟言：“中户以上，盖亦艰食。乞毋问分数、等级，皆得贷，庶几王泽无间，以召至和矣。”坐张舜民事，改起居舍人，不拜，以直集贤院知齐州。请河北所言盐法，行之京东。明年，复以起居舍人召。尝侍迓英讲，进读《宝训》，至节费，岩叟曰：“凡言节用，非偶节一事便能有济。当每事以节俭为意，则积久累日，国用自饶。”读仁宗知人事，岩叟曰：“人主常欲虚心平意，无所偏系，观事以理，则事之是非，

人之邪正，自然可见。”

司马康讲《洪范》，至“义用三德”，哲宗曰：“止此三德，为更有德。”盖哲宗自临御，渊默不言，岩叟喜闻之，因欲风谏，退而上疏曰：“三德者，人君之大本，得之则治，失之则乱，不可须臾去者也。臣请别而言之。夫明是非于朝廷之上，判忠邪于多士之间，不以顺己而忘其恶，不以逆己而遗其善，私求不徇于所爱，公议不迁于所憎。竭诚尽节者，任之当勿二；罔上盗宠者，弃之当勿疑。惜纪纲，谨法度，重典刑，戒姑息，此人主之正直也。远声色之好，绝盘游之乐，勇于救天下之弊，果于断天下之疑，邪说不能移，非道不能说，此人主之刚德也。居万乘之尊而不骄，享四海之富而不溢，聪明有余而处之若不足，俊杰并用而求之如不及，虚心以访道，屈己以从谏，惧若临渊，怯若履薄，此人主之柔德也。三者足以尽天下之要，在陛下力行何如耳。”岩叟因侍讲，奏曰：“陛下退朝无事，不知何以消日？”哲宗曰：“看文字。”对曰：“陛下以读书为乐，天下幸甚。圣贤之学，非造次可成，须在积累。积累之要，在专与勤。屏绝它好，始可谓之专；久而不倦，始可谓之勤。愿陛下特留圣意。”哲宗然之。

岩叟馆伴辽贺正旦使耶律宽，宽求观《元会议》，岩叟曰：“此非外国所宜知。”止录《笏记》与之，宽不敢求。进权吏部侍郎、天章阁待制、枢密都承旨。湖北诸蛮互出扰边，无有宁岁，岩叟请专以疆事委荆南唐义问。遂自草檄文，喻义问以朝廷方敦尚恩信，勿为侥幸功赏之意，后遂安辑。

初，夏人遣使入贡，及为境上之议，故为此去彼来，牵致劳苦，每违期日。岩叟请预戒边臣，夏违期，一不至则勿复应，自后不复敢违。质孤、胜如二堡，汉赵充国留屯之所，自元祐讲和，在兰州界内，夏以为形胜膏腴之地，力争之。二堡若失，

则兰州、熙河遂危。延帅欲以二堡与夏，苏辙主其议。及熙河、延安二捷同报，辙奏曰：“近边奏稍频，西人意在得二堡。今盛夏犹如此，入秋可虞，不若早定议。”意在与之也。岩叟曰：“形势之地，岂可轻弃，不知既与，还不更求否？”太皇太后曰：“然。”议遂止。

夏人数万侵定西之东、通远之北，坏七厓匙堡，掠居人，转侵泾原及河外鄜、府州，众遂至十万。熙帅范育侦伺夏右厢种落大抵趣河外，三疏请乘此进堡砦，筑龛谷、胜如、相照、定西而东径陇诺城。朝议未一，或欲以七巉经毁之地，皆以与夏。岩叟力言不可与，彼计得行，后患未已。因请遣官谕熙帅，即以户部员外郎穆衍行视，筑定远以据要害。其调兵赏费，一从便宜，不必中覆。定远遂城，皆岩叟之力。

拜中书舍人。滕甫帅太原，为走马承受所撼，徙颖昌。岩叟封还词头，言：“进退帅臣，理宜重慎。今以小臣一言易之，使后人畏惮不自保，此风浸长，非委任安边之福。”乃止。

复为枢密都承旨、权知开封府。旧以推、判官二人分左右厅，共治一事，多为异同，或累日不竟，吏疲于咨禀。岩叟创立逐官分治之法，自是署为令。都城群偷所聚，谓之“大房”，每区容数十百人，渊藪诡僻，不可胜究。岩叟令掩捕撤毁，随轻重决之，根株一空。供备库使曹续以产贸万缗，市佞逾年负其半，续尽力不可取。一日启户，则所负皆在焉。惊扣其故，佞曰：“王公今日知府矣。”初，曹氏之隶韩绚与同隶讼，事连其主，就逮之。曹氏者，慈圣后之族也。岩叟言：“部曲相讼，不当论其主。今不惟长告讐之风，且伤孝治。慈圣仙游未远，一旦因厮役之过，使其子孙对吏，殆圣情有所不忍。”诏窜绚而绝其狱。岩叟常谓：“天下积欠多名，催免不一，公私费扰，乞随等第多寡为催法。”朝廷乃定五年十科之令。

元祐六年，拜枢密直学士、签书院事。入谢，太皇太后曰：“知卿才望，不次超用。”岩叟又再拜谢，进曰：“太后听政以来，纳谏从善，务合人心，所以朝廷清明，天下安静。愿信之勿疑，守之勿失。”复少进而西，奏哲宗曰：“陛下今日圣学，当深辨邪正。正人在朝，则朝廷安，邪人一进，便有不妥之象。非谓一夫能然，盖其类应之者众，上下蔽蒙，不觉养成祸胎尔。”又进曰：“或闻有以君子小人参用之说告陛下者，不知果有之否？此乃深误陛下也。自古君子小人，无参用之理。圣人但云：‘君子在内，小人在外则泰，小人在内、君子在外则否。’小人既进，君子必引类而去。若君子与小人竞进，则危亡之基也。此际不可不察。”两宫深然之。

上清储祥宫成，太皇太后谓辅臣曰：“此与皇帝皆出阁中物营之，以成先帝之志。”岩叟曰：“陛下不烦公，不劳民，真盛德事。然愿自今以土木为戒。”又以宫成将戒肆赦，岩叟曰：“昔天禧中，祥源成，治平中，醴泉成，皆未尝赦。古人有垂死谏君无赦者，此可见赦无益於圣治也。”

哲宗方选后，太皇太后曰：“今得狄谿女，年命以便，然为是庶出过房，事须评议。”岩叟进曰：“按《礼经·问名篇》，女家答曰：‘臣女，夫妇所生。’及外氏官讳，不识今者狄氏将何辞以进？”议遂寝。哲宗选后既定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帝得贤后，有内助功，不是小事。”岩叟对曰：“内助虽后事，其正家须在皇帝。圣人言：‘正家而得天下’。当慎之于始。”太皇太后以是语哲宗者再。岩叟退取历代后事可为法者，类为《中宫懿范》上之。

宰相刘摯、右丞苏辙以人言求避位，岩叟曰：“元祐之初，排斥奸邪，缉熙圣治，摯与辙之功居多。原深察谗毁之意，重惜腹心之人，无轻其去就。”两宫然之。后摯竟为御史郑雍所

击，岩叟连上疏论救。摯去位，御史遂指为党，罢为端明殿学士、知郑州。言者犹未厌，太皇太后曰：“岩叟有大功，今日之命，出不获已耳。”

明年，徙河阳，数月卒，年五十一。赠左正议大夫。绍圣初，追贬雷州别驾。司马光以其进谏无隐，称之曰：“吾寒心栗齿，忧在不测，公处之自如，至于再三，或累十数章，必行其言而后已。”为文语省理该，深得制诰体。有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传》行于世。

郑雍，字公肃，襄邑人。进士甲科，调兖州推官。韩琦上其文，召试秘阁校理、知太常礼院。英宗之丧，论宗室不当嫁娶，与时相忤，通判峡州，知池州，复还太常礼院，历开封府判官。

熙宁、元丰间，更制变令，士大夫多违己以求合，雍独静默自守。改嘉王、岐王府记室参军。神宗末年，二王既长，犹居禁中，雍献四箴规戒，且讽使求出外邸。凡在邸七年，用久次，以转运使秩留。宣仁后知其贤，及临政，擢为起居郎，进中书舍人。

邓润甫除翰林承旨，雍当制。制未出，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，换为侍读学士。雍言：二职皆天下精选，以润甫之过薄，不当革前命；以为奸邪，不当在经幄。今中外咸谓朝廷姑以是塞言者，如此则邪正何由可辨，善恶何由可明？若每事必待言，是赏罚之柄，不得已而行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。”润甫仍为承旨。周童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，雍言：“安石持国政，不能上副属任，非先帝神明，远而弗用，则其所败坏，可胜言哉！今辄以小臣辄肆横议，愿正其罪。”从之。

使契丹还，徙右谏议大夫，言：“朝廷重内轻外，选用牧伯，罕辍从班，以闕阅轻浅者充员，不复为来日虑。愿自今稍

积资望，以慚试之。”吴中大饥，方议振恤，以民习欺诞，敕本部料检，家至户到。雍言：“此令一布，吏专料民而不救灾，民皆死于饥。今富有四海，奈何谨主撮之滥，而轻比屋之死乎？”哲宗悟，追止之。

侍御史贾易沽激自喜，中丞赵彦若懦不自立，雍并论之，遂罢易，左转彦若，以雍为中丞。雍辞曰：“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，非所以厚风俗也。”不许。时二府禁谒加严，雍叹曰：“旁招俊乂，列于庶位，宅百揆职也。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门者，犹当物色致之，奈何设禁若是！且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体貌之者，乃复防闲其私如此乎？”於是援贾谊廉耻节行之说以谏，诏弛其禁。

刑部讞囚，宰执论杀之，有司以为可生，不奉诏，得罪。雍言：“是固可罪，然究其用心，在於广好生之德耳，若遽以为罪，臣恐邻於嗜杀。今使有司欲杀而朝廷生之，犹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，而况反是者哉！”哲宗嘉纳，囚遂得生。

初，邢恕以书抵宰相刘摯，摯答之，有‘自爱以俟休复’之语，排岸司茹东济录书示雍与殿中侍御史杨畏，雍、畏释其语曰：“‘俟休复’者，俟他日太后复辟也。”遂并以此事论摯威福自恣，乞罢之以收主柄。又论王严叟、朱光庭、梁燾等三十人皆为摯党，以闭其援。及摯出知郢州，光庭方为给事中，缴还摯麻词，严叟、燾力救之，哲宗以先入之言，不纳。雍之攻摯，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。又有请暴摯阴事者，雍曰：“吾为国击宰相，非仇摯也。彼之阴事，何有於国哉？”置不以闻。

拜尚书右丞，改左丞。雍在政地，哲宗称其事上有礼。绍圣初，治元祐众臣，雍顿首自列，哲宗明其亡他心，谕使勿去。周秩乘隙抵之，谓雍初为侍从时，因徐王私於权臣以进。哲宗

怒曰：“此是何言也！使徐王闻之，岂能自安？”黜秩知广德军，敕银台毋受雍辞去奏章，东府吏毋听雍妻子辄出，且令学士钱勰善为留诏。二年，始以资政殿学士知陈州，徙北京留守。

初，章惇以白帖贬谪元祐臣僚，安燾争论不已，哲宗疑之。雍欲为自安计，谓惇曰：“熙宁初，王安石作相，常用白帖行事。”惇大喜，取其案牘怀之，以白哲宗，遂其奸。雍虽以此结惇，然卒罢政，坐元祐党，夺职知郑州。数日，改成都府。元符元年，提举崇福宫，归，未至而卒，年六十八。政和中，复资政殿学士。

孙永，字曼叔，世为赵人，徙长社。年十岁孤，祖给事中冲，列为子行，荫将作监主簿，肄业西学，群试常第一。冲戒之曰：“洛阳英隽所萃，汝年少，不宜多上人。”自是不复试。冲卒，丧除，复列为孙，换试衔，擢进士第，调襄城尉、宜城令，至太常博士。御史中丞贾黯荐为御史，以母老不就。韩琦读其诗，叹誉之，引为诸王府侍读。神宗为颍王，出新录《韩非子》畀官僚讎定，永曰：“非险薄刻核，其书背《六经》之旨，愿毋留意。”王曰：“广藏书之数耳，非所好也。”及为皇太子，进舍人；即位，擢天章阁待制，安抚陕西。民景询外叛，诏捕送其孥，勿以赦原。永言：“陛下新御极，旷泽流行，恶逆者犹得亏除。今缘坐者弗宥，非所以示信也。”

历河北、陕西都转运使。时边用不足，以解盐、市马别为一司，外台不得与。永奏曰：“盐、马，国之大计，使主者专其柄，既无以统隶，苟为非法，孰从而制之？”

加龙图阁直学士、知秦州。王韶以布衣入幕府，建取熙河策，永折之曰：“边陲方安静，无故骚动，恐变生不测。”会新筑刘家堡失利，众请戮偏裨以塞责。永曰：“居敌必争之地，军孤援绝，兵法所谓不得而守者也。尤人以自免，於我安乎？”

竟用是降天章阁待制、知和州，以详定编敕知审官东院召还，神守问：“青苗、助役之法，於民便否？”对曰：“法诚善，然强民出息输钱代徭，不能无重敛之患。若用以资经费，非臣所知也。”时仓法峻密，庾吏受百钱，则黥为卒，府史亦如之。神宗又问：“此法既下，吏尚为奸乎？”对曰：“强盗罪死，犯者犹众，况配隶邪？使人畏法而不革心，虽在府史，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。”议复肉刑，事下永。永奏曰：“刻人肌肤，深害仁政，汉文帝所不忍，陛下忍之乎？”神宗曰：“事固未决，待卿始定耳。”不果行。

复学士，知瀛州。河决，于贝、瀛、冀尤甚，民租以灾免者，州县惧常平法，征催如故。永连章论止，神宗从之，仍命发廩粟以振。白沟巡检赵用以辽人渔界河，擅引兵北度，荡其族帐，辽持此兆衅，数暴边上，神宗遣使问故，永请正用罪以谢，未报，辽屯兵连营互四十里，永好谕之曰：“疆吏冒禁，已置之狱矣，今何为者？”敌意解，但求醪糒犒师而旋。

进枢密直学士、知开封府。吕嘉问言，吏欲使都人列肆输钱以免直。下府询究，曹椽以为便。永占书纸尾，不暇省。既乃行市易抵当法，贷民钱而为之期，有不能偿而死者。神宗颇知之，嘉问妄变其名以罔听。神宗虑立法未尽，诏永及韩维究实。永奏言：“市算下逮锥刀，为人患苦。”御史张琥劾永弃同即异，罢为提举中太一宫。

元丰中，判军器监。有司病皮革不给，严隐匿之科，亡赖辈肆情为讦，至妇人冠饰亦不免。永请听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，得贷其馀，讦讼既息，国用亦济。出知太原，且行，神宗访以时务，永言：“近者造戎器倍常，外间谓将有事於征讨。兵非轻用之物，原軫不戢自焚之戒。”神宗曰：“此备豫不虞，若四方安平，岂有轻动之理？卿言是也。”忻、代产盐，苦恶

不堪食，转运使必欲理之，以盗贩阑越之罪罪兵吏。永言：“盐，民食也，不可禁；兵，武备也，不可阙。顾以恶盐累防兵，非计也。”诏弛其禁。

入判将作，进端明殿学士。病不能朝，神宗遣上医调视，六命近侍问安否，至虚枢密位以待。辞去益力，提举崇福宫。逾年，起知陈州，徙颖昌。永裕起陵，许、汝当运粟数十万斛於陵下，调民牛数万，永请而免。哲宗召拜工部尚书。太皇太后下诏求言，永陈保马、保甲、免役三事最敝，愿一切罢去，复修监牧、保伍、差徭之法。太皇太后皆纳之。元祐元年，迁吏部，又属疾，改资政殿学士兼侍读，提举中太一宫，未拜而卒，年六十八。赠银青光禄大夫，赙金帛二千，谥曰康简。

永外和内劲，论议常持平，不求诡异。事或悖于理，虽逼以势，亦不为屈。未尝以矫亢形于色辞，与人交，终身无怨仇。范纯仁、苏颂皆称之为国器。

论曰：“宋之衰也，人才尚多。梁焘、王岩叟尽忠事上，凡有过举，知无不言，虽或从或违，而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矣。第以新州之举，於是为过。故他日绍圣复以藉口，使元祐众贤皆罹其祸，由是再变而为宣、政之奸臣，国日危矣。郑雍易其所守，肆击刘摯，波及者三十人，欲结章惇以取容，然而终亦不免。小人反覆，专务自全，竟何益哉？孙永之为，庶得其中焉。”

列传第一百二

元绛 许将 邓润甫 林希 弟旦 蒋之奇 陆佃 吴居厚 温益

元绛，字厚之，其先临川危氏。唐末，曾祖仔倡聚众保乡里，进据信州，为杨氏所败，奔杭州，易姓曰元。祖德昭，仕吴越至丞相，遂为钱塘人。绛生而敏悟，五岁能作诗，九岁谒荆南太守，试以三题，上诸朝，贫不能行。长，举进士，以廷试误赋韵，得学究出身。再举登第，调江宁推官，摄上元令。

民有号王豹子者，豪占人田，略男女为仆妾，有欲告者，则杀以灭口。绛捕置于法。甲与乙被酒相殴击，甲归卧，夜为盗断足。妻称乙，告里长，执乙诣县，而甲已死。绛敕其妻曰：“归治而夫丧，乙已伏矣。”阴使信谨吏迹其后，望一僧迎笑，切切私语。绛命取僧系庑下，诘妻奸状，即吐实。人问其故，绛曰：“吾见妻哭不哀，且与伤者共席而襦无血污，是以知之。”

安抚使范仲淹表其材，知永新县。豪子龙聿诱少年周整饮博，以技胜之，计其赀折取上腴田，立券。久而整母始知之，讼于县，县索券为证，则母手印存，弗受。又讼于州，于使者，击登闻鼓，皆不得直。绛至，母又来诉，绛视券，呼谓聿曰：“券年月居印上，是必得周母他牒尾印，而撰伪券续之耳。”聿骇谢，即日归整田。

知通州海门县。淮民多盗贩盐，制置使建言，满二十斤者

皆坐徒。绛曰“海滨之人，恃盐以为命，非群贩比也。”笞而纵之。擢江西转运判官、知台州。州大水冒城，民庐荡析。绛出库钱，即其处作室数千区，命人自占，与期三岁偿费，流移者皆复业。又甃其城，因门为闸，以御湍涨，后人守其法。入为度支判官。

侂智高叛岭南，宿军邕州而岁漕不足。绛以直集贤院为广东转运使，建濒江水砦数十，以待逋寇；缮治十五城，楼堞械器皆备，军食有余。以功迁工部郎中，历两浙、河北转运使，召拜盐铁副使，擢天章阁待制、知福州，进龙图阁直学士，徙广、越、荆南，为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，拜三司使、参知政事。数请老，神宗命其子耆宁校书崇文院，慰留之。

会太学虞蕃讼博士受贿，事连耆宁，当下狱。绛请上还职禄，而容耆宁即於讯外，从之。於是御史至第薄责绛，绛一不自辨，罢知亳州。入辞，帝谓曰：“朕知卿，一岁即召矣。卿意欲陈诉乎？”绛谢罪，愿得颖，即以为颖州。明年，加资政殿学士、知青州，过都，留提举中太一宫，力疾入谒，曰：“臣疾惫子弱，倘一旦不幸死，则遗骸不得近先人丘墓。”帝恻然曰：“朕为卿办囊，虽百子何以加。”诏毋多拜，乘輿行幸勿扈从。又明年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

绛所至有威名，而无特操，少仪矩。仕已显，犹谓迟晚。在翰林，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，时论鄙之。然工於文辞，为流辈推许。景灵宫作神御十一殿，夜传诏草《上梁文》，迟明，上之。虽在中书，而蕃夷书诏，犹多出其手。既得谢，帝眷眷命之曰：“卿可营居京师，朕当资币金，且便耆宁仕进。”绛曰：“臣有田庐在吴，乞归鬻之，即筑室都城，得望属车之尘，幸矣。敢冀赐邪。”既行，追赉白金千两，敕以蚤还。绛至吴逾岁，以老病奏，恐不能奉诏。三年而薨，年七十六。赠太子

少师，谥曰章简。

许将字冲元，福州闽人。举进士第一。欧阳修读其赋，谓曰：“君辞气似沂公，未可量也。”签书昭庆军判官，代还，当试馆职，辞曰：“起家为官，本代耕尔，愿以守选余日，读所未见书。”宰相善其志，以通判明州。神宗召对，除集贤校理、同知礼院，编修中书条例。自太常丞当转博士，超改右正言；明日，直舍人院；又明日，判流内铨：皆神宗特命，举朝荣之。初，选人调拟，先南曹，次考功。综核无法，吏得缘文为奸，选者又不得诉长吏。将奏罢南曹，辟公舍以待来诉者，士无留难。进知制诰，特敕不试而命之。

契丹以兵二十万压代州境，遣使请代地，岁聘之使不敢行，以命将。将入对曰：“臣备位侍从，朝廷大议不容不知。万一北人言及代州事，不有以折之，则伤国体。”遂命将诣枢密院阅文书。及至北境，居人跨屋栋聚观，曰：“看南朝状元。”及肄射，将先破的。契丹使萧禧馆客，禧果以代州为问，将随问随答。禧又曰：“界渠未定，顾和好体重，吾且往大国分画矣。”将曰：“此事，申饬边臣岂不可，何以使为？”禧惭不能对。归报，神宗善之，以将知审官西院、直学士院、判尚书兵部。

时河北保甲、陕西河东弓箭社、闽楚枪仗手虽有名籍，其多少与年月不均，以致阅按无法，将一切整摄之。进翰林学士、权知开封府，为同进所忌。会治太学虞蕃讼，释诸生无罪者，蔡确、舒亶因陷之，逮其父子入御史府，逾月得解，黜知蕲州。

明年，以龙图阁待制起知秦州，改扬州，又改郢州。上元张灯，吏籍为盗者系狱，将曰：“是绝其自新之路也。”悉纵遣之，自是民无一人犯法，三圉皆空。父老叹曰：“自王沂公后五十六年，始再见狱空耳。”郢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，将

虽弗禁，其俗自息。

召为兵部侍郎。上疏言：“兵措于形势之内，最彰而易知；隐于权用之表，最微而难能。此天下之至机也。是以治兵有制，名虽不同，从而横之，方而圆之，使万众犹一人；车马有数，用虽不同，合而分之，散而敛之，取四方犹跬步；制器有度，工虽不同，左而右之，近而远之，运众算犹掌握。非天下之至神，孰能与此？”又条奏八事，以为“兵之事有三：曰禁兵，曰厢兵，曰民兵。马之事有三：曰养马，曰市马，曰牧马。兵器之事有二：曰缮作，曰给用。”及西方用兵，神宗遣近侍问兵马之数，将立具上之；明日，访枢臣，不能对也。

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。元祐三年，再为翰林学士。四年，拜尚书右丞。将自以在先朝为侍从，每讨熙、丰旧章以闻。中旨用王文郁、姚兕领军，执政复议用张利一、张守约。将始与执政同议，复密疏利一不可用。言者论其窥伺主意，炫直卖友。罢为资政殿学士、知定州，移扬州，又移大名府。

会黄河东、北二议未决，将曰：“度今之利，谓宜因梁村之口以行东，因内黄之口以行北，而尽闭诸口，以绝大名诸州之患。俟水大至，观故道足以受之，则内黄之口可塞；不足以受之，则梁村之口可以止；两不能相夺，则各因其自流以待之。”

绍圣初，入为吏部尚书，上疏乞依元丰诏，定北郊夏至亲祀。拜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章惇为相，与蔡卞同肆罗织，贬谪元祐诸臣，奏发司马光墓。哲宗以问将，对曰：“发人之墓，非盛德事。”方党祸作，或举汉、唐诛戮故事，帝复问将，对曰：“二代固有之，但祖宗以来未之有，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、唐者，以未尝辄戮大臣也。”哲宗皆纳之。

将尝议正夏人罪，以泾原近夏而地广，谋帅尤难，乞用章

竅，竅果有功。崇宁元年，进门下侍郎，累官金紫光禄大夫，抚定鄱、廓州。边臣欲举师渡河，朝议难之。将独谓：“外国不可以爽信，而兵机有不可失，既已戒期，愿遂从之。”未几，捷书至，将以复河、湟功转特进，凡居政地十年。

御史中丞朱谔取将旧谢章表，析文句以为谤，且谓：“将左顾右视，见利则回，幡然改图，初无定论。元祐间尝为丞辖，则尽更元丰之所守。绍圣初复秉钧轴，则阴匿元祐之所为。逮至建中，尚此冒居，则绍圣之所为已皆非矣。强颜今日，亦复偷安，则建中之所为亦随改焉。”遂以资政殿大学士知河南府。言者不已，降资政殿学士、知颖昌府，移大名，加观文殿学士、奉国军节度使。在大名六年，数告老，召为佑神观使。政和初，卒，年七十五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文定。

子份，龙图阁学士。

邓润甫，字温伯，建昌人。尝避高鲁王讳，以字为名，别字圣求，后皆复之。第进士，为上饶尉、武昌令。举贤良方正，召试不应。熙宁中，王安石以润甫为编修中书条例、检正中书户房事。神宗览其文，除集贤校理、直舍人院，改知谏院、知制诰。同邓綰、张琥治郑侠狱，深致其文，入冯京、王安国、丁諷、王尧臣罪。

擢御史中丞。上疏曰：“向者陛下登用隗贤，更易百度，士狃于见闻，蔽于俗学，竞起而萃非之，故陛下排斥异论，以图治功。然言责之路，反为壅抑；非徒抑之，又或疑之。论恤民力，则疑其违道干誉；论补法度，则疑其同乎流俗；论斥人物，则疑其讦以为直。故敢言之气日以折，而天下事变，有不得尽闻。曩变法之初，势自当尔。今法度已就绪，宜有以来天下论议。至于淫辞诡行，有挟而发，自当屏弃。如此，则善言不伏，而致大治也。”

李宪措置熙河边事，润甫率其属周尹、蔡承禧、彭汝砺上书切谏，其略云：“自唐开元以来，用杨思勖、鱼朝恩、程元振、吐突承璀为将。有功，则负势骄恣，陵轹公卿；无功，则挫损国威，为四国笑。今陛下使宪将兵，功之成否，非臣等所能预料。然以往事监之，其有害必矣。陛下仁圣神武，驾御豪杰，虽宪百辈，顾何能为，独不长念却虑，为万世之计乎？岂可使国史所书，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？后世沿袭古迹，视以为常，进用其徒握兵柄，则天下之患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！”不听。

又言：“兴利之臣，议前代帝王陵寝，许民请射耕垦，而司农可之。唐之诸陵，因此悉见芟刈，昭陵乔木，翦伐无遗。熙宁著令，本禁樵采，遇郊祀则敕吏致祭，德意可谓远矣。小人掎克，不顾大体。愿绌创议之人，而一切如令。”从之。

迁翰林学士。因论奏相州狱，为蔡确所陷，落职知抚州。移杭州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。召复翰林学士兼掌皇子阁笺记，一时制作，独倚润甫焉。哲宗立，惟润甫在院，一夕草制二十有二。进承旨，修撰《神宗实录》。以母丧去，终制，为吏部尚书。梁焘论其草蔡确制，妄称有定策功，乃以龙图阁学士知亳州。阅岁，复以承旨召。数月，除端明殿学士、礼部尚书。请郡，得知蔡州，移永兴军。

元祐末，以兵部尚书召。绍圣初，哲宗亲政，润甫首陈武王能广文王之声，成王能嗣文、武之道，以开绍述。遂拜尚书左丞。章惇议重谪吕大防、刘摯，润甫不以为然，曰：“俟见上，当力争。”无何，暴卒，年六十八。辍视朝二日。以尝掌均邸笺奏，优赠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安惠。

林希，字子中，福州人。举进士，调泾县主簿，为馆阁校勘、集贤校理。神宗朝，同知太常礼院。皇后父丧，太常议服

浅素，希奏：“礼，后为父降服期。今服浅素，不经。”及遣使高丽，希闻命，惧形于色，辞行。神宗怒，责监杭州楼店务。岁余，通判秀州，复知太常礼院，迁著作佐郎、礼部郎中。元丰六年，诏修《两朝宝训》，上之。元祐初，历秘书少监、起居舍人、起居郎，进中书舍人。言者疏其行谊浮伪，士论羞薄，不足以玷从列。以集贤殿修撰知苏州，更宣、湖、润、杭、亳五州，加天章阁待制。

绍圣初，进宝文阁直学士、知成都府。道阙下，会哲宗亲政，章惇用事，尝曰：“元祐初，司马光作相，用苏轼掌制，所以能鼓动四方，安得斯人而用之。”或曰：“希可。”惇欲使希典书命，逞毒于元祐诸臣，且许以为执政。希亦以久不得志，将甘心焉，遂留行。复为中书舍人，修《神宗实录》兼侍读。

哲宗问：“神宗殿曰宣光，前代有此名乎？”希对曰：“此石勒殿名也。”乃更为显承。时方推明绍述，尽黜元祐群臣，希皆密豫其议。自司马光、吕公著、大防、刘摯、苏轼、辙等数十人之制，皆希为之，词极其丑诋，至以“老奸擅国”之语阴斥宣仁，读者无不愤叹。一日，希草制罢，掷笔于地曰：“坏了名节矣。”

迁礼部，吏部尚书、翰林学士，擢同知枢密院。始，惇疑曾布在枢府间己，使希为贰，以相伺察。希日为布所诱，且怨惇不引为执政，遂叛惇。会邢恕论希罪，惇因并去之，罢知亳州，移杭州，布不能救也。旋以端明殿学士知太原府。

徽宗立，徙大名。上河东边计三策，朝廷以其词命丑正之罪，夺职知扬州，徙舒州。未几卒，年六十七。追赠资政殿学士，谥曰文节。弟旦。

旦，第进士，熙宁中，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，擢太子

中允、监察御史里行。居台五月，以论李定事罢守故官。久之，干当奏院；陈绎领门下封驳，又摭其前论罢之。累年，乃签书淮南判官。入为太常博士，工部、考功员外郎。

元祐元年，拜殿中侍御史。甫莅职，即上疏曰：“广言路然后知得失，达民情然后知利病。窃见去岁五月，诏求谏言，士民争欲自献。及详观诏语，名虽求谏，实欲拒言，约束丁宁，使不得观望迎合，犯令干誉，终之，必行黜罚以恐惧之。于是人人知戒，言将出而复止；至于冉申谕告，方达天聪。闻初诏乃蔡确、章惇造端，其词尽出于惇。今二人既去，其余党常怀丑正恶直之心，愿深留宸虑，以折邪谋。”遂论吕惠卿、邓绾：“虽罢扬州，犹莅小郡，小郡之民奚罪焉？乞投之散地，以谢天下。”又言：“近弹王中正、石得一等，虽已薄责，得一所任肘腋小人，如翟勅之徒，亦宜编削。”诏并降支郡营校。又论崔台符、贾种民舞文深酷之罪，皆逐之。出为淮南转运副使，历右司郎中、秘书少监、太仆卿，终河东转运使。

子肤，坐元符上书，陷于党籍。

蒋之奇，字颖叔，常州宜兴人。以伯父枢密直学士堂荫得官。擢进士第，中《春秋三传》科，至太常博士；又举贤良方正，试六论中选，及对策，失书问目，报罢。英宗览而善之，擢监察御史。

神宗立，转殿中侍御史，上谨始五事：一曰进忠贤，二曰退奸邪，三曰纳谏诤，四曰远近习，五曰闭女谒。神宗顾之曰：“斜封、墨敕必无有，至于近习之戒，孟子所谓‘观远臣以其所主’者也。”之奇对曰：“陛下之言及此，天下何忧不治。”

初，之奇为欧阳修所厚，制科既黜，乃诣修盛言濮议之善，以得御史。复惧不为众所容，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怨修，诬修及妇吴氏事，遂劾修。神宗批付中书，问状无实，贬监道州酒

税，仍榜朝堂。至州，上表哀谢，神宗怜其有母，改监宣州税。

新法行，为福建转运判官。时诸道免役推行失平，之奇约僦庸费，随算钱高下均取之，民以为便。迁淮东转运副使。岁恶民流，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。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，宿之临涣横斜三沟，尤其大也，用工至百万，溉田九千顷，活民八万四千。

历江西、河北、陕西副使。之奇在陕西，经赋入以给用度，公私用足。比其去，库缗八十余万，边粟皆支二年。移淮南，擢江、淮、荆、浙发运副使。元丰六年，漕粟至京，比常岁溢六百二十万石，锡服三品。请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新河，以避淮险，自是无覆溺之患。诏增二秩，加直龙图阁，升发运使。凡六年，其所经度，皆为一司故事。

元祐初，进天章阁待制、知潭州。御史韩川、孙升、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，不足当斯选。改集贤殿修撰、知广州。妖人岑探善幻，聚党二千人，谋取新兴，略番禺，包据岭表，群不逞借之为虐，其势张甚。之奇遣钤辖杨从先致讨，生擒之。加宝文阁待制。南海饶宝货，为吏者多贪声，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节者吴隐之、宋璟、卢奂、李勉等，绘其象，建十贤堂以祀，冀变其习。

徙河北都转运使、知瀛州。辽使耶律迪道死，所过郡守皆再拜致祭。之奇曰：“天子方伯，奈何为之屈膝邪！”奠而不拜。入为户部侍郎。未几，复出知熙州。夏人论和，请画封境。之奇揣其非诚心，务守备，谨斥候，常若敌至。终之奇去，夏人不敢犯塞。

绍圣中，召为中书舍人，改知开封府，进龙图阁直学士，拜翰林学士兼侍读。元符末，邹浩以言事得罪，之奇折简别之，责守汝州。阅月，徙庆州。

徽宗立，复为翰林学士，拜同知枢密院。明年，知院事。沅州蛮扰边，之奇请遣将讨之，以其地为徽、靖二州。崇宁元年，除观文殿学士、知杭州。以弃河、湟事夺职，由正议大夫降中大夫。以疾告归，提举灵仙观。三年，卒，年七十四。后录其尝陈绍述之言，尽复官职。

之奇为部使者十二任，六曲会府，以治办称。且孜孜以人物为己任，在闽荐处士陈烈，在淮南荐孝子徐积，每行部至，必造之。特以畔欧阳修之故，为清议所薄。

子璿至侍从，曾孙芾别有传。

陆佃，字农师，越州山阴人。居贫苦学，夜无灯，映月光读书。蹶屣从师，不远千里。过金陵，受经于王安石。熙宁三年，应举入京。适安石当国，首问新政，佃曰：“法非不善，但推行不能如初意，还为扰民，如青苗是也。”安石惊曰：“何为乃尔？吾与吕惠卿议之，又访外议。”佃曰：“公乐闻善，古所未有，然外间颇以为拒谏。”安石笑曰：“吾岂拒谏者？但邪说营营，顾无足听。”佃曰：“是乃所以致人言也。”明日，安石召谓之曰：“惠卿云：‘私家取债，亦须一鸡半豚。’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。”既而承之还，诡言于民无不便，佃说不行。

礼部奏名为举首。方廷试赋，遽发策题，士皆愕然；佃从容条对，擢甲科。授蔡州推官。初置五路学，选为郢州教授，召补国子监直讲。安石以佃不附己，专付之经术，不复咨以政。安石子雱用事，好进者坌集其门，至崇以师礼，佃待之如常。

同王子韶修定《说文》。入见，神宗问大裘袭裘，佃考礼以对。神宗悦，用为祥定郊庙礼文官。时同列皆侍从，佃独以光禄丞居其间。每有所议，神宗辄曰：“自王、郑以来，言礼未有如佃者。”加集贤校理、崇政殿说书，进讲《周官》，神

宗称善，始命先一夕进稿。同修起居注。元丰定官制，擢中书舍人、给事中。哲宗立，太常请复太庙牙盘食。博士吕希纯、少卿赵令铄皆以为当复。佃言：“太庙，用先王之礼，于用俎豆为称；景灵宫、原庙，用时王之礼，于用牙盘为称，不可易也。”卒从佃议。

是时，更先朝法度，去安石之党，士多讳变所从。安石卒，佃率诸生供佛，哭而祭之，识者嘉其无向背。迁吏部侍郎，以修撰《神宗实录》徙礼部。数与史官范祖禹、黄庭坚争辨，大要多是安石，为之晦隐。庭坚曰：“如公言，盖佞史也。”佃曰：“尽用君意，岂非谤书乎！”

进权礼部尚书。郑雍论其穿凿附会，改龙图阁待制、知颍州。佃以欧阳修守颖有遗爱，为建祠宇。《实录》成，加直学士，又为韩川、朱光庭所议，诏止增秩，徙知邓州。未几，知江宁府。甫至，祭安石墓。句容人盗嫂害其兄，别诬三人同谋。既皆讯服，一囚父以冤诉，通判以下皆曰：“彼怖死耳，狱已成，不可变。”佃为阅实，三人皆得生。绍圣初，治《实录》罪，坐落职，知秦州，改海州。朝论灼其情，复集贤殿修撰，移知蔡。

徽宗即位，召为礼部侍郎。上疏曰：“人君践祚，要在正始，正始之道，本于朝廷。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，以善求事为精神，以能讦人为风采，以忠厚为重迟，以静退为卑弱。相师成风，莫之或止，正而救之，实在今日。神宗延登真儒，立法制治，而元祐之际，悉肆纷更。绍圣以来，又皆称颂。夫善续前人者，不必因所为，否者废之，善者扬焉。元祐纷更，是知废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；绍圣称颂，是知扬之而不知废之之过也。愿咨谋人贤，询考政事，惟其当之为贵，大中之期，亦在今日也。”徽宗遂命修《哲宗实录》。

迁吏部尚书，报聘于辽，归，半道闻辽主洪基丧，送伴者赴临而返，谓佃曰：“国哀如是，汉使殊无吊唁之仪，何也？”佃徐应曰：“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见，即行吊礼；今偃然如常时，尚何所吊？”伴者不能答。

拜尚书右丞。将祀南郊，有司欲饰大裘匣，度用黄金多，佃请易以银。徽宗曰：“匣必用饰邪？”对曰：“大裘尚质，后世加饰焉，非礼也。”徽宗曰：“然则罢之可乎？数日来，丰稷屡言之矣。”佃因赞曰：“陛下及此，盛德之举也。”徽宗欲亲祀北郊，大臣以为盛暑不可，徽宗意甚确。朝退，皆曰：“上不以为劳，当遂行之。”李清臣不以为然。佃曰：“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，公之议也。今反以为不可，何耶？”清臣乃止。

御史中丞赵挺之以论事不当，罚金。佃曰：“中丞不可罚，罚则不可为中丞。”谏官陈瓘上书，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压宗庙。佃曰：“瓘上书虽无取，不必深怒，若不能容，是成其名也。”佃执政与曾布比，而持论多近恕。每欲参用元祐人才，尤恶奔竞，尝曰：“天下多事，须不次用人；苟安宁时，人之才无大相远，当以资历序进。少缓之，则士知自重矣。”又曰：“今天下之势，如人大病向愈，当以药饵辅养之，须其安平；苟为轻事改作，是使之骑射也。”

转左丞。御史论吕希纯、刘安世复职太骤，请加镌抑，且欲更惩元祐余党。佃为徽宗言不宜穷治，乃下诏申谕，揭之朝堂。谗者用是诋佃，曰：“佃名在党籍，不欲穷治，正恐自及耳。”遂罢为中大夫、知亳州，数月卒，年六十一。追复资政殿学士。

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，于礼家、名数之说尤精，如《埤雅》、《礼象》、《春秋后传》皆传于世。

吴居厚，字敦老，洪州人。第嘉祐进士，熙宁初，为武安节度推官。奉行新法，尽力核闲田，以均给梅山徭，计劳，得大理丞，转补司农属。元丰间，提举河北常平，增损役法五十一条，赐银绯，为京东转运判官，升副使。

天子方兴盐、铁，居厚精心计，笼络钩稽，收羨息钱数百万。即莱芜、利国二冶官自铸钱，岁得十万缗。诏褒揭其能。擢天章阁待制、都转运使。前使者皆以不任职蒙谴，居厚与河北蹇周辅、李南公会境上，议盐法，搜剔无遗。居厚起州县凡流，无阙阅勋庸，徒以言利得幸，不数岁，至侍从，嗜进之士从风羨美。又请以盐息买绢，资河东直；发大铁钱二十万贯，佐陕西军兴；且募民养保马。当时商功利之臣，所在成聚，居厚最为掎克。

剧盗王冲因民不忍，聚众数千，欲乘其行部至徐，篡取投诸冶。居厚闻知，间道遁去。元祐治其罪，责成州团练副使，安置黄州。章惇用事，起为江、淮发运使。疏支家河通漕，楚、海之间赖其利。召拜户部侍郎、尚书，以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，为永泰陵桥道顿递使。坐积雨留滞，罢知和州。

崇宁初，复尹开封，拜尚书右丞，进中书门下侍郎。以老避位，为资政殿学士、东太一宫使，恩许仍服方团金球文带。自是，前执政在京师者视此。出为亳州、洪州，徙太原，道都门，留使祐神观，复还政府，迁知枢密院。政和三年，以武康军节度使知洪州，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。

居厚在政地久，以周谨自媚，无赫显恶，唯一时聚敛，推为称首。

温益，字禹弼，泉州人。第进士，历太宗正丞、利州路湖南转运判官、工部员外郎。绍圣中，由诸王府记室出知福州，徙潭州。邹浩南迁过潭，暮投宿村寺，益即遣州都监将数卒夜

出城，逼使登舟，竟凌风绝江而去。他逐臣在其境内，若范纯仁、刘奉世、韩川、吕希纯、吕陶，率为所侵困，用事者悦之。未及用，而徽宗以藩邸恩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迁给事中兼侍读。陈瓘指言其过，谓不宜列侍从、处经帐，不报。改龙图阁待制、知开封府，犹兼侍读。时执政倡言，帝当为哲宗服兄弟之服。曾肇在迓英读《史记·舜纪》，因言：“昔尧、舜同出黄帝，世数已远，然舜为尧丧三年者，以尝臣尧故也。”益意附执政，进曰：“《史记》世次不足信，尧、舜非同出。”迁吏部尚书。

建中靖国元年，拜尚书右书。邓洵武献《爱莫助之图》，帝初付曾布，布辞。改付益，益得藉手以为宜相蔡京，天下之善士，一切指为异论，时人恶之。布与京争事帝前，辞颇厉，益叱曰：“曾布安得无礼！”帝不乐，布由是得罪，而京遂为相。进益中书侍郎。

益仕宦从微至著，无片善可纪，至其狡谲傅合，盖天稟然。及是，乃时有立异。京一日除监司、郡守十人，益稍不谓然。京知中书舍人郑居中与益厚，使居中自从其所问之，居中以告。益曰：“君在西掖，每见所论事，舍人得举职，侍郎顾不许耶？今丞相所拟钱和而下十人，皆其姻党耳，欲不逆其意得乎？”京闻而颇惮焉。逾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子万石至尚书。

论曰：王安石为政，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，变其所守而从之，比比皆然；元绛所莅，咸有异政，亦谄事之，陋矣。许将尝力止发司马光墓，此为可称；而言者谓其仕于元祐、绍圣以至建中，左右视利，幡然改图，初无定论。邓润甫初掌笔记，盛有文名，而首赞绍述之谋，又表章蔡确定策之功，虽有他长，无足观矣。林希草制，务丑诋正人，自知隳坏名节，掷笔而悔之，何晚也；弟旦反其所为，纠劾巨奸，善恶岂相掩哉！蒋之

奇始怱慝濮议，晚摭飞语，击举主以自文，小人之魁杰者也。吴居厚奉行新法，剥下媚上，温益阿附二蔡，物议不容。陆佃虽受经安石，而不主新法，元祐党人之罪，请一施薄罚而已，犹差贤于众人焉。

列传第一百三

孙觉 弟览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平仲 李周 鲜于
侁 顾临 李之纯从弟之仪 王觐 子俊义 马默

孙觉，字莘老，高邮人。甫冠，从胡瑗受学。瑗之弟子千数，别其老成者为经社，觉年最少，俨然居其间，众皆推服。登进士第，调合肥主簿。岁旱，州课民捕蝗输之官，觉言：“民方艰食，难督以威。若以米易之，必尽力，是为除害而享利也。”守悦，推其说下之他县。嘉祐中，择名士编校昭文书籍，觉首预选，进馆阁校勘。神宗即位，直集贤院，为昌王记室，王问终身之戒，为陈诸侯之孝，作《富贵二箴》。擢右正言。

神宗将大革积弊，觉言：“弊政固不可不革，革而当，其悔乃亡。”神宗称其知理。尝从容语及知人之难，觉曰：“尧以知人为难，终享其易。盖知人之要，在于知言。人主用臣之道，任贤使能而已。贤能之分既殊，任使之方亦异。至于所知有限量，所能有彼此，是功用之士也，可以处外而不可以处内，可以责之事而不可责之言。陛下欲兴太平之治，而所擢数十人者，多有口才，而无实行。臣恐日浸月长，汇征墙进，充满朝廷之上，则贤人日远，其为患祸，尚可以一二言之哉。愿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所任使，无速于小利近功，则王道可成矣。”

邵亢在枢府，无所建明，神宗语觉，欲出之，用陈升之以代。觉退，即奏疏如所言。神宗以为希旨，夺官两级。执政曰：“谏官有出外，无降官之理。”神宗曰：“但降官，自不能

住。”觉连章丐去云：“去岁有罚金御史，今兹有贬秩谏官，未闻罚金贬秩，而犹可居位者。”乃通判越州，复右正言，徙知通州。熙宁二年，诏知谏院，同修起居注，知审官院。

王安石早与觉善，骤引用之，将援以为助。时吕惠卿用事，神宗询于觉，对曰：“惠卿即辩而有才，过于人数等，特以为利之故，屈身于安石，安石不悟，臣窃以为忧。”神宗曰：“朕亦疑之。”其后王、吕果交恶。

青苗法行，首议者谓：“《周官》泉府，民之贷者，至输息二十而五，国事之财用取具焉。”觉奏条其妄，曰：“成周賒贷，特以备民之缓急，不可徒与也，故以国服为之息。然国服之息；说者不明。郑康成释经，乃引王莽计赢受息，无过岁什一为据，不应周公取息，重于莽时。况载师所任地，漆林之征特重，所以抑未作也。今以农民乏绝，将补耕助敛，顾比未作而征之，可乎？国事取具，盖谓泉府所领，若市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，有买有予，并賒贷之法而举之。倘专取具于泉府，则豕宰九赋，将安用邪？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，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。今老臣疏外而不见听，辅臣迂延而不就职，门下执正而不行，谏官请罪而求去。臣诚恐奸邪之人，结党连伍，乘众情之汹汹，动摇朝廷，钓直干誉，非国家之福也。”安石览之，怒，觉适以事诣中书，安石以语动之曰：“不意学士亦如此！”始有逐觉意。会曾公亮言畿县散常平钱，有追呼抑配之扰，安石因请遣觉行视虚实。觉既受命，复奏疏辞行，且言：“如陈留一县，前后晓示，情愿请钱，卒无一人至者，故陈留不散一钱。以此见民实不愿与官中相交。所有体量，望赐寢罢。”遂以觉为反覆，出知广德军，徙湖州。

松江堤没，水为民患。觉易以石，高丈余，长百里，堤下化为良田。徙庐州，改右司谏。以祖母丧求解官，下太常议，

不可。诏知润州，觉已持丧矣。服除，知苏州，徙福州。闽俗厚于婚丧，其费无艺。觉裁为中法，使资装无得过百千。令下，嫁娶以百数，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伍。连徙亳、扬、徐州。徐多盗，捕得杀人者五，其一仅胜衣，疑而讯之，曰：“我耕于野，与甲遇，强以挺与我，半夜挟我东，使候诸门，不知其他也。”问吏：“法何如？”曰：“死。”觉止诛其首，后遂为例。

知应天府，入为太常少卿，易秘书少监。哲宗即位，兼侍讲，迁右谏议大夫。时谏官、御史论事有限，毋得越职。觉请申《唐六典》及天禧诏书，凡发令造事之未便，皆得奏陈。论宰相蔡确、韩缜进不以德，确自讼有功无罪，觉随所言折之，确竟去。缜白迁觉给事中，辞曰：“间者，执政畏人议己，则迁官以饵之，愿与缜俱罢。”逾月，缜去。

进吏部侍郎，领右选，在选万五千员，阙才五之二，至有三年不得调者。觉请自军功、保甲进者补指使，宗室祖免从员外置，一日得阙数千。改主左选，请磨勘岁以百人为限。擢御史中丞，数月，以疾请罢，除龙图阁学士兼侍讲，提举醴泉观，求舒州灵仙观以归。哲宗遣使存劳，赐白金五百两。卒，年六十三。

觉有德量，为王安石所逐。安石退居钟山，觉枉驾道旧，为从容累夕；迨其死，又作文以谏，谈者称之。绍圣中，以觉为元祐党，夺职追两官。徽宗即位，复官职。有《文集》、《奏议》六十卷，《春秋传》十五卷。弟览。

览字傅师。擢第，知尉氏县。有屯将遇下虐，士卒谋因大阅杀之以叛。览闻之，驰往，士犹群语不顾，览呼谕之曰：“将诚无状，然天子何负汝辈，乃欲致族灭邪？”皆感谢去就列。屯将徐至，览命吏趣具奏，众意遂安。神宗壮其材，以为司农主簿。舒亶判寺且兼谏院，欲引览自助，览拒不答。亶怒，用

帐籍违事劾之。出提举利州、湖南常平，改京西转运判官，入为右司员外郎。荆湖开疆，命往相其便。览言：“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，宜从本郡随事要束，勿建官置戍以为民困。自诚州至融江口，可通西广盐，以省北道饷馈。”悉从之。

使还，为河东、河北转运副使，加直龙图阁，历知河中应天府、江淮发运使。进宝文阁待制，由桂徙广，又改渭州。夏人入边，檄大将苗履御之，履称疾移告，立按正其罪，窜诸房陵，辕门肃然。召知开封府，至则拜户部侍郎。与蔡京论役法不合，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。夏人据横山，并河为寨，秦、晋之路皆塞。览谋复取葭芦戍，阻险不得前。夏人数万屯境上，览下令吾兵少，须满五万。及西夏人闻而济师，览不为动，相持益久，忽令具糗粮，严兵械，曰：“敌至矣！”居数日，果大入，览奋击败之，遂城葭芦而还。策勋，加枢密直学士。

览虽立边功，议论多触执政，屡遭絀削，历知河南、永兴，徙成都。辞不行，降为宝文阁待制。卒，年五十九。

李常，字公择，南康建昌人。少读书庐山白石僧舍。既擢第，留所抄书九千卷，名舍曰李氏山房。调江州判官、宣州观察推官。发运使杨佐将荐改秩，常推其友刘琦，佐曰：“世无此风久矣。”并荐之。

熙宁初，为秘阁校理。王安石与之善，以为三司条例检详官，改右正言、知谏院。安石立新法，常预议，不欲青苗收息。至是，疏言：“条例司始建，已致中外之议。至于均输、青苗，敛散取息，傅会经义，人且大骇，何异王莽猥析《周官》片言，以流毒天下！”安石见之，遣所亲密谕意，常不为止。又言：“州县散常平钱，实不出本，勒民出息。”神宗诘安石，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，常以非谏官体，落校理，通判滑州。岁余复职，知鄂州，徙湖、齐二州。齐多盗，论报无虚日。常得黜

盗，刺为兵，使在麾下，尽知囊括处，悉发屋破柱，拔其根株，半年间，诛七百人，奸无所匿。徙淮南西路提点刑狱。元丰六年，召为太常少卿，迁礼部侍郎。

哲宗立，改吏部，进户部尚书。或疑其少干局，虑不胜任，质于司马光。光曰：“用常主邦计，则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，聚敛少息矣。”常转对，上七事，曰崇廉耻，存乡举，别守宰，废贪赃，审疑狱，择儒师，修役法。时役法差、免二科未定，常谓：“法无新陈，便民者良；论无彼己，可久者确。今使民俱出费则贫者难办，俱出力则富者难堪，各从其愿，则可久尔。”乃折衷条上之。赦恩，鬻市易逋负不满二百缗者，常请息过其数亦勿取。

拜御史中丞，兼侍读，加龙图阁直学士。论取士，请分诗赋、经义为两科，以尽所长。初，河决小吴，议者欲自孙村口导还故处，及是，役兴，常言：“京东、河北饥困，不宜导河。”诏罢之。谏官刘安世以吴处厚缴蔡确诗为谤讪，因力攻确。常上疏论以诗罪确，非所以厚风俗。安世并劾常，徙兵部尚书，辞不拜，出知邓州。徙成都，行次陕，暴卒，年六十四。有文集、奏议六十卷，《诗传》十卷，《元祐会计录》三十卷。

常长孙觉一岁，始与觉齐名，俱受知于吕公著。其论议趣舍，大略多同；所终官职又同；其死，先后一夕云。

孔文仲，字经父，临江新喻人。性狷直，寡言笑，少刻苦问学，号博洽。举进士，南省考官吕夏卿，称其词赋赡丽，策论深博，文势似荀卿、杨雄，白主司，擢第一。调余杭尉。恬介自守，不事请谒。转运使在杭，召与议事，事已，驰归，不诣府。人问之，曰：“吾于府无事也。”再转台州推官。

熙宁初，翰林学士范镇以制举荐，对策九千余言，力论王安石所建理财、训兵之法为非是，宋敏求第为异等。安石怒，

启神宗，御批罢归故官。齐恢、孙固封还御批，韩维、陈荐、孙永皆力言文仲不当黜，五上章，不听。范镇又言：“文仲草茅疏远，不识忌讳。且以直言求之，而又罪之，恐为圣明之累。”亦不听。苏颂叹曰：“方朝廷求贤如饥渴，有如此人而不见录，岂其论太高而难合邪，言太激而取怨邪？”

吴充为相，欲置之馆阁，又有忌之者，仅得国子直讲。学者方用王氏经义进取，文仲不习其书，换为三班主簿，出通判保德军。时征西夏，众数十万皆道境上，久不解，边人厌苦。文仲陈三不便，曰：“大兵未出，而丁夫预集；河东顾夫，劳民而损费；诸路出兵，首尾不相应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盛，未尝无外侮，然怀柔制御之要，不在彼而在此也。”

元祐初，哲宗召为秘书省校书郎，进礼部员外郎。有言：“皇族唯杨、荆二王得称皇叔，余宜各系其祖，若唐人称诸王孙之比。”文仲曰：“上新即位，宜广敦睦之义，不应疏间骨肉。”议遂寝。迁起居舍人，擢左谏议大夫。日食七月朔，上疏条五事，曰邪说乱正道，小人乘君子，远服侮中国，斜封夺公论，人臣轻国命，宜察此以消灭兆祥。论青苗、免役，首困天下，保甲、保马、茶盐之法，为遣整留蠹。改中书舍人。

三年，同知贡举。文仲先有寒疾，及是，昼夜不废职。同院以其形瘵，劝之先出，或居别寝。谢曰：“居官则任其责，敢以疾自便乎！”于是疾益甚，还家而卒，年五十一。士大夫哭之皆失声。苏轼拊其枢曰：“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，求劲直如吾经父者，今无有矣！”诏厚恤其家，命弟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，视其葬。

初，文仲与弟武仲、平仲皆以文声起江西，时号“三孔”。后追贬梅州别驾。元符末，复其官。有文集五十卷。

武仲字常父。幼力学，举进士，中甲科。调谷城主簿，选

教授齐州，为国子直讲。丧二亲，毁瘠特甚，右肱为不举。元祐初，历秘书省正字、校书，集贤校理，著作郎，国子司业。尝论科举之弊，诋王氏学，请复诗赋取士。又欲罢大义，而益以诸经策，御试仍用三题。进起居郎兼侍讲迓英殿，除起居舍人，数月，拜中书舍人，直学士院。

初，罢侍从转对，专责以论思。武仲言：“苟不持之以法，则言与不言，将各从其意。愿轮二人次对。”时议祠北郊，久不决。武仲建用纯阴之月亲祠，如神州地祇。擢给事中，迁礼部侍郎，以宝文阁待制知洪州。请：“从臣为州者，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属，俟狱成，听大理约法，庶几刑不逮贵近，又全朝廷体貌之意。”遂著为令。

徙宣州，坐元祐党夺职，居池州。卒，年五十七。元符末，追复之。所著《诗书论语说》、《金华讲义》、《内外制》、《杂文》共百余卷。

平仲字义甫。登进士第，又应制科。用吕公著荐，为秘书丞、集贤校理。文仲卒，归葬南康。诏以平仲为江东转运判官护葬事，提点江浙铸钱、京西刑狱。绍圣中，言者诋其元祐时附会当路，讥毁先烈，削校理，知衡州。提举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，陷失官米之直六十万，置狱潭州。平仲疏言：“米贮仓五年半，陈不堪食，若非乘民阙食，随宜泄之，将成弃物矣。倘以为非，臣不敢逃罪。”乃徙韶州。又坐前上书之故，责惠州别驾，安置英州。徽宗立，复朝散大夫，召为户部、金部郎中，出提举永兴路刑狱，帅鄜延、环庆。党论再起，罢，主管袁州景灵官，卒。平仲长史学，工文词，著《续世说》、《绎解稗》、《诗戏》诸书传于世。

李周，字纯之，冯翊人。登进士第，调长安尉。岁饥，官为粥以食饿者，民垒集不可禁，县以属周，周设榷柅，间老少

男女，无一乱者。都巡检赵瑜诘盗南山，诸尉皆属焉，瑜悍急，多行无礼，独于周不敢肆。

转洪洞令。民有世绝而官录其产者，其族晚得遗券，周取以还之。郡吏咎周，周曰：“利民，所以利国也。”县之南有涧，支流溢入，岁赋菑榷，调徙遏之。周始筑新堤，民不告病。改知云安县，蠲盐井之征且百万。通判施州。州介群獠，不习服牛之利，为辟田数千亩，选谪戍知田者，市牛使耕，军食赖以足。

司马光将荐为御史，欲使来见，周曰：“司马公之贤，吾固愿见，但闻荐而往，所谓‘呈身御史’也。”卒不往。神宗诏近臣举士，孙固以周闻。神宗召对，谓曰：“知卿不游权门，识今执政乎？”对曰：“不识也。”“识司马光乎？”曰：“不识也。”访御边之术，曰：“四边，手足尔。若疲中国以勤远略，致百姓穷困，聚为盗贼，惧成腹心之忧。”神宗颌之，翼日，语固曰：“李周，朴忠之士也。朕且以为御史。”执政意其异己，请试以事。除提点京西刑狱。

时方兴水利，或请酹湍河为六渠，以益钳庐陂水，度用工八十万。周曰：“湍河原高委下，捍以堤，犹患决溢，若又导之，必致为害。”乃疏言：“渠成未可必，而费已不貲。盍姑凿其一而试之，倘可以足用，行之。”渠卒无功。明年，河溢，邓城几没，始思其议。竟以直道罢，判西京国子监。慈圣后复士，庀职陵下，中贵人至者旁午，次舍帘幕，竟为华靡。周曰：“臣子执丧，不能寝苫枕块，奈何又从而侈乎？”讫役，山陵使第功载，人人自言，周独否。

哲宗立，召为职方郎中。朝廷议和西夏，畀以侵地，至欲弃兰州。周曰：“陇右故为唃氏所有，常为吾藩篱。今唃氏破灭，若弃之，必归夏人。彼以区区河南，百年为勍敌，苟益以

河湟，是尽得吐蕃之地，非秦、蜀之利也。”遂不果弃。迁太常少卿、秘书少监，以直龙图阁为陕西转运使，复入为太常少卿，进权工部侍郎，旋以集贤院学士知邠州，恩礼如待制。徙凤翔府、河中府、陕州，提举崇福宫，改集贤殿修撰。卒年八十。绍圣中，追贬贺州别驾，后复旧职。

周自为小官，沉晦自匿，未尝私谒执政，有公事，公诣中书白之。薛向使三司，欲辟为属，及相见，卒不敢言，退而叹曰：“若人未易屈也。”以是不偶于世。

鲜于侁，字子骏，阆州人。唐剑南节度使叔明裔孙也。性庄重，力学。举进士，为江陵右司理参军。庆历中，天下旱，诏求言。侁推灾变所由兴，又条当世之失有四，其语剴切。唐介与同乡里，称其名于上官，交章论荐。侁盛言左参军李景阳、枝江令高汝士之美，乞移与之，介益以为贤。调黟令，摄治婺源。奸民汪氏富而狠，横里中，因事抵法，群吏罗拜曰：“汪族败前令不少，今不舍，后当诒患。”侁怒，立杖之，恶类屏迹。

通判绵州。绵处蜀左，吏狃贪成风，至课卒伍供薪炭、刍豆，鬻果蔬多取赢直。侁一切弗取，郡守以下效之。赵抃使蜀，荐于朝，未及用。从何郟辟，签书永兴军判官。万年令不任职，系囚累百，府使往治，数日，空其狱。神宗诏求直言，侁为蔡河拨发，应诏陈十六事，神宗爱其文。诏近臣举所知，范镇以侁先应选，除利州路转运判官。

初，王安石居金陵，有重名，士大夫期以为相。侁恶其沽激要君，语人曰：“是人若用，必坏乱天下。”至是，乃上书论时政，曰：“可为忧患者一，可为太息者二，其他逆治体而召民怨者，不可概举。”其意专指安石。安石怒，毁短之。神宗曰：“侁有文学，可用。”安石曰：“陛下何以知之？”神

宗曰：“有章奏在。”安石乃不敢言。初，助役法行，诏诸路各定所役缗钱。利州转运使李瑜定四十万，侂争之曰：“利州民贫地瘠，半此可矣。”瑜不从，各以其事闻。时诸路役书皆未就，神宗是侂议，谕司农曾布使颁以为式。因黜瑜，而升侂副使，仍兼提举常平。部民不请青苗钱，安石遣吏廉按，且诘侂不散之故。侂曰：“青苗之法，愿取则与，民自不愿，岂能强之哉！”

左藏库使周永懿守利州，贪虐不法，前使者畏其凶，莫敢问。侂捕械于狱，流之衡湘，因请更以文臣为守，并易班行领县事。凡居部九年，治所去阆中近，姻戚旁午，待之无所私，各得其欢心。苏轼称侂上不害法，中不废亲，下不伤民，以为“三难”。二税输绢绵，侂奏听民以畸零纳直。其后有李元辅者，辄变而多取之，父老流涕曰：“老运使之法，何可改？”盖侂之侄师中亦居是职，故称“老”以别之。

徙京东西路。河决澶渊，议欲勿塞，侂言：“东州汇泽惟两泆，夏秋雨淫，犹溢而害，若纵大河注其中，民为鱼矣。”作《议河书》上之，神宗嘉纳。后两路合为一，以侂为转运使。

时王安石、吕惠卿当路，正人多不容。侂曰：“吾有荐举之权，而所列非贤，耻也。”故凡所荐如刘摯、李常、苏轼、苏辙、刘分女、范祖禹，皆守道背时之士。元丰二年召对，命知扬州。神宗曰：“广陵重镇，久不得人，今朕自选卿往，宜善治之。”苏轼自湖州赴狱，亲朋皆绝交。道扬，侂往见，台吏不许通。或曰：“公与轼相知久，其所往来书文，宜焚之勿留，不然，且获罪。”侂曰：“欺君负友，吾不忍为，以忠义分谴，则所愿也。”为举吏所累，罢主管西京御史台。

哲宗立，念东国困于役，吴居厚培敛虐害，窜之，复以侂使京东。司马光言于朝曰：“以侂之贤，不宜使居外。顾齐鲁

之区，凋敝已甚，须侁往救之，安得如侁百辈，布列天下乎？”士民闻其重临，如见慈父母。召为太常少卿。侍从议神宗庙配享，有欲用王安石、吴充者，侁曰：“先朝宰相之贤，谁出富弼右？”乃用弼。拜左谏议大夫。

侁见哲宗幼冲，首言君子小人消长之理甚备。又言：“制举，诚取士之要，国朝尤为得人。王安石用事，诋訾新政，遂废其科。今方搜罗俊贤，廓通言路，宜复六科之旧。”又乞罢大理狱，许两省、谏官相往来，减特奏名举人，严出官之法，京东盐得通商，复三路义勇以宽保甲，罢戎、泸保甲以宽民力，事多施行。在职三月，以疾求去。除集贤殿修撰、知陈州。诏满岁进待制。居无何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侁刻意经术，著《诗传》、《易断》，为范镇、孙甫推许。孙复与论《春秋》，谓今学者不能如之。作诗平澹渊粹，尤长于《楚辞》，苏轼读《九诵》，谓近屈原、宋玉，自以为不可及也。

顾临，字子敦，会稽人。通经学，长于训诂。皇祐中，举说书科，为国子监直讲，迁馆阁校勘、同知礼院。熙宁初，神宗以临喜论兵，诏编《武经要略》。初命都副承旨提举，神宗谓临馆职，改提举曰馆干。且召临问兵，对曰：“兵以仁义为本，动静之机，安危所系，不可轻也。”因条十事以献。出权湖南转运判官，提举常平。议事戾执政意，罢归。改同判武学，进集贤校理、开封府推官，请知颍州。入为吏部郎中、秘书少监，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。

元祐二年，擢给事中。朝廷方事回河，拜临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。于是，翰林学士苏轼与李常、王古、邓温伯、孙觉、胡宗愈言：“临资性方正，学有根本，慷慨中立，无所回挠。自处东省，封驳论议，凜然有古人之风。侥幸之流，侧

目畏惮。忽去朝廷，众所嗟惜，宜留置左右，以补阙遗，别选深知河事者往使河北。”谏议大夫梁燾亦言：“都漕之职，在外岂无其人，在朝求如临者，恐不易得。”皆不报。临至部，请因河势回使东流。复以给事中召还。历刑、兵、吏三部侍郎兼侍读，为翰林学士。

绍圣初，以龙图阁学士知定州，徙应天、河南府。中人梁惟简坐尝事宣仁太后得罪，过洛，转运使郭茂恂狗时宰意，劾临与之宴集，夺职知歙州，又以附会党人，斥饶州居住。卒，年七十二。徽宗立，追复之。

李之纯，字端伯，沧州无棣人。登进士第。熙宁中，为度支判官、江西转运副使。御史周尹劾广西提点刑狱许彦先受邕吏金，命之纯往究其端，乃起于出婢之口。之纯以为芜俚之言，不治，彦先得免。

徙成都路转运使。成都岁发官米六千石，损直与民，言者谓惠民损上，诏下其议。之纯曰：“蜀郡人恃此为生百年，奈何一旦夺之。”事遂已。秩满复留，凡数岁，始还朝。神宗劳之曰：“遐方不欲数易大吏，使剑外安靖，年谷屡丰，以彰朝廷绥远之意，汝知之乎？”以为右司郎中，转太仆卿。

元祐初，加直龙图阁、知沧州，召为户部侍郎。未至，改集贤殿修撰、河北都转运使，进宝文阁待制、知瀛州。俄以直学士知成都府，还为户部，三迁御史中丞。建言：“朝廷事下六部，但随省吏视其前后批，以制缓急之序，是为胥吏颀处命令也。若大臣不暇省，宜令列曹长贰随其所承，当行即行，当止即止，必禀而后决，毋拘于文，则吏不得舞权，而下情达矣。”又言：“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。燮理阴阳，辅相之职。间者，国论稍亏雍睦，语言播传，动系观望，不可以不谨。”

董敦逸、黄庆基论苏轼托词命以毁先帝，苏辙以名器私所

亲，皆以临司罢，之纯疏其诬罔，乃更黜之。以疾，改工部尚书。绍圣中，刘拯劾其阿附辙，出知单州。卒，年七十五。从弟之仪。

之仪字端叔。登第几三十年，乃从苏轼于定州幕府。历枢密院编修官，通判原州。元符中，监内香药库。御史石豫言其尝从苏轼辟，不可以任京官，诏勒停。徽宗初，提举河东常平。坐为范纯仁遗表，作行状，编管太平，遂居姑熟，久之，徙唐州，终朝请大夫。

之仪能为文，尤工尺牍，轼谓入刀笔三昧。

王觐，字明叟，泰州如皋人。第进士。熙宁中，为编修三司令式删定官。不乐久居职，求润州推官。二浙旱，郡遣吏视苗伤，承监司风旨，不敢多除税。觐受檄覆按，叹曰：“旱势如是，民食已绝，倒廩赡之，犹惧不克济，尚可责以赋邪？”行数日，尽除之。监司怒，捃摭百出。会朝廷遣使振贷，觐请见，为言民间利病。使者喜，归荐之，除司农寺主簿，转为丞。司农时为要官，进用者多由此选。觐拜命一日，即求外，韩绛高其节，留检详三司会计。绛出颖昌，辟签书判官。坐在润公阙免，屏居累年，起为太仆丞，徙太常。

哲宗立，吕公著、范纯仁荐其可大任，擢右正言，进司谏。上疏言：“国家安危治乱，系于大臣。今执政八人，而奸邪居半，使一二元老，何以行其志哉？”因极论蔡确、章惇、韩缜、张璪朋邪害正。章数十上，相继斥去。又劾窜吕惠卿。朝论以大奸既黜，虑人情不安，将下诏慰释之，且戒止言者。觐言：“诚出于此，恐海内有识之士，得以轻议朝廷。舜罪四凶而天下服，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治。当是之时，不闻人情不安，亦不闻出命令以悦其党也。盖人君之所以御下者，黜陟二柄而已。陟一善而天下之为善者劝，黜一恶而天下之为恶者惧。岂以为

恶者惧而朝廷亦为之惧哉？诚为陛下惜之。” 觐言虽切，然不能止也。

夏主新立，有轻中国心。觐曰：“小羌窥我厌兵，故桀骜若是。然所当忧者，不在此秋而在异日，所当谨者，不在边备而在庙谟。翕张取予之权，必持重而后可。” 洮东擒鬼章，槛至阙下，觐曰：“老羌虽就擒，其子统众如故，疆土种落未减于前，安可遽戮以贾怨。宜处之洮、岷、秦、雍间，以示含容好生之德，离其石交而坏其死党。” 又言：“今民力凋瘵，边费亡极，不可不深为之计。” 于是疏将帅非其人者请易之，茶盐之害民者请革之，至逋债、振瞻、赋敛、科须，皆指陈其故。

差役法复行，觐以为：“朝廷意在便民，而议者遂谓免役法无一事可用。夫法无新旧，惟善之从。” 因采掇数十事于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。遂论青苗之害，乞尽罢新令，而复常平旧法，曰：“聚敛之臣，惟知罔利自媒，不顾后害。以国家之尊，而与民争锥刀之利，何以示天下？” 又言：“刑罚世轻世重。熙宁大臣，谓刑罚不重，则人无所惮。今法令已行，可以适轻之时，愿择质厚通练之士，载加芟正。” 于是置局编汇，俾觐预焉。大抵皆用中典，《元祐敕》是也。

神宗复唐制，谏官分列两省。至是，大臣议徙之外门，而以其直舍为制敕院，名防漏泄，实不欲使与给舍相通。觐争之曰：“制敕院，吏舍也。夺谏省以广吏舍，信胥吏而疑谏臣，何示不广也。” 乃不果徙。

觐在言路，欲深破朋党之说。朱光庭讦苏轼试馆职策问，吕陶辩其不然，遂起洛、蜀二党之说。觐言：“轼之辞，不过失轻重之体尔。若悉考同异，深究嫌疑，则两歧遂分，党论滋炽。夫学士命词失指，其事尚小；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，大患也。” 帝深然之，置不问。

寻改右司员外郎，未几，拜侍御史、右谏议大夫。坐论尚书右丞胡宗愈，出知润州，加直龙图阁、知苏州。州有狡吏，善刺守将意以挠权，前守用是得讥议。覷穷其奸状，置于法，一郡肃然。民歌咏其政，有“吏行水上，人在镜心”之语。徙江、淮发运使，入拜刑、户二部侍郎，与丰稷偕使辽，为辽人礼重。绍圣初，以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。蜀地膏腴，亩千金，无闲田以葬，覷索侵耕官地，表为墓田。江水贯城中为渠，岁久湮塞，积苦霖潦而多水灾，覷疏治复故，民德之，号“王公渠”。徙河阳，贬少府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又贬鼎州团练副使。

徽宗即位，还故职，知永兴军。过阙，留为工部侍郎，迁御史中丞。改元诏下，覷言：“‘建中’之名，虽取皇极。然重袭前代纪号，非是，宜以德宗为戒。”时任事者多乖异不同，覷言：“尧、舜、禹相授一道，尧不去四凶而舜去之，尧不举元凯而舜举之，事未必尽同；文王作邑于丰而武王治镐，文王关市不征，泽梁无禁，周公征而禁之，不害其为善继、善述。神宗作法于前，子孙当守于后。至于时异事殊，须损益者损益之，于理固未为有失也。”当国者忿其言，遂改为翰林学士。

日食四月朔，帝下诏责躬，覷当制，有“惟德弗类，未足以当天心”之语，宰相去之，乃力请外。以龙图阁学士知润州，徙海州，罢主管太平观，遂安置临江军。

覷清修简澹，人莫见其喜愠。持正论始终，再罹谴逐，不少变。无疾而卒，年六十八。绍兴初，追复龙图阁学士。从子俊义。

俊义字尧明。游学京师，资用乏，或荐之童贯，欲厚聘之，拒不答。林灵素设讲席宝篆宫，诏两学选士问道。车驾将临视推恩，司成以俊义及曹伟应诏，俊义辞焉。人曰：“此显仕捷途也，不可失。”俊义曰：“使辞不获命，至彼亦不拜。倘见

困辱，则以死继之。”逮至讲所，去御幄跬步，内侍呼姓名至再，俊义但望幄致敬，不肯出；次呼曹伟，伟回首，俊义目之，亦不出。既罢，皆为之惧，俊义处之恬然。

以太学上舍选，奏名列其下，徽宗亲程其文，擢为第一。及赐第，望见容貌甚伟，大说，顾侍臣曰：“此朕所亲擢也，真所谓‘俊义’矣。自古未有人主自为主司者，宜即超用。”蔡京邀使来见，曰：“一见我，左右史可立得。”俊义不往，仅拜国子博士。居二年，乃得改太学博士。

郢王谒先圣，有司议诸生门迎。俊义曰：“此岂可施于人臣哉？礼如见宰相足矣。”乃序立敦化堂下，及王至，犹辞不敢当。进吏部员外郎。尝入对，帝问：“卿知前所以亲擢乎？盖主司之意不一，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。卫肤敏、吴安国今安在？”具以对，即召为馆职，而迁俊义右司员外郎。为王黼所恶，以直秘阁知岳州。卒，年四十七。

俊义与李祁友善，首建正论于宣和间。当是时，诸公卿稍知分别善恶邪正，两人力也。祁字肃远，亦知名士，官不显。

马默，字处厚，单州成武人。家贫，徒步诣徂徕从石介学。诸生时以百数，一旦出其上。既而将归，介语诸生曰：“马君他日必为名臣，宜送之山下。”

登进士第，调临濮尉，知须城县。县为郢治所，郢吏犯法不可捕，默趋府，取而杖之客次，阖府皆惊。曹侂守郢，心不善也，默亦不为屈。后守张方平素贵，掾属来前，多闭目不与语。见默白事，忽开目熟视久之，尽行其言，自是谄以事。治平中，方平还翰林，荐为监察御史裹行，遇事辄言无顾。方平间遣所亲傲之曰：“言太直，得无累举者乎？”默谢曰：“辱知之深，不敢为身谋，所以报也。”

时议尊崇濮安懿王，台谏吕诲等力争以为不可，悉出补外。

默请还之，不报。遂上言：“濮王生育圣躬，人谁不知。若称之为亲，义无可据，名之不正，失莫大焉。愿蔽自宸心，明诏寝罢，以感召和气，安七庙之神灵，是一举而众善随之也。”又言：“致治之要，求贤为本。仁宗以官人之权，尽委辅相，数十年间，贤而公者无几。官之进也，不由实绩，不自实声，但趋权门，必得显仕。今待制以上，数倍祖宗之时，至谋一帅臣，则协于公议者十无三四。庶僚之众，不知几人，一有难事，则曰无人可使。岂非不才者在上，而贤不肖混淆乎？愿陛下明目达聪，务既其实，历试而超升之，以幸天下。”

刑部郎中张师颜提举诸司库务，绳治不法，众吏惧摇，飞语谗去之。默力陈其故，以为：“恶直丑正，实繁有徒。今将去积年之弊，以兴太平，必先官举其职。宜崇奖师颜，厉以忠勤，则尸素括囊之徒，知所劝矣。”

西京会圣宫将创仁宗神御殿，默言：“事不师古，前典所戒。汉以诸帝所幸郡国立庙，知礼者非之。况先帝未尝幸洛，而创建庙祀，实乖典则。愿以礼为之节，义为之制，亟止此役，以章清静奉先之意。”会地震河东、陕西郡，默以为阴盛，虑为边患，宜备之。后数月，西夏果来侵。

神宗即位，以论欧阳修事，通判怀州。上疏陈十事：一曰揽威权，二曰察奸佞，三曰近正人，四曰明功罪，五曰息大费，六曰备凶年，七曰崇俭素，八曰久任使，九曰择守宰，十曰御边患。揽威权，则天子势重，而大臣安矣；察奸佞，则忠臣用，而小人不能幸进矣；近正人，则谏诤日闻，而圣性开明矣；明功罪，则朝廷无私，而天下服矣；息大费，则公私富，而军旅有积矣；备凶年，则大恩常施，而祸乱不起矣；崇俭素，则自上化下，而民朴素矣；久任使，则官不虚授，而职事举矣；择守宰，则庶绩有成，而民受赐矣；御边患，则四远畏服，而中

国强矣。

除知登州。沙门岛囚众，官给粮者才三百人，每益数，则投诸海。砦主李庆以二年杀七百人，默责之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恩既贷其生，又从而杀之，不若即时死乡里也。汝胡不以乏粮告，而颡杀之如此？”欲按其罪，庆惧，自缢死。默为奏请，更定《配岛法》凡二十条，溢数而年深无过者移登州，自是多全活者。其后苏轼知登州，父老迎于路曰：“公为政爱民，得如马使君乎？”

徙知曹州，召为三司盐铁判官。以默与富弼善，且论新法不便，出知济、衮二州。还，提举三司帐司。为神宗言用兵形势，及指画河北山川道里，应对如流。神宗喜，将用之，大臣滋不悦，以提点京东刑狱。

默性刚严疾恶，部吏有望风投檄去者。金乡令以贿著，其父方执政，诒书曰：“马公素刚，汝有过，将不免。”令惧，悉取不义之物焚撤之。改广西转运使，会安化等蛮岁饥内寇，默上平蛮方略，以为“胜负不在兵而在将。富良宵遁，郭逵怯懦；邕城陷没，苏缄老谬；归仁铺覆军，陈曙先走；昆仑关丧师，张守节不战，侂智高破亡，因狄青之智勇；欧希范之诛灭，乃杜杞之方略，此足验矣。”

以疾求归，知徐州。属城利国监苦吴居厚之虐，默皆革之。召为司农少卿。司马光为相，欲尽修祖宗法，问默以复乡差衙前法如何？默曰：“不可。如常平，自汉为良法，岂宜尽废？去其害民者可也。”其后役人立为一州一县法，常平提举官省归提刑司，颇自默发之。除河东转运使。时议弃葭芦、吴堡二砦，默奏控扼险阻，敌不可攻，弃之不便。由是二砦得不弃。移衮州，请褒录石介后，诏官其孙。东州荐饥，流民大集，所振活数万计。入拜卫尉卿，权工部侍郎，转户部。告老，以宝

文阁待制复知徐州，改河北都转运使。

初，元丰间，河决小吴，因不复塞，纵之北流。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，水官遂与之合。默与同时监司上议，以北流为便。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，于是作东西马头，约水复故道，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，劳费甚大。明年，复决而北，竟不能使之东。

久之，告老，提举鸿庆宫。绍圣时，坐附司马光，落待制致仕。元符三年，复之。卒，年八十。绍兴中，以其子纯请，赠开府仪同三司，加赠太保。

论曰：《诗》云：“时靡有争，王心载宁。”王安石之为相，可谓致天下之争，而君心不宁矣。孙觉、李常力诤新法，宁失故人之意，毅然去之而无悔，贤哉。孔文仲之策制科，以微官慷慨论事，言虽不听，而名彻上聪。安石既斥其人，又废其科，何迁怒之甚耶！鲜于侁早识安石败事，与吕诲同见几先。马默用张方平荐为御史，至于尽言而不讳，方平止之而不听，斯为不负知己矣。李周之耿介，顾临之用兵，李之纯、王觐再黜而不改其正，亦足以见一时之多贤焉。